

明 瞿九思著

(國學文庫第二十四編)

萬曆武功錄

東三邊
西三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印行

明 瞿九思著

(國學文庫第二十四編)

萬曆武功錄

東三邊
西三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 北平隆福寺街 文殿閣書莊印行

武功錄自序

曩九思殊驚悟典謨虞廷。作堯若舜。微但故純王蓋帝者。乃其曰。誰敢不讓。敢不敬。應亦若自侈其威德者然。矧七旬三危。若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語。又必以奄有四海四夷來王終之者何。蓋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至貴倨矣。乃上九亦必曰。王于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然後能重明麗正。得化成天下。則前聖長慮。卻顧多暇心。可相見已。或謂方今重熙累洽。而天上又以聖神文武臨況之。疑武功錄可無作。恐祇足導人主好大喜功。顧九思所以得就成此。亦大艱難矣。歲甲申。余不幸得罪過之不意。囚繫武昌獄以三年。久之。於法當徙居庸塞。里中父老若親友門人。憐余非罪。念余自茲出國西門外。與桑梓且生死辭矣。塞上不毛地。慮余或困苦貧窮。餓死塞外。不復得還。上先人丘壠。乃相率醵金錢。得百餘。惠贈余。爲塞上殁身計畫。已乃它旁郡邑聞。亦多來相餞送。遂天幸得二百金。乃買一妾姚。并攜兒子甲。行赴闕受遣。因搗擊登聞鼓。上書北闕下。賴天子哀憐。臣得遂巡。未輒發。京師戒嚴。余風聲鶴唳。慮恐爲邏卒捕得。乃出帝城西百里許。寶德城高叟家止舍。余故有微名。東西南北燕

薊青衿士。傳聞余在寶德。率遠近裹糧。行百餘里。畢來受學。余或與談學。或與談制義。或與談文章詞賦。或與談二氏。或與談經國大業。二三子率鼓掌蹈足。謂得未曾有。各人人得所意欲去。余乃作一聯句曰。埋沒豐城。望霄漢斗牛龍劍。乾坤難合。經過薊野。相驪黃牝牡馬羣。朝暮將空。高叟乃大書趨刻之。令高懸寶德城樓。公卿冠蓋過其地者。多問訊余所在。或言在高叟家。多返旆下車見訪。若是者。蓋輪蹄相接踵無虛日。於是長安薦紳。多盛言九思非罪。久之。相國怒亦寢以解。丁丑庚辰。余更再伏闕。有詔下所司行楚中推勘。楚當事念余當出關。設驟報。卽不得久。畱止中國。乃故緩不報。以故余得畱寶德以五載。余揣知難且解。乃變易姓氏。曰吾陳姓。往往騎一驢。或附載大車中。微服入京師。余故無妻孥。念里中若旁郡邑所惠遺。我囊中裝。無慮二百金。將安所用。卽出塞。居庸去陵寢不百里而近。九思馮持列聖寵靈。或不至竟窮餓死。黃雲白草閒。乃日走禮部前正陽門外雙塔寺演象所左右。從康王陳李諸書肆窮搜索。每三日必一至。至卽移日。甚或至夜分。乃去。諸書賈殊厭苦之。久之。聞六科有存科。蓋日記載綸音簿籍。余乃從所知交在省中者購得。密登錄之。乃執是走

抄報所稽。其日全報章。設率與存科合。無闕遺。乃媿快。取大卮酒。飲數升。設第闕一疏。必多方謀之四方。至七八年。必盡得乃已。京師故重書。卽小交際。亦必以一書包裹帕金其內。題其刺曰。小書一。余念其中或庸有奇祕書。乃屬諸把賣從薦紳家僮奴收買。設其家故名。家多書史。卽盡令諸把賣持來余邸中。驗問有邊事。輒多金市易之。所知交有仕宦在四方者。余必卑懇詞。乞其以差虜倭蠻名籍事狀。幸告詔我。久之。幸稍稍多所得。第所得差若倭朝報事狀。以戊子冬十有一月十四日。若辛卯正月十四日夜。盡燬于火。自恨余兒時第多讀三蘇語。苦才筆陋惡甚。諸所就業無文章。乃市買班馬書。以數十。親點竄至十餘。每種必別變置法。生剗剗之。諸奇字剩語。若批亢擣虛。亂趨倒走法。舉無不字模句擬。方繆敢操筆札。蓋三閱歲。乃幸就次。既就矣。余取自披讀。大愧死。此何者。語乃敢曰。列傳當亟盡投畀烈燬中。已復自念。方今水旱屬頻仍。閭閻空竭。有司一不戒。諸羣不逞。若楚劉汝國。吳羅朝廣。越丁士卿。岡柯守岳。粵東林道乾。西楊秀。大梁車宗孔。蜀九絲。秦楊戩。晉王漢臣。魯侯沐。封滇緬甸夜郎安國亭等。率往往陸梁鼓噪。如蝟毛而起。烏夷播州之役。天戈凡再指。而後僅能

定之。不無事矣。正虞書鋪張舞兩階竄三危時也。九思識慮誠淺小。第所見僅及此。以故作茲錄。爲上五十壽。及觀大雅江漢詩頌。四方旣平。時靡有爭。而未亦歸本。天子萬壽。天子萬年。其所頌矣。文德洽四國。正虞書誕敷文德舞干羽兩階意也。九思此錄。未必非虞書若。意旨倘幸徼皇上靈寵。四方郡國得多付剞劂。或鄉置一部。家藏一帙。令華夏蠻貊霜霂日城。傳相告語。則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度且盡寒心銷骨。罔復有敢越厥志。此卽與詰戎兵陟禹跡胡異。竊妄意所裨補。或亦不甚小。夫安可以導人主好大喜功小之哉。時萬曆歲在壬子夏五月二十有五日。翰林院添註待詔臣瞿九思謹序。

萬曆武功錄卷十三·十四目錄

卷十三·東三邊四

黑石炭列傳	一
大委正列傳	七
煖兔列傳	三
拱兔列傳	三〇
委正列傳	三四
伯言列傳	四三
董孤狸列傳	四九
兀魯思罕列傳	六一
長禿列傳	六四
長昂列傳	七二

卷十四·西三邊

猛可真列傳	九四
小阿卜戶列傳	一〇〇
大嬖只列傳	一〇八
炒蠻列傳	一一〇
趕兔列傳	一一八
倒布列傳	一二二
吉能列傳	一二五
把都兒黃台吉列傳	一二九
隱布台吉列傳	一三〇
銀錠台吉列傳	一三三
打兒漢台吉列傳	一三四
威正恰把不能列傳	一三五

卜失兔阿不害列傳	一三
俺墜兔阿不害列傳	一四
虎來罕同列傳	一四
阿只兔列傳	一四
滿金台吉列傳	一五
卑不利阿不害列傳	一五
把都兒拓不能列傳	一五
阿拜戶拓不能列傳	一五
禿退台吉列傳	一五
阿計大台吉列傳	一七
哈漢把都兒台吉列傳	一六
圪塔台吉列傳	一六
把禿台吉列傳	一六

歪利台吉列傳	一六
寨桑拓不能列傳	一六
沙計阿不害列傳	一六
沙吉台吉列傳	一六
討太把都兒拓不能列傳	一六
孰戴捨吉列傳	一六
切盡黃台吉列傳	一六
切盡妣吉列傳	一七
本的大列傳	一七
那木歹台吉列傳	一七
滿克素阿不害列傳	一八
碑馬兔阿不害列傳	一八
阿著兔阿不害列傳	一八

折答答阿不害列傳	一八一
滾吉阿不害列傳	一八一
打正台吉列傳	一八二
丑氣把都兒台吉列傳	一八三
白馬台吉列傳	一八四
成把都兒列傳	一八五
苦素阿不害列傳	一八五
脫計阿不害列傳	一八五
打刺克漢阿不害列傳	一八六
明愛台吉列傳	一八八
切盡罕同列傳	一九〇
莊禿賴列傳	一九三
孟格台吉列傳	二〇〇

蟒素兒拓不能列傳	二〇〇
炒忽兒列傳	二〇一
卜打什台吉列傳	二〇三
或收氣黃台吉列傳	二〇五
捨刺乞搽列傳	二〇五
通化列傳	二〇七
附萬曆武功錄自序	
萬曆武功錄總目	

萬曆武功錄總目

卷之一

北直隸

西山珠窩房山易州諸礦盜列傳

羅道教侯表列傳

叛僧王鐸如燈王善列傳

叛民王志孝列傳

京營叛兵列傳

西城易州邯鄲通州諸響馬盜列傳

閘河賊陶文列傳

草賊張從敬列傳

饑民王友臣列傳

山東

王登列傳

叛生侯沐封列傳

德平叛民列傳

山西

饑民王漢臣列傳

礦盜王張住列傳

礦盜張守清列傳

宣大鎮

史二官車達鷄列傳

河南

礦盜王西庵鹽盜塗四列傳

白蓮教喬濟時曹崙列傳

張小村列傳

饑民車宗孔列傳

王自簡列傳

陝西

礦盜楊戩列傳

回夷列傳

茶盜楊四列傳

曹進禮列傳

囉賊馬有忠列傳

寧夏鎮

哮拜·哮承恩列傳

卷之二

南直隸

江賊何旺·李七列傳

海賊嚴大邦列傳

湖盜殷應采列傳

運河賊劉朝列傳

合肥·山陽諸強賊列傳

蘇松諸強賊列傳

流賊楊儒列傳

崇明·江陰諸鹽盜列傳

揚州·通州饑竈列傳

饑民姜柰·史存列傳

叛僧省悟列傳

叛民帥嘉謨·倪伍·徐宗式·朱漢卿列傳

傳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三

翰林院添註待詔 瞿九思著

東三邊四

黑石炭列傳

黑石炭。字只第五子也。逐捨刺母林。哈喇母林及捨伯兔水草。以爲雄。嘉靖中。與土蠻。王文打來首難。寇我錦義諸郡。當是時。速把亥亦欲入遼陽。迺使使者告黑白炭曰。吾遲若於遼河。今所與俱。皆五路台周。土獐阿不亥。乃蠻阿不亥。庄兔。此精兵也。於是同馳遼陽。奉集堡。制置使許綸遣五將軍絕幕。大克獲。獲首虜五十四級。馬一百六十三騎。奪漢人張秀等二百五十有七人。居一二年。復與土蠻。委正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

竝聚兵炒禿。因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擦崖子。我兵皆鑿冰。以阻胡馬。已從花兒營。寇山海關。一片石。漢大出兵。馳黃土嶺。蒼頭軍。白棟。卽劍斬一人。懸首城樓上。示諸虜曰。敢犯塞者。有如此刑。自是之後。黑石炭數爲寧前患害。臺御史魏學曾。微使諜者。行義院口。聞有儼。輒以狀請。誠關吏毋阻。或開一片石便門。益得從閒道走。著爲令。令諜者得所聞。輒疾走。走殆如蜚也。隆慶末。黑石炭陰與三衛至關市。請比俺答。索封貢。臺御史張學顏亦欲比俺答。獻趙全事。令生得速把亥。歹青來。然後可。是時胡中久布衣穀食。其酋長皆以錦繡相高。用以誇貧虜。貧虜亦自以不得漢金繒。誠羞慙。於是開原。廣寧市。益不可閉。學顏請。自今黑石炭得比三衛。竝皆市賞如法。其後甲戌。黑石炭與委正。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卜言兀。矮山堵兒。

四兔煖兒。寇廣寧錦義。頃之。從黃台吉。圍海西寨乞婚。王台是制。制置使王一鶚。以黑石炭爲打刺漢。從李乃哥所報也。其明年正月。黑石炭粟馬哈喇母林。而會卜言台周。打來漢。自西北來。速把亥。黃台吉。歹青。委正。土買罕。長兔。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自北來。竝屯聚。插漢腦兒。於是從虹螺山。直擣遼陽城。語在卜言台周傳。其四月。土蠻黑石炭。復屯聚。可兀魯思太。聲欲逐前屯衛水草。因開市。黑石炭迺大言曰。漢如不從我。我其闔大關而入。略山海迤東及開原迤西。秋毫不迺留也。其五月。果與擺言兀堵刺兒。黃台吉。萬餘騎。謀欲鈔錦義。因止壁柏淩河。先使數千騎。擊淩河臺。望見虹螺山。兵預爲備。於是寇寧遠。塔山而去。語在堵刺兒傳。其九月。黑石炭馳養善木聚兵。是時坤肚兒哈及卜言台周。速把亥。委正。黃台吉。

以兒鄧長兔煖兔扯勞亥業已度河欲寇河東開原瀋陽遼陽諸郡於是使伯朱戶往專難營因視河決筴有如河淺則先入遼瀋不則走廣寧錦義矣炒花具以實請其十一月黑石炭與卜言台周以兒鄧堵刺兒煖兔拱兔大會速把亥炒花捲勞亥復鈔我遼瀋海蓋語在卜言台周傳其後丙子春與土蠻讐兀把都兒速把亥五萬騎欲擊開原關市而以五十騎馳新馬泊臺既度河副總戎曹簞追奔斬首二級奪獲馬九匹它多溺河死是時備瑞昌堡者將尹世爵道逢虜八人忽伏虜五十從尖山臺起世爵及蒼頭軍九人中流矢死傷五人馬死凡一十一匹頃之把都兒及兀魯速起於是大會黑石炭煖兔拱兔長昂董狐狸寇前屯乘冰凍漢兵皆東防故也其明年夏屯聚舍刺塔黃佃子欲分犯薊遼於是以五十餘騎

從鐵嶺鎮入。二十餘騎從古城入。二十餘騎從松山堡。麻溝臺入。竝止壁連山驛。索廣寧開市。語在土蠻傳。其明年春。黑石炭復從歹青。哈屯。炒花。速把亥。從捨刺母林。奔遼瀋開原。索市賞如初。頃之。帥三十萬騎。寇十方寺。上榆林。靜馭諸堡。迺先以五千騎。從長定堡。沙溝兒南窺牆入。遊擊將軍陶承譽引兵。擊破之。斬首虜四百七十六級。奪獲馬牛羊盃甲亡算。其明年春。與速把亥。伯言。大聚三萬餘騎。謀入廣寧。於是自車腦發兵。南旁塞行獵。以示漢不備。遂入錦義迤西。略糧根鐵器諸什物。其明年秋。益從黃台吉。大小委正。歹青。拱兔。煖兔。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聚兵兀炭。謀欲入廣寧塞。而會崔八兒亡入漢。輒告克石炭爲長。克石炭迺卽黑石炭也。居亡何。果牽孺子馬牛。度黃河。止壁那林。復請市如初。大將

軍李成梁急使諜者馳義院口屬夷五在以其狀告土蠻罕他太兒灰正速把亥打來罕刑馬祭旂纛於好村今已聚殫力謀欲入遼左令人皆牽牛四蹄羊六角以充饋資已迺誠曰敢議令及不如令者則有罰罰盔甲馬牛羊五在謂打來罕亦卽黑石炭乎其冬與伯言戶兒速把亥銀燈五萬餘騎從撥刺兔發兵往河西南兀魯班薊喇哈鈔寧遠前屯衛遂欲斬山海關而入其明年冬諜者馳告黑石炭銀燈委正把漢寇遼左今已至寬邦矣居有頃胡騎二百果從大鎮堡入守備使周之望大出兵逢戰捷首虜凡四級奪獲馬二騎漢人一十二口之望度此虜騎來必窺視道里當復從它道入是時往來者或言虜欲入寧遠錦義或言入廣寧迤西或言入義院口或言入花桑谷以報夙昔之怨漢使諜者行黑松林望見紅

土壩。虜騎聯絡四十里。烟火相望。於是大將軍李成梁。提親兵李成材等。備大清堡。而遣副總戎曹簠。原朴。分道而馳。而胡騎二三百。果往大靜堡外邊。東北走。成梁乘山頭舉火。諸兵魚鱗而上。接戰大破之。斬備渚賴阿亥。羅阿章。唐恩堯若。卜屯太。把失太等首。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橐駝凡二十四騎。盔甲器械亡算。我官兵傷丁朱佩等凡九十九人。漢馬死者凡三百二十六騎。是歲也。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襲。因給鐵券。它皆賜金幣有差。其明年春。黑石炭。又名打來漢。迺與委正。聚兵捨刺母林。待土蠻。土蠻方在黃河。黑河。頃之。與土蠻忙金兒合營。欲寇廣寧。寧遠。錦州。前屯諸郡。市夷慌忽。太張石鐵匠。後先以其狀微告漢。漢益發兵。東備胡。其夏。胡騎五千。從蘇家塢南北空入。分爲二枝。以一枝守口。

以一枝深入爛泥溝。漢發兵擊破之。斬首三級。奪獲馬六騎。頃之。虜復從長勇堡。直奔溝子。深入王大人屯。殺略公行。漢亡所斬獲。已以五百騎。從長安堡。大打鶯伯臺入。殺五人。略二人。馬牛十頭。賴劉五堡把總石定玉。追奔奪其馬牛而還。已攻丁字泊堡。虜眾固千餘矣。從塔兒南空。直奔懿路迤西韓坡嶺。備禦肖汝芝。蜜勒矣追之。遂解去。其秋。黑石炭。速把亥。以土蠻命。聚兵哈亥惡卜各素。頃之。并皆馳捨刺母林。既至。復移壁老河廠房。而黑石炭竟馳一克磕力。把漢磕力。聲欲略廣寧迤西。山海迤東。亡何。胡騎八萬果往堡南走。是時虜中以長昂爲嚮導。長昂恐遼左亡所利。迺決策寇山海關。一片石。黃土嶺。大毛山。有如諸路不可得。然後引兵入寧前。未晚也。於是合諸虜。皆攜大小鉤竿往。總戎戚繼光。急使諜者詞之。行

至卜里兔眼。去大寧東北。可二百餘里。望見大營盤。盤中皆吹掌唎唎。將治行。謀者趨走。走至羣淖落兀素次克兒東南。視大寧漸近矣。輕騎曾不半日至。虜迺乘黑夜小入。數盜邊。給諫王致祥上書。陳六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花大幸使市夷董吉那阿孛。告克石炭儼。當是時。大小委正及歹青。黃台吉。炒戶兒。以兒鄧額參委正。程把都。拱兔。煖兔。柴撻勞。黃花台吉。逞吉兒。把拜。宰桑。業已馳古路。半那林。可兒箇矣。而土蠻亦已度老河。委正馳青山口。大淩河。謀欲鈔新白堡。清細河。是日大將軍李成梁移廣寧。以備清細河。鎮靖關之衝。恐虜意我有備。復移壁寧前閒。至開原。三軍皆積慮并心。以備胡爲務。卒之。寇寧遠。慶雲中。因深入鐵嶺。已寇義州。深入大寧河。右屯衛。其明年春。土蠻卜言台周。腦木大。黃台吉。大小委正。以兒鄧。

煖兔拱兔炒戶兒屯聚女只罵火屯已馳赤納哈氣兒佯言略海西建州因至錦州深入松山杏山小凌河毆殺吏卒黑石炭爲人狙詐而習兵常隨市要挾以窺覬我虛實間分盜竊以牽制我首尾旬月之間軍書交馳羽檄輻湊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從大寧堡出塞四百餘里直擣襖郎兔轉戰四日夜大破之斬阿亥恰脫柰等首凡三百四十三級奪獲馬凡四百三十騎。盜甲器械亡算。我蒼頭軍死馬鋒等四人。傷官兵張永官等凡七十四人。漢馬死者凡六百八十騎。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周詠以其事聞。下大司馬議。因奏捷。告郊廟如禮。是時上方行大閱禮。喜甚。賜李成梁以下金錢幣帛有差。其夏。克石炭益憤。襖郎兔之敗北。卽引以兒鄧。小歹青。卜言兔。阿亥。復至舊遼陽。阻河爲險。謀寇我廣寧塞。已大會速把亥。花

大炒花。老撒卜兒愛。聲欲入遼瀋。開原。頃之。虜騎萬餘入我長安堡。副總戎曹鼐發兵追奔。捕斬大相當。未得飽其欲而去。自是之後。虜騎遂聚眾至二萬餘。突入瀋陽。上榆林堡。因擊我蒲河關廂。副總戎秦得倚擁兵疾力戰。虜迺遁走。走出塞。其後乙西。打刺漢與土蠻。黃台吉。黃太舟。倚克。聚兵會遲堡。欲寇我開原。鐵嶺。瀋陽諸郡。降夷擄刺敗。具以實告。其明年秋。虜入鎮北堡。殺軍三人。略馬一騎。已入靖安堡。殺三人。略樵夫二十三人。馬牛一十五頭。於是制置使王一鶚急使市夷。曉譬以漢法。隨還我畜產。已入瑞昌堡。出兵追逐。斬甲首一級。奪獲馬一十五騎。虜至擊傷我官兵凡八十一人。馬螺凡九十三頭。當是時。虜又入寧前。毆殺吏卒。而會主山海關者楊恆。亦以其事告大司馬。請下御史按驗。詔可之。其冬。胡騎入

萬屯清細河。去鎮夷堡十里而近乎。於是大將軍李成梁出角臺。副總戎李寧。孫守廉。出牽馬嶺。裨將姚大節出廣寧鎮城。而分巡使任天祚卽提備禦使傅濂及楊威兵登城。列戰車。火器爲陣而待。虜度已弗與漢兵強。恐。旋從大定堡出邊。居亡何。復大會以兒鄧。銀燈。一克歹青。把亥歹青。一克大成。把亥大成。黃台吉。必欲略廣寧。寧前。錦義諸郡。是歲。黃達子種糜子多不收。虜益易于行劫略。日夜趨治兵以待黑石炭。黑石炭業已與抽口兒。大小委正。搆臣台吉等。騎馬詣烏峯塔矣。其爲計。大氏遲花大。把兔兒。紗花。竝馳關市下。佯要挾我市賞。陰得以覘關中虛實。其明年夏。復與銀燈。土蠻。把漢打來罕。一指委正。鈔我廣寧東西。當是時。把兔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煖兔。伯言兒。亦寇三岔河迤西。沙嶺。高平。大小黑山。頃之。虜

騎萬餘。皆從邢百戶大臺。走東蓮子湖。擁入迺中分營。一營奔鎮武堡東西門。一營奔老鴉莊臺。於是遊擊將軍劉崇正發鎗礮。火箭如雨。而虜亦不避矢石。迎戰數十合。自辰至未。殺我軍黃相等一十六人。傷李敏等二十九人。略馬三十四騎。傷一十五騎。道上行人及馬牛車輛。奪鹵幾空。而會西洋。西平。西寧兵至。合營虜始還度河。而以半攢立。欲南馳。見湖泊泥濘。徃徊者久之。正兵營兵又自西來。屯盤山驛。魚鱗雜遝。由此胡騎盡引去。頃之。漢使諜者分道而詗之。於是降夷我兌出鎮安堡。阿卜當出長勇堡。乃六出鎮夷堡。我兌既行至莫艾兔。去邊可四十里。逢虜騎接戰。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阿卜當至中遼河。則去邊一百里矣。捕伏林中。適虜騎百餘往南走。阿卜當倉卒從中起。擊破之。斬首四級。獲生口一人。奪獲馬

五騎。牛一十二頭。虜亦射我降夷擺賽一人。馬五騎。傷我兵王友功等三人。是時獨乃六馳。硃砂。去邊三百里而遠。且行且捕。斬首虜七級。餘□虜盡遁走。乃六卽從新寺兒山而還。一時降夷分數道出邊外。皆能積功勞。邊吏竝傳以爲美談。其後夜不收黃景運亦出塞。至流沙溝臺。道逢虜虜大半被冰坎傾馬。馬疲弗能前。於是以三百騎犇東昌堡。迤西新鋪臺。道。備禦使古大相追逐。斬首一級。奪獲馬四騎。亡何。相騎千餘。從西平堡。平山臺入。而分六十騎。從鎮寧堡。張茂臺。深入盤山驛。三里橋。迤東。略四人而去。臺御史顧養謙與大將軍李成梁議。邀其歸路。迺遣五將軍。從鎮遠堡。樣臺。馳東遼河。去邊九十餘里。鏖戰。斬首三十七級。奪獲被鹵四人。馬五十騎。我兵亡李繼祖一人。傷官兵馮文用等一十九人。漢馬死者一

百九十一匹。其後辛卯冬。與委正及西虜哈不慎。寇我花桑谷。居一二年。甲午春。與火彥。銀燈。黑籌大成。更根兒。燒大成。寇廣寧東西。語在卜彥把兔兒傳。其明年春。與把兔兒。卜言台周。耿革台吉。小歹青。一克大成稱兵。欲報鎮武堡之役。先是把兔兒寇鈔我鎮武堡。關吏殺扯拜及黃台州。扯拜。故委正子也。

讚曰

李只之子五人。黑石炭獨以強著哉。它所謂打來孫及阿牙台皮。卜以麻。王文打來。稍稱善乎。然再傳而土蠻則惡矣。此人親打來孫子。貽我遼左。數十年大患。介冑至生蟻蝨。而尙莫敢解視。豈不勞哉。襖郎兔之捷。黑石炭能無凜凜乎。察其在關市語。最傲。未可謂其悔禍也。傳稱虎而翼。每聞

土味。又黑石炭子。則又未嘗不爲遼左長太息也。

大委正列傳

大委正。又名庄禿。打來孫第四子也。始己卯秋。土蠻發難於遼左。而大委正輒擁眾以從。竝聚兵兀炭。已迺與卜言台周。宰桑兀兒。黑石炭。帥十二萬騎。度河走那林。因稱引俺答事。請封貢而曰。俺答爲漢子。我爲老婆。且與諸酋遂不得爲王。及大執事。誰甘心哉。制置使王一鶚堅弗予。明年遂馳而捨刺母林矣。而以土蠻騎未至。所持鉤杆挨牌。皆置左右營。曰。吾以此攻城。何城不破乎。居月餘。土蠻果與大委正等。度老河。聲欲首寇我廣寧。於是廣寧見告矣。其明年二月。迺引卜言台周等。大會於女只罵火屯。而欲先以海西。建州爲務。然後及廣寧。諸虜騎於是夾道而馳。馳赤納哈氣兒也。亡何。大委正竟與黃台吉。克石炭。且欲大入廣寧塞。遂引兵走菑。

河迤北。當是時。土蠻爲主盟。大委正碌碌。特不過相因竝起。爲虎附翼耳。然欲狂犯于東。則先梟諄于西。實大委正謀也。久之。西虜恰不愼。引二萬騎來。與土蠻合兵。謀欲入寧遠。山海。桃林塞。度非得大委正及三衛。莫可者。亟徵大委正。大委正勢始強盛矣。乃進而寇我山海及老軍屯。一片石。我師擊破之。多所斬獲。語在哈不愼傳。居一二年。甲申春。卜言台周起。已把兔兒及花大。紗花。老撒。卜兒亥起。而大委正輒從黃台吉。以兒鄧。青把都後。馳養善木。迺聚土妹。扯臣。歹青。莽古素。塔塔兒。伯戶。莽惠。拱兔。煖兔。柴兔兵。并擁眾。大入遼瀋塞不絕。是時大將軍李成梁備河東。而竊意虜知我有備。勢且還河西當路塞。卽勒習軍。軍錦義。寧前。其五月。移帳東敖母林。已迺從大紅羅。小紅羅。走我寧遠塞盜邊。而會董狐狸至。大委正勃

勃欲從之。先是一克大逞等。亦欲報遼東。狐狸皆不與俱。然大委正自視孰與狐狸勇。迺直必乘眾。然後動。則大委正誠非我塞上敵。可知矣。其明年三月。大委正遂有眾三萬。非復仰而董酋之日。塵與控弦之士三千乎。日夜踰而候土蠻騎至。計欲鈔廣寧迤東西。而土蠻則夙與大委正善者。幸三岔河未凍。土蠻久弗至。先遣伯彥太主等。提兵四萬。令其略寧遠糧。振頗聞諸虜各攜鈎杆鐵斧及口袋往。口袋蓋爲盛土置冰上。以墊道路者然。虜益勇而猾矣。其四月。遂與銀燈把兔兒。召里兔。合營。胡中號爲四酋長。并皆休舍養善木。比年以來。諸虜竝治兵於斯。君子於是乎知養善木廣饒水草矣。其明年冬。大委正土妹。以兒鄧耿革等。引兵從平山迤西黃佃子。聲欲入清細河。錦義。然得之哈刺那亥。孛孛戶之口也。哈刺那亥

孛孛戶。故炒花所遣使。迺云。炒花花大。今已不從大委正營矣。其明年十月。大委正果偕土蠻等。馳我黃佃子。黑松林及平山之閒也。去我塞上。不二十里。是時虜騎十萬爲營。至寬五十里。長九十里。旂鼓在望。我塞上卒竟不得諸虜騎所入道。迺炒花則大言入廣寧。以兒鄧則又大言入錦義。皆虛聲以欺嫚人。而獨往往與土蠻俱者。果如諜者所言也。其後庚寅。卜言台周與大委正。黃台吉等。倉卒入我遼瀋。爲我師所敗。北遠遯。已復乘隙擣我遼陽。我遼陽賴制置使張國彥法嚴。兵衛甚備。弗得入。虜迺走。我師追亡逐北。至河北。虜又走。已至鵬背。則已去邊百里而遠矣。虜已弗走。情歸。而我兵猶精銳。車鮮馬怒。乘銳擊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八十級。生獲奸細四人。奪獲胡馬及什物亡算。契兔不知誰之子也。常與大委正聚。

兵養善木。頗有強名。己丑春。我蒼頭軍申得利。卜白等百餘人。以大將軍令。從平虜台出塞。誦虜。行至以馬兔。去邊可三百餘里。道逢諸虜騎。接戰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匹。橐駝二頭。及降虜卜列奎識之。其一乃柴兔首也。大委正。此非而曩時竝治兵養善木者與。

讚曰

大委正。遂欲佐土蠻。挾我封貢。視俺酋哉。聞制置使王公決策堅弗予。誠欲藉遼虜以懼西北虜。且使我遼陽卒習兵耳。我西北。自款貢以來。將士皆已倒載干戈。虎睡矣。有如一。日胡馬長驅邊。胡以應之。不然廣寧。撫順。市所從來。亦久遠矣。夫何獨斬于區區土蠻輩也。

煖兔拱兔列傳

煖兔。阿牙台皮長子也。萬曆初。西北諸虜酋竝結離。而事天子。而獨蕞爾。土蠻迺稱屈疆哉。於是乎。煖兔與黑石炭。委正。以兒鄧輩。相扇而起。遂刑馬祭旂。輒擁眾數萬而來。而云我將有事于廣寧。錦義。明年乙亥春。卜言台周等聚兵于插漢腦兒。而煖兔乃引兵合營。并皆馳海州。已從長勇堡。迤北南架子臺。迤南馬鞍山兩空入。圍我的山。拘鋪。虎皮驛。城堡。賴堡。上戰車。火器甚精銳。所擊殺甚多。虜騎於是退而反踵走。其冬。復引兵寇我平虜堡。我師追逐至國公寨。擊破之。斬首一十一級。奪獲馬四十八騎。已迺返瀋陽。散走堡南。大將軍李成梁擊破之。斬首捕虜。大率一百九十六級。奪獲馬駝器械亡算。語在卜言台周炒花傳。其明年九月。煖兔復偕董

狐狸寇我義州。大定堡。裨將馬文龍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二匹。是時寧前方有事于修邊。顧旁近煖兔。拱兔諸虜營。未皇舉也。然自煖兔從事以來。虜輒入輒敗。亦知懼矣。其十一月。把都兒忙革發難。迺遣兀魯速馳告煖兔。喜以爲自此可報夙昔之怨。乃與拱兔連黑石炭。董狐狸。長昂兵寇前屯。而又以我邊備嚴。弗克。其明年五月。土蠻帥部夷那安兒等。索封貢。我通事人姜玉祥報以若等既欲比俺答。則宜獻速把亥。黑石炭。歹青。炒花。煖兔。長兔。如獻趙全故事。我太師然後可請于上。然是時。土蠻亦既張黃蓋旂纛。東三邊唯彼所出入。大自威武。顧不若俺答衣蟒衣。佩金印。儼然視漢侯王。至貴倨矣。是月。煖兔復與土蠻打來罕等。聚舍刺塔。黃佃子及廣平山。日夜治鉤杆。迺先驅零騎。從鐵嶺。鎮西堡入。已入古城。已從松

山麻溝臺。入連山驛。多者四五十。少者二三十。視道里。我邏卒鳴金鼓。大索塞下。虜騎懼而鼠竄。而我亦微使易達子出塞。覘虜道。逢馬達子。迺逮致煖兔。因鄉鎬傳土蠻。先下令割其一耳。易達子答言甚不和。土蠻大怒。復令營中梟斬以徇。而會土蠻與諸酋議事。未及刑。以故夜半得乘隙從間道亡入塞。其十二月。煖兔遂從事速把亥矣。而以爲所與土蠻董狐狸。皆已敗北。而假速把亥之強。或可以報乎。乃提老撒卜兒亥。恍忽太等十萬騎。馳遼河。烽火相望。大將軍李成梁。躬帥蒼頭軍。塵戰于圓山。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駝。凡一千三百頭。盛甲器械亡算。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九月。復與土蠻克石炭。大小委正。歹青拱兔。以兒鄧赤勞亥。花台吉。宰桑戶。土妹黃台吉等。聚兵兀炭。其雄心猶未已哉。迺聲

欲略我廣寧。錦義塞。而長昂、董狐狸、兀魯思罕、鵝毛兔亦至。於是大會于
碓力曲禮。直擣錦川營。小河口。大將軍李成梁提兵馳高台堡。明川山。又
擊破之。斬獲甚多。然以虜眾四面馳。欲取首級亡從也。虜騎於是從故道。
盡出塞。其明年正月。煖兔益知我塞上有備。弗可以眾敵。迺欲乘我塞上
所不意。然後卒然分道而入。迺且莫聚長城嶺。蔡砥谷。以窺其隙。而邊備
已益嚴無隙矣。於是復與速把亥合兵。寇瀋陽。市夷張鐵匠覺。迺微以其
狀告塞上。則是謀又弗逞。其十月。迺復與黑石炭謀。然已新合額參委正。
程把都。裝擄勞。黃花台吉。逞吉兒。把拜。宰桑。委正。炒戶兒兵。而加以大小
委正。歹青。黃台吉。以兒鄧。十萬餘騎。竝休舍古路半那林。可兒箇。候土蠻。
而大將軍成梁則先已軍廣寧。備清細河。鎮靜關之衝。而又恐虜知備。或

走寧前。或馳開藩。迺遣遊擊將軍秦得倚。備寧前。虜於是時竟不得以匹馬半筴騁塞下。然則李將軍威武可知矣。其明年四月。煖兔及哈屯。卜言台周者兒得等。傳箭入我開原。慶雲市。索大賞。知封貢終不可得。而入寇。又亡當于漢故也。居歲餘。癸未。乃以正月。使使者脫落措。爲速把亥告訃。已迺言瓜兒兔欲寇開原塞。其九月。遣夷酋鐵匠煖太。告土蠻罕。欲寇廣寧。瀋陽塞。果若使者言。則煖酋已改轍易慮。非復前日阿兔也。是時速把亥新物故。煖酋或失勢。安可知。不然則亦託和柔。以緩我大兵。彼然後得倉卒從中起。亦又安可知乎。其明年正月。則又與速把亥子把兔兒及土蠻。卜言台周等。聚兵養善木。然土蠻一日尙存。終不能不畱意于封貢事。煖酋猶然得輔勢而行。而我遼瀋海州之間。歲數數然告敝矣。其三月。煖

兔伯言遣夷酋紗賴胡蘆等傳箭索大賞。且有後言。言煖兔及把兔兒瓜兒兔。議哈兒脫退脫卜戶等乘乳馬牛。張旂志披甲兵。遂牧十方寺水草。賞至卽傳發。而又不言發何所以惑人。已復使夷酋革桂亡抵塞。言把兔兒花大紗花欲屯遼河。待五月馬肥。馳廣寧塞。如此則我賞必重。然虜已成故習。此亦不足異。顧狙詐類如此。其六月虜騎移帳三岔河。煖兔皆召還。聲欲寇開原遼陽塞。是時煖兔之弟那木賽與長昂有宿怨。常欲報之。以故兩家兵起。諜者輒稱寇遼陽或寧遠塞。識者已知虜聲東必擊西。度虜所言盡虛謬矣。其明年又九月。果與西虜酋長以兒鄧及阿民台吉黃台吉委正歹青額參委正拱兔小歹青五路男哥兒等聚兵呵呵莫林。已迺寇我三岔河迤西。沙嶺迤南。吳家墳。偏將軍李平胡等提兵從大靜堡。

尖山門出塞。走三百五十餘里。至古路半那林。捕伏道左。而遣蒼頭軍先鋒。以挑虜。虜望見我師。竝披甲上馬。跳驅而前。我師殊疾力戰破之。斬首一百有八級。奪獲盔甲器械如數。語在灰正傳。然自速把亥死後。煖酋久未與我師接刃。今我師一旦深入虎穴。大捷如故。而煖酋亦畏授首矣。其明年二月。迺復與一克灰正。把漢灰正。土墨台豬等。馳廣寧索賞。大言漢不重予我。我請蹂踐漢田禾也。其明年四月。復與把兔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伯言兒等。聲欲寇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已迺度河。馳盤山驛。我師鑿戰擊破之。奪獲馬二匹。其九月。那林孛羅起。而煖兔及恍忽太。伯言。又治裝往。謀欲奪歹商。語在那林孛羅傳。居一二年。癸巳夏。煖兔及伯言兒入關。要挾我市賞。慶雲堡備守王鳳翔。遂逮伯言兒。而鳳翔反被誘出塞。

旋物故。於是奉詔罷煖兔。伯言兒市賞。令獻鳳翔。得除罪。亡何。伯言兒亦被我金瘡死矣。臺御史李化龍。以書請。謂可以少雪鳳翔之恨。其明年。煖兔復與紗花及哈喇把拜等。馳遼陽。聲欲寇廣寧。後竟從鎮靜堡。奴臺走半邊山。謀者亟以來告。言煖兔之言曰。廣寧多金錢。又兵馬寡。擊之可下。然自煖兔稱兵以來。我師有不戰。戰必克。誰謂廣寧而可下也者。久之。爲丁酉二月。煖兔復有雄心。擁眾馳殺虜堡。先遣零騎。視道里。聲欲寇我慶雲。鎮西之間。而會花大入市。具以實告。副總戎李如梅習于兵。先伐其謀。是日提兵出鎮西堡。行百餘里。至闖道逢虜。大戰。我師斬首虜九十一級。馬凡百四十四匹。如梅則身中十餘矢。胸膈亦被四刃。於是督臣孫鏞。楊兆。大會大將軍王保。亟以聞于上。會有關白之敝。遼左惶惑。給諫徐成楚上

書亦不以敗徵見。然煖酋亦旣戰而克矣。

拱兔。阿牙台皮二子也。乙亥春。卜言台周之寇我廣寧也。拱兔輒以兵從。我師旋擊破之。識者已知二兔至亡賴矣。是年冬。復偕黃台吉。速把亥。寇我遼瀋。海蓋諸郡。語在卜言台周及炒花傳。居有頃。黑石炭。委正。土買罕。長兔。炒忽堵刺兒。竝起自哈喇母林。而拱兔敢誘以廣寧塞及山海迤東西。於是制置使楊兆。檄諸郡備邊。邊益嚴。其明年冬。始與煖兔。從忙革把都兒。合長昂。董狐狸等兵。馳前屯。已馳廣寧。其明年夏。馳義州。其明年春。馳遼陽。已馳錦義。其明年冬。馳青山口。大凌河。其明年春。馳海西。建州。多者十餘萬。少者四五萬輩。或寇我城堡。或鈔我村落。或挾我市賞。歲比數數。然見告矣。大都。二兔無能獨逞。不過依土蠻。速把亥。而起。而適有天幸。

速把亥死。煖兔稍有市心乎。居歲餘。癸未。土蠻徵檄至。而拱兔則又引眾馳矣。是時花大爲酋長。法嚴。迺與諸虜約。約亡論酋長及部曲。皆乘馬。所不乘馬者。則有罰。酋長馬一百匹。駱駝五十。部曲馬一匹。牛四頭。并皆寇遼河。當路塞。其明年春。從卜言台周等。大鈔我遼瀋海州。其夏。與大委正大成。移帳東敖母林。頃之。擁眾從大紅羅。小紅羅。寇我寧遠。迤東西諸塞。其秋。又從西虜以兒鄧等。寇我三岔河。迤西南。其明年。始從平山。迤西黃佃子。深入錦義。清細河。居三四年。辛卯。又從腦毛大等。治兵。捏畱兔欲候馬壯。乘我所不意。寇廣寧。錦義。迤東西塞。裨將李平胡。李寧等。先期從鎮邊堡出塞。擊破之。斬首虜凡二百四十七級。奪獲馬二百。我將卒亦亡梁相等。凡一百九十六人。馬被伏弩射死者。凡九百七十五匹。大相當。其後

癸巳。卜言台周。與其妻。走湯池。以所部精兵。屬拱兔。小歹青。合力以圖錦義。亡何。虜騎從于果營。直擣義州塞。遊擊將軍宿振文。提兵四面至。擊破之。斬首虜四級。奪獲馬八騎。虜亦殺我兵將夏尙忠等一十一人。傷宿振義等二十人。馬被鹵五十八匹。傷七匹。迺亟走大康堡。祝青臺出塞。已復以二千餘騎。捕伏邊外溝中。乘隙奔缸窯西空東小臺入。而臺左右礮鳴。虜迺中分營。一營伏堡東廟兒山。一營衝堡門。備守孟宗孔。弓矢火礮並發。所擊殺甚多。虜皆以鈎竿。鈎屍而去。副總戎姚大節。追亡逐北。已至三尖山。胡塵四塞。不可及。虜竟得走故道。拱兔於是乎幸亡恙。已迺復入開原市。

兩兔。故我開原市夷也。何其敢亡道。迺稱兵哉。要之入而市。出而仇。虜已成自然矣。獨思嘉靖初。市不至五三日。賈亦亡慮三二百金而止。法如是足矣。頃自款貢而來。遂以春秋市。而費已踰千。柰何乎。兩兔尤桀驁甚。甚乎哉。殺我將卒。而關市之下。獨不得誅戮。所從來久遠。未嘗不怪虜騎之縱橫。抑有由也。

委正列傳

委正。打來孫第二子也。爲泰寧酋長。自恃去開原七百里而遠。而又與王台通婚媾。頗有桀心。嘉靖中。常與土蠻。黑石炭。塔他昌吉。長禿。王文納木那林。竝起。寇我界嶺。桃林。冷口。由此藉藉。日有名。隆慶以來。黑孛羅欲寇我河東。弗可入。於是糾委正及炒花。速把亥。萬餘騎。從長勇堡。大入塞。不至五十里。遊擊將軍杜鏜。帶甲數百。擊走之。自是之後。黑孛羅。西連炒蠻。把都兒。東引委正者。兒得。益屯聚。捨刺塔刺。固已五萬眾矣。中間。委正最習兵。於是引兵。至白雲山及羊山止壁。迺分騎。少者三四百。多者五六百。輩。捕伏鎮靜。或鎮安牆下。旋出旋入。亡常所。頃之。胡騎從鎮安堡。繞古城入。諜者傳以爲千餘騎。及後漢兵起。微視之。迺八九十騎也。於是虜眾陽

敗走。潛入鎮夷堡村落。以擊我之虛。臺御史魏學曾。大將軍王治道。卽以羽檄徵兵。赴瓦子谷。令鎮夷寧前兵合營。夾擊之。是時胡騎始千餘。從鎮夷堡。韓口臺入。卽以二三百。捕伏紅巖子溝。又率十餘騎。奔瓦子谷。望見漢兵盛。遁走。漢兵直追奔。會伏虜起接戰。裨將趙案。突趨入虜營。漢兵衝擊殊疾力。斬捕甚多。先是將軍令。令軍士毋取首級。敗大事。以故虜得救死扶傷。遂引去。漢又出習胡語者。數激罵虜。挑戰。虜迺若弗聞也者。久之。委正乘土蠻與好兒趁有隙。遂大會速把亥。炒花。歹青。哈屯者。兒得。聚兵羊腸河。佯言吾來。爲欲攻土蠻。以示漢不意。然後從中起。寇河東。遼陽。其專爲狙詐。類如此。其後上之甲戌也。黃台吉圍海西塞。求婚。而委正與又哈里打刺漢。輒以五千騎從。頃之。王台果以婦人二口。與黃台吉。委正遂

自伐誇詡。因與速把亥炒花歹青。擄勞漢。復馳土蠻營。期八九月。寇廣寧。錦義遲河凍。則入金復海蓋。遼瀋諸郡。大言。以吾等連騎數十萬攻城。何城不破乎。於是朶顏酋長莽惠百戶。使使者虎喇哈赤。具以實告。其三月。虜遂中分騎。而以其半東行。窺遼瀋。以其半西伏。襲錦義。是時塞上方耕壟畝。委正乃引眾擾我農事。其九月。果與黑石炭。以兒鄧黃台吉炒戶兒。卜言兀矮山堵兒。四兔煖兔。刑白馬。徼惠於旂纛之神。曰。余殆將入廣寧。錦義塞。神其祐余乎。是時給諫李戴。聞朶顏酋長卜兒愛。又使韋扯勞再至。既如此言。迺上書言四可慮。書多不載。其十月。委正與速把亥歹青。入開原。毋所略。從土蠻令也。其明年春。大會卜言台周。打來漢。黑石炭。黃台吉。土買罕。長兔。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以兒鄧。擄勞亥。聚兵插漢腦兒。

謀欲寇廣寧。廣寧如河尙凍。卽勒兵走河東。是時臺御史張學顏。度委正已九合數萬騎久。勢不空返。有如窺灤東不得。則必入遼鎮。窺河西不得。則必入河東。且委正見事蚤。有如知寧前罷工。則必先前屯。以牽我西顧。知廣寧有備。則必移適中。以伺我內虛。卒之。胡騎從虹螺山。直擣舊遼陽。按地形。在內路迂而遠。在外路直而近。委正亦自以爲得險阻。西可入廣寧。南可寇海蓋。東可馳遼瀋。惟所左右。差足媮快。居恆多假行獵。以誘漢兵。而其甚者。至撲捉哨夜。以絕我耳目。亡何。虜騎二萬。從平虜堡。深入瀋陽。於是裨將曹盪兵自東而至。唐朴兵自北而至。郭夢徵兵自南而至。大將軍李成梁。亦馳榆林鋪傳發。漢出兵先登。獲旂鼓。斬其前鋒數人。虜迺懾魄。棄鈎杆走。復團結大營。與漢兵相持甚堅。大將軍見虜營弗可下。卽

遣偏將軍傅廷勳。列車營瀋陽北。以爲疑兵。已迺擁精兵。捕伏平虜堡。以阻虜歸路。頃虜果揚揚騎馬來。來者方過半。漢伏兵倉卒起。直立胡騎前。麾兵縱擊。虜眾逢漢兵。如自天而下。大驚。皆相顧駭愕。大營前後潰亂。自相奔騰。蹂踐墳塚者。不可勝數。它幸得走外邊。盡棄馬逃奔。而酋長又環護大營。且戰且行。奮萬死不顧生。傅廷勳又以火器。自後來攻。首尾夾追。二十餘里。大破之。斬首捕虜。凡二百餘級。奪獲橐駝馬牛羊器械亡算。其明年春。與黑石炭。土買罕。長兔。拱兔。炒忽兒。堵刺兒。復聚兵捨刺母林。聲欲入遼東。廣寧。其明年。委正。哈屯。歹青。二萬騎。聚遼河。謀寇我開原。瀋陽。會邊備嚴。遂略海西而去。其明年。委正。黃台吉。那言禿。捲起台吉。拱兔台吉。以兒。鄧。額參。五路。聚兵緊水河。欲略廣寧塞。其明年春。胡騎萬餘。皆牽

馬橐駝。執鈎杆。旂號。中分營。一營奔平川。營石河口。一營奔三山。營灣頭。牆臺。而我偏裨諸將。亦分爲二軍。一軍軍缸窯山。一軍軍高嶺驛。亡何。虜果圍本驛關廂。殺十一人。略十二人。傷六人。漢馬死者一十五騎。傷二騎。頃圍中前所。殺馬十騎。略五人。於是遊擊楊紹勳馳驛中。與備禦王大璋合營。並走中前所。而會遊擊楊五典。參將裴永勳兵亦至。至者四面。虜方休舍鎮遠鋪。是夜漢兵爲營而待。烽火候望精明。虜復奔高嶺驛。我兵擊殺甚多。皆駝負其屍而去。居一年。己卯。與土蠻。以兒鄧拱兔。煖兔等三萬騎。從東昌堡。亂柴口入。提兵馳養善木。去邊二百餘里。擊破之。斬首捕虜凡八百七十九級。奪獲馬凡一千二百四十八騎。橐駝器械亡算。是歲也。封大將軍李成梁。爲寧遠伯。它皆賜金幣有差。語在速把亥傳。其明年春。

委正。黑石炭。銀燈。聚兵捨刺母林。待土蠻。謀欲鈔遼陽。頃之。先使三百騎。從大鎮堡入。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紅土城。大破之。斬首捕虜凡四百七十一級。奪獲馬凡五百八十三騎。益賜李成梁伯爵。得世世勿絕。語在王兀堂傳。其明年冬。委正帥十萬餘騎。馳青山口。大淩河。待土蠻。聲欲入廣寧塞。其後癸未。從西虜青把都。專以寇山海爲務。是時大小委正。待委正。偕入前屯衛。山海不至。大小委正竟入關。被官吏圍困。掘溝濠。適有天幸。得潰圍東角足。於是屯聚罕赤保哈。期十月朔。復大入前屯。山海諸郡。其明年夏。委正。大小打刺漢。黃台吉。引控弦之士六萬。聲欲寇寧遠東西。而會逞克與委正媳通。事覺。亡入漢。迺以狀告。先是胡騎數十。入靜遠堡。遊擊將軍韓元功追逐。忽伏虜三千起。元功身被十餘創。死於野。首足異處。

其秋復乘勝與黃台吉以克歹青額參委正拱兔台吉阿民台吉煖兔小歹青及五路男哥兒馳呵呵母林從東虜抄花把兔兒卜言顧花大老撒卜兒艾約期九月寇三岔河西沙嶺迤南吳家墳語在灰正傳其後辛卯冬委正黑石炭寇我花桑谷是時灤東之間山險而無牆及有牆而崩頽者多有制置使蹇達請備邊至周其甲午春大入我廣寧塞制置使楊紹勳輒因騎置以聞聞委正所與從兵者以兒鄧遠不能歹青卜合腦顏烏龍大哈刺哈五路及東虜火彥竿銀燈黑石炭黑籌大成抽戶更根兒燒大成皆胡中一時名酋也

讚曰

酋長阿納失里豈不親元遼王乎高皇帝置三衛獨予泰寧指揮使率有

味矣。以今所聞。左都督兀捏帖木兒。再傳而絕。今之襲者。只兒挨。迺右都督革干帖木兒孫也。其部曲多結婚北虜。往往寧爲嚮導。何哉。委正。本朶顏人。而泰寧閒。得爲酋長。稀耳。大抵藉勢於速把亥。土蠻。而兩酋又藉勢於西虜。廣寧。開遼之閒。歲岌岌矣。假令賈生而在。則其痛哭曷勝道哉。

伯言列傳

伯言。那孩第二子也。嘉靖中。黑孛羅起。伯言與阿兒獐孛薄。已能以兵從矣。其後棒極崖之捷。捕獲生口瓦素。故伯言部夷也。伯言爲人驍勇而多智。居福餘。最有名。部夷皆聽調度於伯言。伯言世受我撫賞。弗易叛。叛必陰附於東西虜。及東西虜起。輒又以其狀微告邊吏。曰。某酋叛。以陽示吾無叛意。戊寅春。土蠻擁精兵六萬騎。佯言寇海西。謀欲入我當路塞。伯言來告。時月正元日也。居歲餘。伯言遂與速把亥。炒花。煖兔。以兒鄧。寇我瀋陽。先是市夷張石鐵匠。微語漢。伯言於是乎情形見矣。其明年。速把亥。炒花。老撒。卜兒愛。益憤曩入關。秋毫亡所得。復大會伯言。煖兔。謀入塞。居頃之。伯言與哈屯。煖兔。卜言台周者兒得。即傳箭入市。請增賞。度不可得。迺

殺我慶雲樓士卒十數人。略守備王鳳翔而去。於是罷市賞。必欲捕渠魁來獻。然後得議開。自是之後。逞加奴。仰加奴發難。數藉兵於龍兔。伯言而會以兒鄧最荒淫。報曰。若第以皎好美女子與我。我卽提桴鼓。惟若所左右。二奴弗從。以爲吾惟有酬勞而已。頃之。黃太舟。恍忽太。竟馳養善木。已休舍舊開原。而瓜兒兔。倚克打刺漢。亦儼然臨之矣。而往來者。或謂我黃太舟卽伯言。亡何。伯言使使者抄賴胡蘆。詣慶雲關市下。視大賞至否。因令使者大言曰。阿伯言。煖兔及把兔兒。瓜兒兔。叉哈兒。老思。卜兒亥。脫退脫卜戶。業已下令。令胡中皆帶小穹廬。盔甲刀槍。純用鐵。至馬牛。則盡擇有乳及有騾者往。以充鋪資費。不日我眾揚揚騎馬。至十方寺。竊恐若塞上禍益不支矣。故事。大賞五六月。是年。煖兔。伯言。獨以三月至。非故約。敢

於扣關而要我。我萬一見虛實。黨可乘隙起乎。是歲萬曆乙酉也。其明年夏。打刺漢往寇我廣寧塞。於是以開原。鐵嶺。屬龍兔。伯言曰。聞漢治兵。急弗克發。迫矣。吾屬不可不蚤自圖之。是日兩營並傳發。於是臺御史顧養謙。大會大將軍李成梁。而以把總王奉祿爲一軍。軍靖安堡。佟朝爲一軍。軍威遠堡。舒光祖爲一軍。軍雷其屯。李彖爲一軍。軍楊木答兀屯。曹繼武爲一軍。軍嚴鎮撫屯。佟應詔爲一軍。軍鎮北堡。佟惟詔爲一軍。軍鎮夷堡。梁成功爲一軍。軍古城堡。張奉爲一軍。軍永寧堡。溫景葵爲一軍。軍八百戶屯。楊耀武爲一軍。軍定遠堡。少者七八十。多者百餘輩。分道而出。旂鼓相望。虜騎三千。果從威遠堡南空而入。亦中分營。一營馳鎮北堡。一營馳靖安堡。殺略人畜。於是參將宿振武。追奔至黃泥岡。多所捕斬。皆被虜奪。

其屍首而去。其明年夏。復與把兔兒。卜言顧老撒。卜兒愛。治甲兵。馳三岔河迤西。沙嶺及高平。大小黑山。聲爲報積年之宿怨。語在黑石炭傳。是歲也。益從那林孛羅。大會西虜。恍忽太及老思。卜兒亥。煖兔。以兒鄧。攻歹商寨。先是那林孛羅。使夷使端多合往藉兵。皆有狀。而猛骨孛羅。歹商。亦急使夷使伯羊阿台卜花。詣關吏請曰。將軍幸哀憐。吾等世保塞蠻夷。亡他腸。今柰何。一旦內於虎狼之穴。願開關。今吾等攜老小微入塞。得緩須臾。毋死。幸甚。語在那林孛羅傳。其後甲午秋。復引紗花。把兔兒。卜言顧。花大老撒。卜兒亥。煖兔。二萬騎。馳舊遼陽。是時胡中皆稱廣寧城最富厚。獨苦無馬牛乎。虜方志在馬牛。弗欲入。入迤東雙臺。已迺深入半邊山。於是乎。大將軍董一元有神算矣。曰。吾姑待之。其十月。果引眾寇我鎮武堡。吳家

墳。竟被金瘡而歸死。於是屬夷那林孛羅。使使者囉囉。馳關市。因報曰。伯言以十一月二十日。卒於營。伯言又名黃台州。台州草名。而伯言迺入貢名也。上於是不復聞有伯言矣。

讚曰

三衛獨福餘先衰落哉。兩都督皆乏絕久。而所遣打都。今厓厓爲都指揮使乎。慶雲堡之役。殺我吏卒者。豈非伯言與。世常笑伯言鄙固。何敢數擾我關市。豈非自恃智囊乎。不然則亦恃速把亥。煖兔輩。誠足備緩急耳。卒之兩策亡所施。身被金瘡而死。旋死矣。余猶恨其死不足以贖我一塞吏死也。

董狐狸兀魯思罕長禿列傳

董狐狸。又名董忽力。革蘭臺第五子也。爲朶顏都督。隆慶末。土蠻發難。狸爲小酋長。與超哈孩治兵。思母林益有名。又從卜言兀灰正。把都兒。都刺兒。滾兔。皆起捨刺母林。迺從戴家嶺入。分三營。一營馳沙河驛迤東。一營馳雙墩鋪。皆狸謀也。語在土蠻傳。故事。三衛世受冠帶稱臣。每歲入貢。加優賚。爲我藩籬。後復託以傳報。如所報有驗。爲邊吏得功。又擬遷秩視漢吏。狸爲人狙詐。數反覆。恃族黨之眾。結連把都。每入遼。大則引青把都。土蠻。小則引章兔。鷲毛兔。諸酋。毆殺吏卒。復入薊。就賞索貢如初。塞吏亦未有加創者。故諸夷益得易漢。勢聚則大入塞。勢孤則假傳報。以邀賞。施者未倦。而受者已先厭之。國門外寇如雲矣。頃之。胡騎大圍曹莊。其說以吾

敗薊門。傷折甚多。今薊門益固。弗可入。我輩無食穿空。願得寧前賞賚。以佐一時之急。漢竟弗許。斬一人而逐之去。明年。狸與腦毛大炒蠻滾兔謀入寧前。又明年癸酉改元春。狸與長昂謀入寇。先馳喜峰口索賞。不可得。遂殺略人。旁塞行獵。閒亦伏山谷以誘漢。時大將軍戚繼光提兵至。斬首十餘級。眾幾執狐狸。戴傷走。將軍罵曰。誰令而得闖大關反乎。夏狸益治兵。與東虜插漢兒合營。欲寇遼東塞。從毛挨兔入境。往東南走。先是。插漢兒粟馬襖伏。所部皆胡中精兵。約千餘騎。狸大言爲炒蠻報怨。而花大伯顏兀長昂輩。亦如狸謀索賞。因寇我桃林。制置使劉應節謀曰。夷性不耐暑。而胡馬喜燥。此無柰塞上何。此狸託名內侵。實寇鈔以自快者。先帥偏將軍備喜峰口。誠曰。虜由毛挨兔。則青山爲急。由桃林塞。則喜峰口爲急。

當兩慎之。是歲。漢絕其貢賞。而族黨及西虜。多無應狸急者。漢因使夷酋兀魯思罕。同夷婦伯顏主賴。風諭狸。狸還我俘及渠魁二人。叩關請除罪。願復貢賞。制置使上書請賞。以爲好義者勸。上從大司馬譚綸覆奏。賜制置使劉應節。臺御史楊兆以下。金幣有差。其冬。狸擁三百騎。渡灤河。聲欲寇我羅文。馬蘭之間。而會速把亥。哥兒。亦大會卜言兀堵刺兒。撻勞亥。謀入廣寧。大小黑山及錦義諸郡。是時朶顏人伯戶卜墩入市。直以實告。言狸所部。不至三百人。其絕河而來。敢於輕漢。皆倚烏合爲重者。是歲。左司馬汪道昆巡邊。請給薊遼保定臺御史旂牌。後長昂謀欲入關。藉兵於狸。又藉兀魯思罕。阿只孛來。伯先忽失兒。阿長禿。老撒。皆弗許。諜者討來以告。長昂果以孤軍盜邊。大將軍戚繼光以兵追逐之。至聶門北安石。去邊

可一百五十里。生得長禿。於是狸率其酋長及族人二百四十餘人款塞。請死罪。狐狸獨卸甲。仗素衣叩頭。願釋長禿。語在長禿傳。其秋。狸以長昂約。復以二百騎。從孤松臺入。關吏劉登泰追之。斬首奪馬。不敢反顧。此朝降而暮叛。無足怪者。明年冬。狸又與速把亥。炒花。哈屯。委正。歹青。黃台吉。堵刺兒。莽忽大。長昂。長兔。合營。將二三萬。謀鈔全遼。時永安堡方治城。狸將乘此以擾我工役。迺帥騎跳驅道左。誘漢出兵。而以數十騎。伏山後。志在奪城軍糗糧。漢益徵廣寧軍備胡。得毋寇。計弗行也。五月犯塔山。八月再犯黑莊窠。其冬。狸引長昂五百騎。從黑山入。直走河西。備禦楊紹勳望見之。自三山營舉火鳴礮。窮追弗止。虜伏兵自溝中起。出不意。接戰。殺我把總劉進忠。傷我中軍楊武烈等凡七十餘人。紹勳已中流矢。復奮萬死。

斬二虜。虜墜馬。奪獲斷事李贄家室。虜迺從小長嶺出塞。頃把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黑石炭。煖兔。拱兔。長昂及狐狸。三萬騎。忽寇我前屯。給諫裴應章。王三餘。長希皋。皆後先上書。書多不載。是後胡騎三萬。直從中前所。入我老軍屯。聯亙三十餘里。益垂涎於貢夷。阻絕驛騎。道路不通。我師東備則寇西。前防則鈔後。夜則潛伏。晝則分犯。而寧前之間尤甚。破屋壞垣。子女金幣盡充虜壑。久之。與長昂。兀魯思罕。鶩毛兔。專欲寇寧前。寧前山林險阻。易於伏奸。故以六月乘暑。犯我新興營堡。賴遊擊將軍劉登泰。逢戰。斬首虜七級。奪獲馬一十五騎。鋒雖少挫。其志未逞。乃復近塞行獵。犯我仙靈寺。是萬曆壬午時事也。明年秋。把兔兒起。爲把亥報夙怨。狸亦糾蟒金兒。乘機寇我大寧。會風雨牆崩。我官僅四十餘。虜擁而入。殺略至百。

餘人。燒毀廬畜幾盡。虜竟得全甲而還。是時小阿卜戶襲我黑谷關。亦燒毀烽臺。殺略人畜甚眾。於是給諫馮景隆及御史詹事講讓書再至。上詔李成梁益加策勵。勿以人言自阻。有負國恩。遼陽百姓方維相。亦伏闕下。稱成梁中左所之戰。盤山驛之戰。卓山之戰。平虜堡之戰。紅土城之戰。養善木之戰。鳴兒匱之戰。鵬背山之戰。遼河之戰。阿州之戰。撫順之戰。瀋陽之戰。開原之戰。襖郎兔之戰。曹子谷之戰。古勒寨之戰。腦王杲。髓速把亥。馘逞仰二奴。斬阿大。阿海。皆萬世功。是年虜益犯前屯及山海關。一片石而去。給諫楊芳書稱第宜閉關絕賞。亦不必議勦。以貽不測之禍。而制置使張佳胤亦陳八事。書皆多不載。其明年二月。長兔董狐狸帥部夷三十騎。從灣頭牆。小入我前屯。三山營。備禦使祖承訓追逐至橫嶺山。斬首虜

二級奪獲馬二騎。其三月。以十餘騎。小入大定堡。略我軍周禮。周文羔二人。已以十五騎。小入於果營。略我軍管澤。胡五行二人。已小入大鎮。大茂堡。略我軍尹世祿。施松。翁世功三人。時謀者劉得功。至緊水河。劉良臣出三山堡。徘徊觀虜。虜騎少者百餘。多者六七百輩。或東馳。或西北馳。似無專向。然緊水河。去邊猶百五十里。而牛心山。則三十里。三山。則十五里。漸近矣。是時上遣給諫張希皋行邊。犒軍士。政與御史洪聲遠。居廣寧。適軍書至。度虜必大逞。於是大會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李松。備兵使任天祚。從大將軍李成梁。提兵走大康堡。胡騎二百餘。則已攻我大邊。謝化臺。臺上舉烽火鳴礮急。會參將熊朝臣兵至。連兵。虜度弗與漢兵強。遂引去。成梁追亡逐北。至興中。迤西卜刺哈兔。去邊可三百餘里。與虜接戰。斬額六

等首凡一百三十五級。奪獲馬凡二百一十三騎。盛凡一百有九。甲凡九十有八。臂手凡六十有一。奪回漢人。言盜邊者。皆董狐狸姪孩四有狀。我軍傷四十餘人。馬死四百餘匹。而虜之所掠。旋歸於漢。捷聞。詔加李成梁。祿米歲五十石。遷廕子秩一級。張學顏子亦如之。李松。先廕子錦衣衛世襲。他賜金幣有差。五月。東虜大委正。拱兔大成。帥三千餘騎。逐水草。至東敖母林。還走大紅羅。小紅羅。欲入寧遠。而一克大逞。把漢大逞。滾兔。亦帥五千餘騎。馳兀魯班。薊刺哈。欲入遼東塞。六月。狸益怨興中之敗。漢殺我兀魯孩子下部夷過多。於是與長兔。兀魯伯忽。阿只孛來。千餘騎。謀入前屯東西郡。欲報仇。而以八百騎捕伏邊外。因使二百騎入塞誘漢。漢如逐之。則伏兵四起。是時西虜堵刺兒子小歹青。大會額參委正。寇我鎮靜關。

迤東西。而董狐狸及長漢獐兔男打霸滿都不賴之眾。亦增至一萬二千夥矣。於是別一克大逞。而以千五百騎。走塔盤溝。止舍哈木林聚兵。欲大入我錦義寧前諸郡。頃之。虜騎中分營。以一營襲前屯城。他悉往來山上。復以百五十騎瞭漢兵。令五日一更。如漢兵多。則分道而馳。少則直擣城內。是時虜相沙河地形。東有明水塘。斯殺山。可得夜聚。西有范胡蘆山。花紅谷。可按大兵。而又度我大兵隔遠。從此突入。堡無備禦。此可不攻而破者。備兵王繼善先得其狀。業已爲陣待矣。虜果帥千餘騎。從河深臺入。善繼躬率三軍。發矢如雨。虜亦傳發。傷善繼。歸死於營。是役也。我官兵死凡六人。傷凡六人。馬死凡二騎。鹵一騎。牛五頭。牧童凡四人。時初六日也。其初八日。虜騎千餘。從三道溝堡。馳黃土岡。深入架礮山止壁。百戶丘文表

提兵走長嶺山北。至虜已先引去。射我人褚貞死。其十二日。錦川營將吳國忠。使諜者出塞。行至豬頭山。虜騎八百。從林中起。直走雙樹臺。把總陳仁。堅壁勿與戰。虜以半阻壕爲險。以半深入黃家山。傷我軍六人及馬二騎。略一人及馬一騎。其十八日。胡騎三千。直擣古路口墩臺。舉烽火鳴礮。聲震天地。而備禦祖承訓。以一軍軍西南關。陳朝陞。以一軍軍西北關。中軍夏尙忠。以一軍軍東關。楊暉。以一軍軍南關。虜擣西河崖。分營四面攻我。漢虜合戰。虜終弗敵火攻。因大破之。斬首虜凡三級。奪獲盔甲頂甲三副。馬六騎。虜亦傷我祖承訓幾死。而軍士死者凡一十九人。傷凡三十一人。馬死凡五十一騎。傷凡三十五騎。是時參將孫守廉兵馳前屯。遊擊劉登泰兵馳東山坡。姚家莊。虜畏我兵連。盡解去。我兵追至李牛山。虜已奔

河口去矣。其七月。長昂誠諸酋勿入貢。董狐狸弗從。竟以十七日。躬帥百五十騎。往喜峯口。講大賞。而長昂亦以百五十騎從。頃復以五十騎。馳界嶺口。欲乘機捕漢人。先是。狐狸使其子把來。通事阿卜來。昂亦使通事昂阿歹。獻人畜。關吏遣昂阿歹還。而把來願爲父伏漢法。請開賞。漢不從。其九月。董狐狸復從長昂。帥三百餘騎。旁紅草溝行獵。誘漢兵。於是西虜哈不慎。青把都之屬。又接踵至。語在長昂傳。其十月。狐狸男伯彥孛來。寇遼東。關兵鳴礮擊之。伯彥孛來死關下。是時從薊鎮至狸巢。可五百里。至長昂巢。可六百里。從遼鎮至狸巢。可三百里。至長昂。可四百九十里。以遼視薊稍近。而兩塞皆未議搗巢者。以搗巢能起釁也。明年二月。長昂聚兵。欲寇錦州。邀狸共舉。而狸亦漸知悔過。自以老耄得罪。歲時不恭。一切歲賞。

季賞月賞盡皆罷絕。今殊無食用。苦甚。使部夷叩關請死。而漢有約法。必親至。獻所鹵略而後許。狸迺收買二人。躬帥三百餘騎。詣漢關。面縛請獻。而關上亦盛陳鬪器。傳呼狐狸。狸遙見威嚴。心懷悚慄。攜兒子把來等二人及阿卜歹等數十餘騎。綁獻漢人二口。馬二騎。羊七頭。並擁關市下。脫帽跪起。甚悲哀。大略言疇昔之事。實東西二虜同名姓者所爲。柰何遂誣狐狸。以致閉關絕市乎。是以憂懼若狂病深。歲月不及席藁。以請於將軍。今幸愈。得款塞叩頭。幸赦除前事開市。願自洗濯。毋貽大漢羞。於是制置使張佳胤盛譙讓之。以爲往事悉置勿論。卽如劉家口之役。若豈不與知。而今山海關又見告矣。狐狸因叩頭。稱冤不容口。我實與長昂不相能。吾數以其狀來告。忠於漢。志在得漢重賞。不意漢棄絕我深也。夫以狐狸之

爲三衛雄。誰不知之。今漢終不許我。我自殺。又何面目歸巢。復叩頭。乃與子男鑽刀說誓。不肯漢德。是時他枝皆來索賞。環列左右。咬指相顧。皆嵩呼叩請如狐狸。關吏按驗前事。狸始得奉撫賞。是月也。狐狸以馬七騎。詣喜峯口請賞。備兵使顧養謙亦請比花當事。以爲可許。制置使郵置以聞。上從大司馬議。下詔曰。這屬旣服罪乞哀。應得撫賞。姑准開復。仍嚴加戒諭。以後再有違犯的。定行勦處。時乙酉六月也。犒勞狐狸段布及舖資。餼牽如故。費凡三百三十有一兩。明年。當撫賞段布九百有餘。會狐狸以他故。踰期始至。關吏迺與狐狸金衣一襲。布二百疋。居亡何。朶顏人火朝賴。又言長昂。狐狸及打來閔安。兀魯孩子。復欲寇我寧前。制置使張佳胤獨以它夷措駕。竟置不問。倘亦有之。何前倨而後恭也。

兀魯思罕。革蘭臺第六子也。嘉靖中。虜常小入我水門寺。略牛畜三十三頭。是時張承勛爲大將軍。卽遣備守使周德。偕尖哨二人。齎火牌。風諭影克。曰。若不還我牛畜。我不費若。影克言吾所居。故在崑都道遠。今漢使讓我盜邊。我實不知。誰爲爲之。而令我獲罪於太師乎。微使伯彥兔廉之。迺兀魯思罕部夷所盜也。影克爲人最忠實。一旦見兀魯思罕闌入塞。輒大怒。吾始謂太師無故而讓我。由今觀之。我第不自愛致之。太師何與哉。我以三月到關。告太師。太師當待若。若必來索賞。幸爲我殄滅之。我必不以此怨太師也。使者還報。大將軍見無牛畜。怒若柰何。聽彼浮詞。而遂以謾我。榜笞之數十。復遣往。於是兀魯思罕獻牛五頭。長禿四頭。影克亦二頭。皆牽付喜峯口關吏。已影克復使卜彥禿。獻牛二十二頭。而兀魯思罕聞

之。亦復牽牛如影克。大率牛五十五頭矣。居有頃。長禿廉知曩入塞鹵牛者。實一小千酋長把速。常以五十餘騎盜邊。是日卽提兵往捕之。會把速覺。先已闔匿他所。迺執其部夷兀可赤。虎刺赤二人。弓箭二副。獻漢。漢召致戲下聞狀。兀可赤。唐邑人。名趙才。虎刺赤。前屯人。名于庭璽。兩人本生長漢。一日爲把速所略。令牧馬。今爲長禿所逮。亡他腸。趨釋之。皆還歸梓里。由此請遷影克赤及賞賚兀魯思罕。其忠順益大彰著矣。是後董狐狸寇鈔我喜峯口。臺御史劉應節。常使兀魯思罕及夷婦伯顏主賴。曉譬朝廷覆載恩。狸即叩關。得除罪。臺御史請加兀魯思罕賞。以爲好義者勸。時甲戌六月也。明年春。長昂發難。藉兵於兀魯思罕等。謀寇漢塞。兀魯思罕不從。使通事討來微告漢。久之。長昂果使長禿。盜我董家口。漢生得禿。於

是長昂躬率兀魯思罕等。席藁請死罪。遂解免。是時兀魯思罕數蒙上賞。說虜則虜從。請漢則漢許。曾不疑有反覆心。丙子冬。竟與長昂連兵而起。會土蠻莽忽大哈不慎。莽忽塞長兔。兀魯柏戶亦首難。皆謀入我錦義寧前諸郡。迺先攻中前所。失利。旋出塞。益治鈎杆。專欲以攻城爲務。因使零騎劫略我過賓。道路不通。而備禦使章應選。急使諜者從瑞昌堡出蛤蜊河。望胡騎二百餘入口。他皆殷殷入林中。不可數計。我遊擊楊紹勳亦使把總朱廷慶。伏東關驛。千總于景陽。伏沙河驛。紹勳與張箴。即擁精兵。躬馳蛤蜊河口。鏖戰虜。虜以二千騎接戰。我兵皆李成梁所養親兵。李如松如柏。如梧。成材。成林等。皆百金之士。一可當百。疾力戰。破之。扶死與傷而去。斬首虜凡五級。奪獲馬凡三十四騎。已復圍連山急。賴遊擊李如謙。孔

東儒等兵四面至。斬首二級。虜自知兵弗如漢。乃頓足歎曰。盍去乎。遂去。於是臺御史張學顏以爲運籌多。御史趙允升功。郵置以聞。是後思罕益從長昂。狐狸。鷲毛兔。謀入我寧前。已又與長禿及其子札記。謀入我前屯。殊背漢恩。曩者影克欲請漢殺關市之下。今頗悔不用阿兄言也。

長禿。革蘭臺第八子也。住牧寧前外邊。嘉靖中。影克常惡其盜邊。禿訶知已爲速亥也。竟欲捕之。以實已不爲此。已迺笑曰。吾豈不能連兵入塞。而爲此鼠竊事乎。久之。遂與土蠻。黑石炭。委正塔他昌吉。王文納木那林。諸酋長。并皆聚兵炒禿。欲寇我界嶺。桃林。冷口。於是市夷討阿。急使微告漢。漢遣諜者察之。黑石炭及滿會伯戶等。方椎牛長禿營。徼靈於神。果志在界嶺。義院。而長禿迺告我塞吏曰。土蠻。黑石炭。今決策。欲從遼東。花兒營。

進攻山海關。一片石。果若長禿言。宜遠徙。不與謀。亡何。引萬餘騎。馳我鐵場堡迤北。諜者來告曰。胡騎已至黃土嶺布陣。長不至三十里。闊可二十里。參將白文智卽提兵往。而虜眾用鉤杆攻城甚急。我兵先阻北山高梁。據其上。皆持鎗礮。弓矢。悶棍。骨朵。飛礮。並自天而下。虜迺以一點首冠明盔。披明甲。奮髯而前。我蒼頭軍白棟。劉大林。劔斬之。懸首城上。曰。虜酋敢登城者。有如此刑。是時漢所奪盔甲。臂手。撒袋。腰刀。弓箭。皮襖。皮袴。兀刺鐵鑊。手旂。甚多。虜驚畏。皆還走。走出牆止壁。以三十騎。奔關南海口。試水欲渡河。河深多陷溺。關吏益發矢石擊虜。虜不敢渡。於是遣裨將楊秉忠爲一軍。軍西陽口。李秉清爲一軍。軍廟山口。王世爵爲一軍。軍寺兒谷。三道關。馬文龍爲一軍。軍無名口。而虜亦分爲三大營。一營衝我西陽口。一

營衝我無名口。一營衝我黃土嶺。見烽火嚴密。畏不敢近。遂走歡喜嶺而去。頃復攻我北水旱門。執鐵釘鎗牆。攀援而上。趙雲鳳以鐵鎗比戳。三虜墜地。虜又以卓子門扇頂頭上。刨空城牆。我兵滾放礮石。擊傷百十餘騎。虜迺遣漢語一人前。吆呼我眾來。爲借道。往順寧。永平。何必若阻絕我。我豈令若等高枕臥乎。語閒。會大風從西北來。飛砂石蔽面。虜移壁八里鋪。先虜騎謀從山海關。寇撫寧。永平諸郡。徃徊者久之。不得入。而又以邊有備。毫無所略。虜大窘困。無食用。殺食騎馬以千數。頓足歎曰。事不可圖矣。盍去再舉。乃從花兒營。走出塞。是嘉靖四十三年也。後丁卯。長禿復與土蠻。謀寇我黃土嶺。而黑石炭。王文。亦欲寇界嶺。青山。桃林。冷口。不期而會。以克馬刺。去邊輕騎。一日可至矣。於是猛古歹。使部夷塔刺赤。以其狀來。

告。其明年秋。土蠻徵長禿到營。託以粟馬。誠勿騎乘。事祕不可聞。是日。長禿乘夜往大關索賞。令夷營毋容漢謀宿。居二三年。乙亥。卜言台周起。而長禿與打來漢。速把亥。黑石炭。黃台吉。歹青。委正。土買罕。煖兔。拱兔。抄忽兒。堵刺兒。輒以兵從。并聚插漢腦兒閒。至哈刺母林。謀欲大入廣寧塞。語在卜言台周傳。是時長昂逼禿。盜我董家口塞。大將軍戚繼光。都護朱珏。提南北軍。追逐至聶門北。安駝石。去邊一百五十里。生獲長禿。禿迺長昂世父也。先長昂借兵長禿及兀魯思罕。董忽力。阿只孛來。伯先忽失兒。阿老撒。同寇我關塞。皆不許。長禿無計。陰入昂營。會長昂。三季未入貢。漢使使馳諭告昂。令其趨補貢。還我所鹵略尖夜。因食土鑽刀。誓不復犯我塞。得除罪釋禿。不然者閉關絕昂。以禿首懸喜峯塞矣。給諫蔡汝賢所奏。亦

同此議。時參將李世臣。方犒勞夷婦伯彥主刺。而爲世臣言。禿有子。曰打伯。數使阿只孛來。哈喇。至我營。問阿父安在。我答禿繫獄。又屬諜者劉堂。視禿。禿迺帶二木。鐙鐵鎖。獄吏方治復輿。傳長安。惴惴兵在頸矣。世臣因使諜者劉堂。土罕。同阿只孛來。馳豹河。約打伯。並往昂營。趨昂叩關。如漢約。得釋禿。三月朔日。長昂自知罪不可赦。迺從丘嫂伯彥主刺。議躬帥董狐狸。兀魯思罕。速累幹。毛兔妻。阿只孛賴。伯先。忽脫孫。孛來。板不來。罕。麻忽哥。乃那彥。孛來。煖兔。那木賽。打巴。打賴。董灰。失喇。大兀魯。伯忽。伯彥主。喇那彥。帖忽思。伯彥。孛來。孩子。老撒札。赤力孛羅。滿都孛來。華干主。喇杜。洽卜。忽力。瞞者。禿。伯彥。孛來。哈喇。脫孫。孛來。木宅。脫只。散銀。帖忽思。猛古哥。魯哥。卜吉。花孛來。並具文訴詞一通。叩關。罪。是日副總戎史

宸羅瑞參將李信。李世臣。楊秉忠。躬臨喜峯口關。而酋長四十餘人。親族二百餘人。虜眾二千餘騎。皆依尊卑序列。男婦異行。相率羅拜。自以得見漢官威儀。喜甚。先是長昂鹵我謀者七人。殺四人。迺以獻關吏。已逮惡夷哈歹帖也赤二人。漢人兀可赤一人。馬七騎。請贖殺人罪。是時漢關列置香帷。兵衛甚都。諸酋皆免冠叩頭。長昂帥酋長鑽刀。大爲誓。誓不犯塞。遂釋長秃。以秃在義院。告我虜敵多實也。秃既出關。見諸虜。虜中哀號踴躍。如蒙更生。北嚮叩頭者三。謝上不殺之仁。因稱黃虜窘困。更索撫賞如初。於是梟哈歹帖也赤。藁杆以徇東塞。秋。速把亥發難。欲寇開原。遼瀋長秃與黑石炭。坤肚兒哈卜言台周。委正黃台吉。以兒鄧煖兔。扯勞亥。輒執戈以從。旋盟而旋背之。其不可信。類如此。明年十月。復與董狐狸。長昂。莽忽。

大堵刺兒炒花哈屯歹青二三萬騎。從速把亥。寇全遼。語在速把亥傳。初喜峯口之盟。席藁而請者。狐狸實居其先。今如何哉。於是臺御史張學顏書言長昂長禿數入我寧前者。以土蠻速把亥羨我宣大市。求而未得。使兩酋益蹂塞上。以要挾我。後土蠻及長禿拱兔銀燈堵刺兒。又寇我遼塞。臺御史因下令。土蠻必欲請比俺答。得開市。當獻速把亥黑石炭歹青炒花煖兔長禿。然後可許。土蠻竟乳牛馬羊。逐水草捨刺母林。老河。逐廣寧開馬市。以爲漢不從我。我從此大入塞矣。於是長昂益依土蠻。以爲重。糾合長禿董狐狸莽忽大哈不慎。莽忽塞兀魯思罕兀魯柏戶。聲欲犯我錦義。語在兀魯思罕傳。自後長禿長昂董狐狸。不時竊發。甲申春。犯我三山營。備禦祖承訓斬首二級。頃伏大康堡大定堡。皆外邊近地。少者百餘騎。

多者四五百輩。窺虛實以決進止。事覺。引去。大將軍李成梁追奔至興中。迤西。虜去塞遠。我師繼進。斬首一百三十五級而還。所殺皆兀魯孩子部。二酋枝屬盡膏斧鑕。董狐狸。兀魯伯忽。阿只孛來。雖謀一逞。以雪此恨。從何而入。邊吏議曰。戰守之費。數倍於款市。而一市一勦。其說云何由。長把之黠。與俺酋異。長把雖與之市。鹵略不止。虜性亦有冰炭乎。

讚曰

三衛反覆。禍由長董。豈其然乎。界嶺之戰。狐狸身被金瘡。山海之創。於死塞刃。狸能不及長昂遠矣。長禿繫獄月餘。自我釋之。而旋盟旋叛。市何益哉。善哉影克之請殺兀魯。夷中華士也。前車覆。後車戒。萬虜不當一答。萬盟不當一守。後有議市。塞吏堅塞兩耳。可也。

長昂列傳

長昂。又名專難。影克長子也。少失母。養於姨母土阿。姑母那幹。皆以子畜之。稍長。室西虜青把都女東桂。由此昂益習於兵。隆慶初。土蠻首難。影克願爲耳目。竟被金瘡而死。上幸赦死罪。許昂得襲都督。通貢如初。昂頗戴漢覆載恩。柰何與董狐狸起乎。聚兵屯會州。謀犯我鐵門關。董家口。榆山嶺。大將軍戚繼光。用滾石弓矢鎗礮。擊走歡喜嶺。我兵追奔至廟兒嶺。秋木溝。虜盡棄木梯鉤杆屑櫛榔頭而去。後長昂益賄青把都。藉爲威重。而影克亦治鬪器甚備。妄出奇計。令狐狸索賞。以緩漢兵。而自引眾七千騎入寇。且與速把亥約。聲寇全遼。又使百五十騎入清河。我兵斬首一十一級。已入盤山。虜眾二千餘矣。奪獲馬五騎。我兵亡五十八人。傷三十七人。

已入大定堡及劉溫屯。射五人。鹵男婦一十五人。馬牛六頭。已入黑莊窠。斬首一級。奪獲馬二騎。殺我軍一人。傷二十人。秋。與腦毛大。董狐狸。犯我寧前。錦義。時土蠻。速把亥。炒花。亦相與合謀黑孛羅土。累犯黑山。高平。癸酉改元。與董狐狸。日夜治裝。爲入塞計。至喜峯口。索賞如故。會寧遠人陳三漢。爲漢謀。得昂近狀。抵花場谷入塞。以實告。久之。狐狸果款喜峯口。如漢言。其夏。長昂引精兵五百騎。馳桃林。冷口。而會插漢兒屯。襖伏。董狐狸屯毛挨兔。皆聲爲炒蠻報怨。給諫張書。先識其詐。令喜峯嚴備之。亡何。插漢兒及董狐狸。果馳界嶺。候昂。昂擁兵。與我兵合戰。弗克。漢捕斬甚多。虜遁入山林去。捷奏。上賜制置使楊兆。臺御史劉應節以下。金幣有差。歲乙亥春。長昂引眾寇喜峯口。是時昂不入貢者三年。自率騎寇洪山口。桃林。

口界嶺口。頃之。又逼長禿。擁三百餘騎。寇我榆木嶺。殺尖夜于鎖兒等七人。已馳董家口。殺尖夜二人。大將軍提兵出塞百五十餘里。執禿。繫董家口。昂妻東桂最忠順。常日莫勸夫。遵漢法。以故臺御史王一鶚。議緩誅。以疾昂悔過。自請得除罪。有如不悛。然後免昂官。絕貢。梟禿以徇。未晚也。給諫蔡汝賢。恐長昂佯爲敗北。伏山谷爲應兵。書奏甚悉。是後長昂遣小一千扯逞等十八騎。攜弓箭腰刀。往西馳。而兀捏孛羅男撒因帖忽思。恐昂犯邊。亟以告漢。頃長昂果犯邊。挾我開市。使步卒五十人。已以三十人。走界嶺。中桑堡。殺四人。略十人。已走青山口。天津谷。裨將王子榮。鳴礮。追至石匣口。奪獲鐵鍋一口。達箭二枝。木杓一把。熟糜子二袋。皮襖二件。虜亦射我馬二騎。時將令母出樵採。以墮虜計。一鶚當失律者罪。以請。三月。長

昂躬率宗盟。款喜峯口。衿甲面縛。請釋禿。語在禿傳。夏。御史陳文衡。奏青把都欲寇上谷。制置使方逢時。奏察罕兒莊恰欲犯漁陽。頃之。長昂遂藉青把都。寇我錦義。於是臺御史吳兌遣夷使鐵寧。風諭青把都。令毋佐東虜爲寇。檄到。急還若營。不然者。漢且擊若穹廬。絕若貢市。青把都言吾無佐東虜意。我來以報怨於朱赤達子。今將軍令至。敢不橐弓而還。惟將軍毋過督我。幸甚。其秋。長昂約狐狸。復寇我寧前。以二百餘騎。從黑莊窠堡入。堡將劉登泰斬首三級。奪獲馬三騎。久之。東虜土伏等並聚兀郎。徵長昂。謀欲寇遼陽。昂通事阿都亥幸告漢。漢邊備精明。頃復遣擺言兀分道爲寇。而會伯朱戶亦結連昂。及以兒鄧。略寧前。錦義。廣寧諸郡。其明年夏。昂益旁近塞。乘夏月解嚴。欲盜邊。往往伏山林。見兵出則還。兵還則出。往

來誘漢。大抵先以零騎繞塞。佯爲敗北。道走深林。然後伏從中起。虜常以此計謀漢。而漢亦時時備之。於是帥百餘騎。從古路口。略畜產。裨將劉登。秦追奔至關弁山。斬首虜二級。奪獲馬二騎。虜亦略漢二人。馬驢一十三騎。我兵狃小勝。還至。至黑山兒。虜果起。兩敵相當。傷九人。馬四騎。已帥五十騎。直奔東關驛。漢追逐之。溝中伏虜百餘騎。又起。賴把總郭大恩。疾力戰。破之。斬首二級。奪獲馬羸八騎。明甲一副。已帥三十餘騎。從黑莊窠。葦子溝。深入曲河鋪。遊擊葛景嶽。追至石匣口。斬首虜一級。奪獲馬十騎。漢兵復疏捕南廟兒山。至南水坎。斬首一級。於是備兵使李松。請於臺御史張學顏。迺因郵置以聞。其秋。永安堡大役。牛馬轉粟。相望於道。昂帥胡騎。白晝大道之中。劫人而奪之粟。裨將程邦奇鑿戰。殺我蒼頭軍十六人。幸

得保牛車而入堡。頃之。胡騎從平川營。黑山兒。走右營。遊擊將軍王大璋。禦之甚力。弗可入。然我軍士死者亦已七人矣。當是之時。速把亥及哈屯。委正歹青。亦馳遼河。已還走舊遼陽。期長昂及董狐狸。兀魯柏戶至。計欲東西走。其冬。把都兒忙革兀魯速。大會長昂。與黑石炭。煖兔。拱兔。董狐狸。三萬餘騎。寇寧前前屯。先是昂倚土蠻。以爲重。九合莽忽大。莽忽塞。哈不愼。兀魯思罕。兀魯柏戶。寇我錦義。其明年。蟒兀歹。引黃達子。馳長昂營。祭兵。計欲從哈不趁等。有事於山海關。其明年春。西虜青把都。與孫卜賴。有積怨。於是同母哈屯。及其弟蟒古歹。蟒古塞。哈不愼。帥部夷。常擗勞等。二萬餘騎。馳昂營。藉兵。因爲漢告土蠻。變。實欲寇前屯。語在御史安九域疏。自是昂亦漸有悔心。明年己卯。青把都。同長昂。引只克等五十一家部夷。

相攜款喜峯口者。亡慮萬眾。昂言累世受恩隆重。自稱奴婢。曩與東虜相攻。豈敢忤太師旂鼓哉。頃以生齒日煩。賞賚止及酋長。請增又不見許。歲時衣食不給。惟太師哀憐。爲我開市。永修貢職。於是大將軍戚繼光。副將軍史宸。坐城上。傳謂昂。若旣知漢恩。曩背畔胡爲者。今若悔過。輒請貢。然語言方聞。而增賞之說旋至。可謂能悔過乎。昂叩頭死罪。然志在增賞。我猶豫久不決。是時長昂漸習華風。多食穀飲酪。殮肉。必以鹽。至夏則服布衣。與漢亡異。大抵昂部多竄西鎮。親戚舊故。貸馬得利。而其甚者。猶得假托冒賞。故無缺乏。我無以制其命。會炒蠻款古北口塞。昂聞。卽具番文。獻貢馬。凡三百九十有六匹。先是昂阻絕貢道。上詔鎮巡官。相機處置。而制置使梁夢龍及臺御史張學顏。恐昂有他。於是遣遊擊將軍許卿。出潘家

口。洪山口。王軫出羅文谷。馬蘭路。許汝繼出臺頭路。李逢時出喜峯路。副將軍孫朝梁出擦崖子。都護朱壽出燕河路。昂竟叩請如初。而制置使因與順天臺御史張夢鯉。並以狀請。上從大司馬方逢時議。詔曰。這夷酋既服罪乞哀。姑准赦宥。照舊撫賞。以後如敢再犯。著該鎮照王杲例。會官兵掃蕩巢穴。不許再爲乞請。其明年秋。土蠻黑石炭。打刺罕。聚兵捨刺母林。謀欲寇遼陽。於是長昂。陰爲嚮導。夫土蠻自花桑谷敗之後。望漁陽而股栗。今復窺我諸關。自昂始也。給諫王致祥上書。言五可憂。書多不載。其冬。西虜哈不愼。蟒古大。馳長昂營。椎牛祭天。祝曰。吾大入遼。天其祐之。備兵使李松。檄稱蟒金兒實爲耳目。明年春。蟒古大。丑忽兒。青把都。老娘子。果偕昂二萬騎。寇錦州。河東西苦兵矣。其明年夏。把兔兒致書長昂及妻松

大啞不亥。大略欲爲父報怨。制置使吳兌。臺御史周詠。見爲昂所居大寧城。或一遜及一馬兔。孛河車大小興州。皆去速把亥巢甚近。昂旋以書答把兔。卽馳兵至寧前外邊。以寧前依山枕海甚崎嶇。極衝無之而不可入。虜也。昂因與董狐狸。滾兔。灰正。寇清新興營。遊擊劉登泰追奔。斬首七級。奪獲馬十五騎。其秋。益引眾旁近塞行獵。數寇我仙靈寺。賴邊備嚴。遂解去。當是時。長昂受賞於漁陽。而又從西虜寇寧前。青把都及姪哈不愼。受賞於上谷。而又從長昂。寇薊遼。於是大司馬梁夢龍。給諫張希皋。楊芳。議嚴爲禦。因風諭三衛。毋得藉他夷姓。闖入遼。敢議令及不如令者。亟罷貢市。詔可之。其冬。哈不愼。大會長昂及把兔台吉。謀寇前屯。明年。西虜把都兒。莽官大。莽骨塞。走長昂營。二月。西虜青把都。蟒兀。皆提兵走昂營。又候

哈不慎。打來。欲大入寧前。錦義居亡何。哈不慎果馳赴昂約。皆藉土蠻爲重。然後入寇。六月。長昂及悖折阿只不賴。擁一千五百騎。入寧前。會制置使張佳胤。遣諜者張剛。曉以漢法。昂劔斬之。竟與西虜蟒忽塞。提五千餘騎而去。令所部皆駝負盛甲。釜鑿鉤槍。曰。有如塞下問。若佯言入前屯。及至塞。旁塞行獵。出漢不意。然後馳山海迤西。劫寨堡樓臺。旣行。道逢諜者馮阿灰。又榜掠之。頃之。及至前屯。秋毫亡所利。卽日出邊。復使騎東西走視路。志在復入。是時往來者。口語藉藉。或言昂寇大毛山。或言昂阻部夷入貢。頃之。董狐狸竟款喜峯口。所謂昂欲阻貢。果然。顧狐狸弗用耳。昂遣百五十騎。往喜峯口。五十騎往界嶺口。捕人。及得人。皆攜往牛心山。揚揚而去。其六月。寇三山營。頃胡騎四千。馳大興堡。三道溝。乘夜。深入高橋鋪。

殺四人。鹵一人。傷二十六人。漢馬傷十騎。殺三十九騎。援兵雲翔而至。虜始奔北。我兵斬首虜三級。奪獲馬三騎。備兵使劉易從。以其狀請。其七月。喜峯路皆傳檄備昂。以昂常垂涎小海故也。是時永平備平使成遜。與大將軍楊四畏。副將軍徐從義。遣千總岳守讓出冷口。劉椿出桃林口。李養性出劉家口。張紹芳出正水路。長昂果犯我臺頭路。葛藤谷。臺兵舉火。卽還歸。頃之。躬帥一千一百餘騎。從麻地谷。去邊可百餘里。夜半。直奔劉家口。琵琶梢。燕桃。拆牆。長西一丈有五尺。東三丈有五尺。偏坡一十丈。先以百騎走下莊人邊。可二里許。殺略人畜四十有奇。而虜眾千餘。皆陣邊外。臺上烽起鳴礮。遊擊將軍路宰。以南兵馳至戰。虜且戰且退。益吹唎唎惑眾。南兵執吹者阿木赤。斬之。得首虜凡三級。被金瘡者凡六十餘人。奪夷

器凡五百八十有奇。偏將張紹芳亦自正水谷。正將徐從義自桃林口至。皆多捕虜。然後走。我兵追奔至老鴉嶺。望見山林稠密。恐伏虜起。亟還塞。時甲申八月朔也。旦日。長昂引眾至兀趁儻兔河止舍。昂徧召諸逃者。讓之。以爲若胡畏漢甚。皆逗遛弗前。以致殺我阿木赤。令我如失左右手。皆罰畜產。卽遣夷使告急青把都。冀欲再舉。居四五日。昂復遣部夷老不失及阿只伯彥等三十餘人。小入盜我桃林。羅文谷邊。而喜峯石門。太平臺頭。松棚之間。則又見告矣。制置使張佳胤。以旂牌授大將軍。大將軍以失律把總李養性。周伯珠及更卒吳伯雲。陳元口等。梟斬演武所。傳首東塞。而制置使張佳胤。臺御史張國彥。迺以事聞。上幸從大司馬張學顏議。下詔曰。薊鎮修築臺牆。原議以匹馬不入爲功。這賊夷拆牆進邊。守臺官軍

不覺。防守何在。該路將領。偷惰玩弛。本當重處。姑從輕。徐從義。張紹芳。都革了職。充爲事官管事。勒限立功贖罪。不許巧飾營免。楊四畏。楊紹勳。都戴罪管事。候秋防畢日。督撫官奏請議處。張佳胤。張國彥。俱免究。還用心督率將領。整理邊備。毋得疎虞。其八月。給諫王三餘。及佳胤。皆上書。陳便宜。書多不載。九月。長昂使部夷桃拜。復藉兵哈不愼。蟒會班不賴勢。遂聚眾至四萬。聲欲寇桃林。冷水口。昂舍人洩其事。塞吏聞之。長昂業已祭纛。擇本月。馳劉家口盜邊。劉家口去京師。輕騎可一日至。今遣三十騎。至科里密勞。視道里。以便馳驅。時上方視山陵。恐虜入犯。於是御史張文熙。制置使張佳胤。請邊備益嚴。大司馬亦請如故事。薊鎮制置使。聽在鎮經理邊務。不必候蹕。詔可之。是月也。伯桑亦聚兵小興州。已逐水草。至流河。土

蠻亦帥三萬餘騎。馳專難。他不能營。候青把都。蟒忽大。聲欲寇我義院口。於是胡騎並逐水草。壁大寧城。而青把都及老酋婦。政從白言舉兒克。迎喜神。亦馳專難。恰儻不浪營。屬塞上烽埃嚴甚。疑不敢進。候昂至。頃之。與西虜哈不愼。青把都及董狐狸等。合兵。分三十餘騎。車百餘輛。南旁弘草溝行獵。又分哈折卜賴柏三戶等二千騎。往桃林冷口。滿都不賴都令等數百騎。往界嶺。羅漢洞。又或四三百騎。或五六百騎。近者二三十里。遠者五六十里。東自前屯山海。西至義院口界。條往條來。莫可踪跡。御史蘇鬱以狀聞。上詔大司馬。傳諭薊遼。以制勝萬全爲務。其十月。長昂董狐狸。復聚兵欲入錦州諸郡。昂憤劉家口之敗。而又聞廷議革賞。且欲往正其罪。常約西虜哈不愼。班不世來等。萬餘騎至營。而以行獵祭天爲名。實欲鈔

我寧遠。其六月。董狐狸款塞。關吏譙讓狐狸。與長昂同謀。狐狸對曰無之。七月。長昂誠諸酋毋入貢。獨董狐狸不從。是時塞下浮議。或言兩酋報寧前。或言昂及阿只孛來寇廣寧。或言昂約狸往寧遠。狸弗可。或言昂至廠房。欲與悖折並入。於是制置使張佳胤念狸以他部敵輸我。而昂亦款塞者數。此必他部駕言於兩酋。以激怒我。皆未可知。因問昂部夷小思。小思言昂與小一千酋長伯彥兔。行獵遼塞。實有之。而爲此言者。皆那木賽及煖兔之弟。故與昂有夙怨。願勿聽。亡何。狸亦告昂謀犯遼。其明年三月。昂迺益創艾。於是使小羊兒叩關。關吏責送獻人畜。弗內。已復遣其親脫伯阿卜商。獻人二口。關吏以爲違約。又數稀復遣還。其八月。昂又使夷娘土阿引六百餘騎叩關。先以人口一十一人。馬十二蹄。牛四角。羊四十八足。

至冬。昂又遣妻東桂阿不亥。及姪男把速亥至。關吏見昂親屬已盡歸降。度無反心。乃告裨將杭大才等。盛陳兵威。開關。延土阿那幹入。兩酋婦皆袒跣稽顙失氣。虜伏前言曰。昂少失母。畜養於我。我頗以子畜之。得比於人倫。頃以東虜故。勢挾入遼。甲申秋七月。致蒙革賞。繼以部曲狂觸上郡。自知梟積。當至死弗赦。阿昂之使。往來塞上。請死罪。凡八至矣。鑽刀說誓。幸塞吏許我將開賞。所以告語阿昂甚厚。今使者復至。一旦問以東逞。昂誠惶恐。不知故實。而又畏死。遁逃遠舍。必不敢近邊。我輩敢偕昂世父花孛及妹子朝保。納爲昂謝罪。於是牽馬進。幸爲我獻太師。願賜佛經建廟。并圖記。得永稱藩臣。死不朽。是時副總戎張邦奇。以爲此酋婦謾辭。殊不誠。今告昂變者。豈非董狐狸耶。夫狐狸。親昂世夫。言必實。柰何而酋婦尙

喋喋而咕咕。將誰欺乎。土阿那幹叩頭有之。實非昂故。曩昂父影克有部曲。曰伯彥禿。所居有捨喇虎魯思太。常有積怨於遼。欲必報之。及克不幸死。乃大厭棄昂。弗就昂約束。而加以狐狸。亦染昂事。竟絕市。以故狐狸與伯彥兔。欲假漢法深報昂。今所告。偕他人事。不足誅。老妾願以頸血。蚤釁旂鼓。白昂實無變者。且狐狸所告。告昂引二千騎入遼。昂所部固不及二千。今在關市者。固已八百矣。昂方淹淹坐一穹廬。救死之不暇。暇有他腸乎。願太師財察。大才具以語。語制置使張佳胤。是日卽遣諜者郭紀。趙臣馳昂營。微視昂。昂果在營中。所言亦如之。諜者復問昂。胡不至。昂對曰。曩獐兔以過聽漢使言。竟誘至關市下被逮。昂以固弗近塞。今姨姑。叔妹。盡往矣。有如漢許我。我誠躬耕壟畝。修善以終餘年。願勿過督。迺出白金二

兩。送漢使。爲道里費。旋爲備兵使。顧養謙。鄧羅言。因以其狀。移制置使及臺御史張學顏。御史蘇鬱。三臺夙知昂在漁陽時。頗效忠實心。常受上賞。不乏絕。後以馬年索漢物。故我那顏欲執而僇之於塞。昂以故懼誅。久遠遁。竟爲土蠻所說。而其妻東桂及西虜青把都。大嬖只。又再三誠毋背漢。度昂此請非詐。可許。於是奏聞。詔下大司馬王一鶚議。覆請。幸許開撫賞。有如復背恩怙惡。卽行革賞議勦。至所請經廟。亦已許可。獨圖記。大司馬以爲印信類弗許。詔從之。於是賞土阿以下。金幣有差。費凡五百七十有五金。時乙酉九月初九日也。其明年春。復增昂撫賞金。費凡七百五十兩。然昂所躬帥至寨者。九十餘戶。戶丁不下三五百而已。其夏。昂旋。卽使部夷往寧前。闢道路。視邊畜產多寡。以爲謀。遂與董狐狸。堵刺兒。打來。閔安。

兀魯孩子。約寇寧前。時虜酋伯混大。伯彥孛羅儉骨。伯彥打來滿都孛來。杜隆。亦帥二千騎。寇寧前。而蟒金兒。阿只孛來。又欲寇前屯迤東西。居二年。庚寅。土墨台豬起。大會西虜青把都。哈不慎。於是青把都及男扯稱阿亥。馳昂營。昂迺與獐兔聚兵四萬。欲大入寧前。錦義市夷忒勤擿。幸告漢。而制置使張國彥。以爲青把都。故在插漢。我不根。迺我張家口市夷也。此必往東塞。祭先墳墓。或亡他腸。急使誠諭。令母佐昂反。明年三月。胡騎千餘。寇我石門路。木馬峪。塞吏常以遠斥堠爲務。虜竟不得志而還。五月。復馳花場谷。毆殺吏卒。是歲也。復罷昂市賞。其後一年。銀燈徵長昂。寇我山海關。昂奉弓矢以從。明年冬。昂馳喜峯口挾賞。大將軍張邦奇。佯許昂。增布帛七千七百疋。因誘通事張五烈等二十五人。至義院口講賞。醉而

殺之。上功幕府。於是御史張允升劾奏。事下戎部問狀。其明年。昂益憤邦奇。引眾犯大毛山。大青山。頃之。遣小郎兒二十餘人。捕伏喜峯口。發鳴鏑。中我諜者靳貴。樊讓等數人。大將軍王保。副將軍張。提偏裨管一方。丁世用。王繼新。陳霞。連兵追逐。生獲小郎兒等七人。小郎兒。親昂心膂也。每一出戰。昂多資其運籌。今如失左右手。先是。穆廟令甲薊門。凡捕獲小酋長。及大酋長如土蠻者。大司馬請大破賞格。重爲陞賚。他塞不得引以爲比。於是御史陳遇文如故事。請上從大司馬石星議。遷王保署都督同知。張守愚秩二級。僉事詹思謙。項德禎。與管一方。陳霞秩一級。丁世用。王繼新。胡承勳。皆得紀錄。明年春。昂遣兀魯伯忽。及脫伯。請死罪。願開賞如初。是日。大將軍王保。副將軍李如樟。請於制置使孫鏞。臺御史李頤。備兵使方。

應選。項德禎問狀。先是漢欲革昂五貢。然後許可。昂堅請弗從。大將軍復使打不亥喇嘛僧。曉譬以漢法。昂以爲非例。迺願罷壬辰癸巳賞。請自甲午乙未始。因獻人畜各四十餘。大將軍見爲九寨未聞有新賞。弗許。而迺甘心於我絕舊賞者。漢新法。捕者議還。死者不得補給。後部議。請以重輕論。於是漢亦還昂小郎兒等四人。梟斬阿都赤。孩子。挨迭卜。三人。喜峯市。前是。義院口殺張五烈等二十五人。五烈於胡中最長。用漢禮優卹之。上大司馬石星議。幸許諾。詔謂如再復犯。卽行永革。毋得忘備。昂自是補五貢。而漢始補昂二賞也。始昂居胡中。最慄悍。奪馬打哈妻。略土里苦馬。毆從弟炒蠻。傷肢體。血骨相殘。頗以昂爲讐敵。曩行獵劉家口。虎擇昂部夷而食。昂常欲膜拜而誦佛悔過。後復劫略。胡爲者。昂於是爲德不卒。

矣

讚曰

世多言屬夷入寇。蓋自庚戌始。豈其然乎。也先之入我遼陽。花當之入我馬蘭。夫豈非前事與。嗣是建昌喜峯。太平之閒。歲率以爲常。豈獨兩酋然哉。兩酋受國覆載恩。拜爵入貢如漢吏。而何昂罪尤甚於董乎。乍革乍復。乍復乍革。皆善繼二祖微意。不然。豈不能爲王杲之征也。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於三衛有近焉。

猛可眞小阿卜戶列傳

猛可眞。老把都妻也。被逐而走薊州。偕小阿卜戶。歲受我馬蘭。松棚撫賞。而以黑谷關之役報罷。亡何。西虜哈不慎至。於是。以甲申秋。遂與小阿卜戶。聚兵而起。輒欲詣馬蘭路。牆子嶺。曹家寨購賞。遂入寇。制置使張佳胤。不可。其明年秋。猛可眞。嬖。只要。與小阿卜戶議曰。此必以而黑谷關故。傷塞吏心。計莫若遣所鹵漢人。漢人至而不予我賞。則曲在彼。我然後藉而稱兵。未晚也。於是。遣夷使通漢。扯得猛可不賴。送漢人十五口返塞上。塞上而度。不予賞。則先請命於酋長青把都。復欲馳黑谷關。牆子嶺。馬蘭谷。捕漢人。諜者楊虎得其狀來告。居月餘。猛可眞引眾旁近塞行獵。誠部曲。毋乘肥大馬。以休足力。復擇日獵窄道兒。然後乘肥馬寇牆子嶺。曹家寨。

必欲兩路開賞。我始已。不然者。則請戰。戰而卽斬頭陷胷。以至死。猛可眞曰。吾寧死。死不用悔矣。當是時。猛可眞爲主盟。小阿卜戶特爲虎附翼。而我塞上亦久決策。欲引兵往正其罪。而顧恐動一酋婦。則西虜必圍視而起。乃中止。始將軍令。令虜酋得獻所鹵略。許除罪。以故小阿卜戶獻漢人。至馬蘭關下。意中戀戀。不獨在故賞。且欲挾我開黑谷關。牆子嶺。至慄悍亡狀矣。佳胤明而習於計。亟使使者曉諭酋長青把都。青把都謝曰。吾實不知故。然亦惟那顏生死之。此酋吾以附之。亡可柰何耳。乃遣夷使告猛可眞。彊而聽命。吾且偕通事人伍子等款塞。請死罪。塞上以請。上幸從兵尙書張學顏。覆佳胤議。開馬子松撫賞如初。久之。猛可眞自恃親青把都姨母。欲爲諸酋雄。不自忍。竊而歎曰。吾始誓用死。索兩路賞。何如。今塞上

不過還我故物。我遂已。得毋自背前盟而幾怯乎。其明年七月。竟擁眾寇牆子路。嚮水川。殺兵卒四十二人。其九月。寇曹家寨。黑路溝。殺兵卒十人。語在小阿卜戶傳。其明年四月。制置使張國彥。臺御史蹇達。檄備兵使郭四維。因遣官通楊秉正。入猛可眞營。猛可眞好謂正曰。而第一使者來。遂欲我往乎哉。如必欲我復歸降。則請增我以上賞。我當至古北口議事。正亦謾詞以答之。亡何。猛可眞躬率百餘騎。馳古北口。語言狂悖。竟如故。而佯使大嬖只代爲謝罪。至問何以贖死者命。猛可眞則僅以贖十餘人對。然部夷方擾我曹家寨邊。而亦不聞以一言半辭相阻也。則非忠實。欲款塞可知矣。於是副總李如柏。與參將彭友德。奮髯若么麼老棄婦。何能爲耳。乃至大言相加。而我塞上精兵如雲。柰何不驅而前。而徒爲婢妾賤人。

所侮乎。亟帥裨將江應龍、劉承恩、楊孟春、史宸、楊繼祖、黃嘉賓、王承武、逮捕兩酋婦、酋長及通事凡二十三人。於猛可眞，則漢五子傳通事猛可卜賴，扯落章兔、克力札、艾札里、哈扯、老亥亥，打八嘎、惡累、阿卜當，討託漢、討托戶、打哈討托兒、捨力克，十八人。於大嬖只，則惡卜個遜、阿戶柰、呂通事、孩子、伯戶，五人。繫獄。主計者議附毆刀，以徇胡中。久未決。先是，猛可眞捕我漢人一百三十七口。後獻者及亡抵塞上者，得五十二人。它尙執胡中將軍，幸而下令曰：必矣八十五人盡還我。我猶能爲若請捐除死罪。然是時，猛酋已殺我一十八人矣。我乃把猛酋所親愛者夷五人。懸古北曹家兩關門口。曰：亟以我生口還我。我以須臾待若於境上。猛酋懼而亡，所措手足，趨走至傾跌。淚泣然如雨下而去。去營中，聞漢人後先得六十七人。

來獻不足。獻眞夷合少大。那哈姪。招兒罵。那班兔四人。夷婦桃住。克振二口。以贖殺者命。於是按驗生口。多以它時所鹵略充數。今新者不至三人而已。猛酋乃復遣夷使哈答大。通事阿都赤。請曰。異時所鹵。而以水土之不習。或死亡。卽非死亡。亡走。走至中道。而或爲他部所遮畱。以故不得如其人以獻。唯那顏財察。於是釋惡卜個遜五人。以大嬖只猶未寇邊也。而夷使叩頭請質夷。議者以爲宜擇其所親信者八人。質馬松兩路。而解十人繫。它眞夷六人。猶當誅以示明威。而臺臣蹇達獨以爲彼虜酋旣捐六夷以贖罪。則此捐者。故棄之如死。而況薊遼狡夷。動以它鎮夷人幼年被略者。假充眞夷。已成故事。而我復藉以示威。徒中虜計。于虜何威哉。乃并皆遣還。而以質夷十八人。分爲三班。以次質古北關。得往來胡中。第非虜

酋索所親信者。勿與易。至夷婦二口。則以室士卒之無配者。法既行。猛可眞復躬至關下索故賞。塞吏乃召大嬖只。並至演武所。曉譬以漢法。兩酋婦皆長跪。邊吏呵叱詞至倨。兩酋婦俛首叩頭。然猶懼我以計擒殺之。汗出透衣。是時馬松尖夜四人尙爲虜。畱以故督臣竟不予故賞。必尖夜至。然後故賞可請。於是兵尙書王一鶚覆督臣張國彥奏。詔可之。諸將吏皆紀復職如故。先以黑谷關故免官也。前事虜中以捕我尖夜爲奇貨。每得尖夜。塞吏輒私以財貨論贖。至是捕夷以索鹵者。虜乃還我八十餘人。此八十餘人。淹淹腥膻中待斃。幾數十餘年。自以爲死胡中。不復見漢官威儀矣。今一旦得還故土。皆大喜過望。叩頭謝塞吏曰。吾等死而復生。乃將軍明威也。於是率爲笑樂。扶攜而去。

小阿卜戶。青把都部夷也。亦受馬蘭。松棚撫賞。按副總陳文治。遊擊李尙賢。言癸未夏六月。小阿卜戶帥八百餘騎。持鉤杆木梯。奔黑谷關道夾溝子。鳴礮。於是尙賢馳救。則虜騎已至關下。而以其半攀墉而上。它皆阻高以爲險。發鳴鏑射關中。關中鎗礮。火箭。矢石並發如雨。而北小臺及東石崖臺。夾城而攻。亦如之。自寅至卯。虜射死我卒二人。傷二十二人。捕四人。我所擊殺虜甚多。虜皆輿尸而去。棄遺鉤鑕弓矢夷帽皮水袋。充塞道左。相引伏夾溝子溝中。誘我師。尙賢追逐至三道外邊。見道狹馬不得成列。恐墮虜計。將軍乃下令班師。始入塞。是時部使者李植行邊。所聞與虜實深入二十里。關中被虜破殘。馳黑谷關。椽瓦戶牖多所傾圮。人畜離折。而峯臺寨及燒香寨。馬廉寨尤甚。殺士卒鄭忠等二十餘人。男婦十餘人。鹵

李仲得等三十餘人。馬驢又如數。於是以書案論之。而制置使周詠及臺御史翟繡裳。皆上書言燒香等寨。殘毀有之。然皆曩時總戎戚繼光并而爲者。非虜騎敢深入也。上幸從兵尙書吳兌議。詔部使者。大會督臣驗問。頃之。部使者植。復以書請。上特遣使臣往問之。書多不載。於是詔御史江東之。馳黑谷關問狀。已復有詔。詔大司馬。有如督撫。規避扶同。底下罔上。令指實參奏。因罰守臣繡裳俸半載。其秋。制置使詠。臺御史繡裳。自以不職。請予告。上不可。自是之後。給諫馮景隆。張昞思。御史詹事講。皆劾奏斯事。則又謂小阿卜戶延引諸虜。不至百餘騎。如入無人之境。事下大司馬覆奏。上幸賜之以詔。曰。邊事重大。將才難得。若大將盡忠奮勇。替朝廷出死力的。卻誤浮言。橫加抵斥。反不如避事偷安。可免訾議。是非倒置。功罪

不明。何以服人心。作士氣。李成梁封爵如故。調景隆外任。頃之。給諫楊芳又見劾矣。而繡裳亦再上書如初。居有頃。御史東之乘傳到塞。於是大會備兵使費堯年。于達真。倅楊廷柎。司理宋伯華。孫瑀。項復弘。並馳黑谷關。見兩山對峙如闕。又皆高峻。且城居中。以爲得天險。儻數十人守之。卽萬人猶莫敢過。何況數百么麼小醜乎。先是虜以三鼓入關。關卒金子明等五人斃。倉卒爲虜騎所殺。而關中或一家四口及三口以上。甚慘。陳文治恐江使君覺。乃遣裨將齊鳴鶴。先期掩埋諸尸骸。甚至焚燬以滅其跡。而又陰告諸死者戚屬。毋得成服及悲號。東之幸得其姦。至期。微使使者持刀鋤。掘所掩埋。得九尸。按驗。果皆被金瘡死者。乃按陳文治。李尙賢罪。當斬。而齊鳴鶴及方臣。汪道化。張崇謙。扶同欺罔。大不忠。上有詔。詔御

史逮問。罰楊四畏俸一級。督臣詠。臺臣繡裳。俸半年。居亡何。文治尙賢。從獄中上書。深辯其事。而給諫田疇以爲不宜乘機展辯。劾奏之。上於是不可文治等請。其明年秋。小阿卜戶復從猛可眞。挾我開馬蘭路。牆子嶺。曹家寨賞。而制置使佳胤以爲小阿卜戶待罪之日久。方令其款塞以謝罪。我縱憐而許諾。法當從青把都入。今柰何藉兵西虜。而堅要我以必不可開之牆曹。而況不專言二路。乃復雜以馬蘭乎。此其計欲誘我。東西疲于戒嚴。可知矣。乃上書請豫發年例十萬。以佐邊餉。幸報可。已給諫王三餘亦以書上。大略以青把都哈不慎。皆我中三邊市夷。一旦假馱米祭神之說。東行。以擾我邊。遂合兵六七萬。欲以佐鬪。抑何慄悍也。宜嚴爲備。語多與制置使同。其明年八月。小阿卜戶自度漢法嚴。欲復得撫賞。然非款塞

請死罪莫可者。於是引二十八騎。偕夷酋他喇亥等。馳寬佃谷關。請於關吏盛莊曰。猛可眞。嬖只。請命于那顏。而會吾以佈種。伏在牀褥。未獲就見。今瘟班猶存。非敢爲面嫚語以相欺也。幸那顏復我馬松故賞。先是猛可眞獻所鹵十五人。已復議獻一人。未至。以故不許諾。小阿卜戶復進曰。極知那顏今不開黑谷關賞。誠願積功勞。察胡中聲息。馳告塞上。俟諸異日。姑且請馬松故賞而甘心焉。是日設帷焚香。鑽刀銜刃。以爲那顏儻謂余言不信。余請徼惠於天皇帝。實式臨之。所不竭犬馬而有它腸者。天刑所不赦。制置使佳胤幸可之。因郵置以聞。詔開馬松二路撫賞。然小阿卜戶則宜戴朝廷之榮施。畏天皇之明威矣。明年八月。小阿卜戶。柏桑等。復帥三百餘騎。道窄道兒。紅門川。夜半乘山捕我簽兒嶺。陡子谷。舊城頭。嚮

水川。城子谷兵十人。旦日。二百騎復至。大會於柏彥塘。并皆走嚮水川。嚮水川。去關可二十里。去青羊嶺出口可五十里。路將李信新從本口北山。建榨木數層。直接河以南。而令蒼頭軍五日一更。外地四平。方開種。賴以備哨瞭之所不及。以故諸虜騎不能馳。乃虜亦善於用奇。忽上北山壓我師。我師不幸居其下。又寡。被圍困。虜復從外夾圍而攻。衝圍。捕蒼頭軍程保兒。李黑驢等三十二人。及田野收禾者。殺鍾天祿。蔡永等七人。獨王計哥。王安。劉用。身被十餘鎗。帶傷。奔南山。虜竟追之。及至谿牙山。則大兵已出塞矣。虜望見漢將軍旌旗。冉冉如自天而下。甚都。皆懼而遯走。幾懾魄。於是制置使王一鶚。請復罷馬松賞。因諭本酋。獻所鹵略兵士及渠魁。庶得以悔過伏罪。其九月。猛可眞行獵窄道兒。乃與小阿卜戶約。約以月明。

寇黑谷關。牆子嶺。於是塞上議臺黑谷溝。大谷山矣。是月督臣一鶚。臺臣達。幸從備兵使郭四維請。乃遣軍士六十七人治臺。而小阿卜戶亦帥部夷六十。佯言行獵。乘夜半倉卒至。諸軍臥榻。殺常林。程均祥等十八人。傷楊正。劉公二人。諸軍皆下坡走。引去。於是御史傅光宅及給諫顧九思。以其事奏。上幸從兵尙書張佳胤議。免裨將史宸。楊繼祖官。令其立功。左遷田汝經秩一級。而曹長在及劉中立。史永昌。顧培基。王一正。汪郎。張效良。下御史逮問。其明年二月。左司馬石星請大修曹牆二路邊。其八月。猛可眞帥百餘騎。寇古北口。我師捕獲二十三人。語在猛可眞傳。於是復史宸。楊繼祖官如故。它皆紀錄。

讚曰

猛可眞。老棄妾耳。窘困而走我東塞。遂至合小阿卜戶。寇鈔我塞上亡已時。則馬松之撫賞。謂何哉。善哉乎。李將軍執諸酋。以索所鹵略。兩酋於是赤面而始就故約。而後而知異時以金帛贖鹵者。非也。語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蓋塞上數數受老酋婦之蠹矣。

大嬖只炒蠻列傳

大嬖只。乞慶恰棄妾也。壬午春。偕炒蠻挨兔。必來漢儻不能。索我古北口馬市。而會吳兌爲制置使。以爲故事。古北無馬市。亡已。許咨中邊。令毛困得市馬百匹。毛困者。乞慶恰子也。中邊不可。諸虜騎乃以六月乘隙。捕我兵士將戚金十六人。及邊外諸廝馬者。事聞。上有詔。詔御史逮問當路陳泰。蕭如蕙。罰陳文治俸三月。張崇謙二月。以出關牧放違禁。招悔故也。於是臺臣翟繡裳。備兵使郭四維。下令罷大嬖只撫賞。而使通事人周添祿。李誨出塞。曉譬大嬖只以漢法。若等急出所鹵以獻我。我爲若等請謝除前罪。不然者。大兵且莫且至矣。其九月。大嬖只始遣夷使合泥赤。馬喇亥。郎通事款關。然語言狂悖。至不敬。而我裨將曹篋。彭友德。葉思忠。王鐵塊。

錢應祥。陳子成。竊意此曾託名請款。以窺我。我宜儆烽火。虜酋於是得我邊備嚴。懼誅。復使使者佯言願獻所鹵略。索故賞。以緩我大兵。然而各力箇。及呂通事。楊通事。羅通事。倒布。三勿兒。托合赤。七騎至。復挾我祭天接風。且所言倨侮。則如初矣。於是偏將軍李如柏逮捕各力箇等七人繫獄。是時塞上陳精兵。三勿兒徧觀如雲。乃釋。因遣去。趨還我漢人及馬騎。是日塞吏與三勿兒期而不至。吾且斬各力箇等以徇。而胡中不而欺也。頃之。大嬖只果且莫惶恐。恐我刑各力箇。各力箇親大嬖只甥。於是後先獻所鹵十六人。漢人姚聰。趙志道。以贖物故者二人命。馬二百有五匹。而制置張使佳胤新到官管事。法必欲獻首事者。然後可。大嬖只乃膠致倡桂子。可都赤二人。古北關來獻。并皆鐙鑿赴演武所。如柏欲加以毆刀。諸

夷皆羅叩於股掌之上。唯將軍赦我死罪。誠願鑽刀說誓。誓不敢復入塞。於是請於制置使。釋羅通事三人。獻夷二人。僅執各力箇等三人。姑竅異日。居亡何。炒蠻使使者。爲大嬖只席藁謝前過。制置使因遣各力箇還巢。而爲大嬖只等請復故賞。詔可之。久之。猛可真起。大嬖只陰佐以亂。乃陽爲代猛可真請謝罪。邊吏以語言不敬。乃捕及大嬖只使者。語在猛可真傳。於是乎大嬖只亦著名塞上。塞上視兩酋婦。殆如虎狼也。

炒蠻。伯彥帖忽思第二子也。授我都指揮秩。居朶顏久。隆慶初。土蠻把都兒。後先徇起遼左。炒蠻輒使使者上飛文。于時猶稱保塞吏乎。明年。速把亥爲主盟。遂徵炒蠻。把都兒等。連騎並寇邊。於是炒蠻遣夷使馳義院口。迤西。視道路。而給諫歐陽一敬。張鹵。乃按臺臣劉應節書。上邊計至悉。居

二三年。壬申。炒蠻始與腦毛大滾兔。董狐狸治兵。復欲入寧前塞。其明年。上幸改元癸酉矣。董狐狸等退。而逐毛挨兔水草。曰。吾來爲炒蠻報宿怨。然志實在我前屯及桃林冷口也。給諫張書於是上赤白囊。令備邊。其後丙子夏。炒蠻盜我鴉鶻菴邊。鴉鶻山。西盡窟窿。東盡盧家安。楊木頭。長可六里。懸崖峭壁。唯是近寨絕頂一口。闊可八丈。我以女牆堵之。人跡罕到。以故迤東西敵臺。皆去口二里。而烽臺五座。亦半居山下。而加以南兵守之。亡何。兵士日以樵蘇往來口上。遂成閒道。道可容足。勢得攀援而上。炒蠻歲廩食我古北口。知地形。而會六月霖雨牆頽。炒蠻遂窺隙而起。於是帥七十人。夜半踰口入市。扣門戶。佯言延綏客兵寄宿。以誘人開戶。既得門戶。則排闥直入臥內。殺潘仲文等十人。鹵趙洪妻等十三口。傷潘虎等

六人。市皆大驚鼓譟。而烽臺兵覺。鳴礮。當路將苑宗儒。亟提蒼頭軍百餘人馳救。虜退而走故道出口。宗儒追逐至十八盤山。去邊可百餘里。虜先期則已伏溝中矣。而獨以馬牛出牧。誘我師。宗儒於是奪其女一口。牛四頭。米三石有六斗。兵士趨宗儒還師。不可。竟引兵復深入。行至捨喇智。伏虜忽倉卒四面起。圍我師。我師寡不當。鳴鐃。遂中宗儒及兵卒湯克寬。是時千總高大朝。蘇學奮救。亦被金瘡。與兵士死者。則又十一人矣。賴副總張臣。徐枝及遊擊高廷相。李如梗。劉楫兵。得解圍。引去。頃之。臺臣王一鶚檄備兵使錢藻。得其狀。以請。因劾奏當路將。事下大司馬譚綸覆奏。上有詔。罰一鶚。戚繼光俸三月。左遷錢藻。張臣一級。而以高廷相。丁茂。屬御史逮問。給諫裴應章乃後先上書。請嚴鞠問斯事。書多不載。其十一月。炒蠻

獻所鹵。告請謝罪。先是將軍令罷古北口撫賞。今以渠率來獻。然後議請復。於是炒蠻大嬖只引千餘騎待罪鋒尖。而遣通事人小李兒等。白鴉鵲寨之事。我實遣七十騎。伏口外捕人。以爲增賞地。則有之。後至乘隙。鈔內邊。殺將覆卒。此皆諸零騎不用命之過。雖然。捨喇智之戰時。諸虜急起林中。倉皇計畫無所復之。奮死發鳴鏑。以求自解免。夫惡乎知誰爲大將哉。唯是嬖只度漢兵必且莫且至。懼而發難。將軍又馳告喜峯口。徵夷兵爲嚮導。我眾十一家。是以不敢復索賞。居恆怨嬖只。痛入骨髓。嬖只於是干馬五素。願以死請。自以爲可幸無罪。不意馬五素畏塞上烽火嚴。不敢至。今且待死於獨石外邊。而出渠率阿都赤。猛克固。及繫周熬八孫子阿刀赤。黃立溫。固赤孩。散馬戶敖喇赤。孩子哈赤兔。小子窩札赤。孩子阿都赤。

十七人。并所鹵漢人李二哥等一十九人。馬二十一匹。器械八副。如將軍約。唯將軍待以不死。復我撫賞。我何惜。喫土鑽刀以爲誓。於是偏將軍張臣。谷承功。遊擊將軍李如梗。既受降。告於制置使楊兆。於是以其狀請。屬兵尙書繪奏。上幸復嬖只。炒蠻撫賞。而以阿都赤等。梟斬鴉鵲菴。賜吳兌金三十。表裏二之。李如楨十五金。其明年正月。繪謹按御史劉良弼。覆驗斯事。當失律者罪。因贈苑宗儒。蘇學。高大朝等諸死士者爵。詔可之。其二月。炒蠻挨台必兀路。進上馬三匹。於是議以是年秋爲始。赴喜峯入貢。予賞賚如初。居歲餘。己卯春。大嬖只偕小阿卜戶。炒蠻復欲並起寇。我古北口迤東及曹家寨。夷人刁兒志。火泥赤來告。亡何。虜騎果襲我柏嶺。安邊山。擦肚嶺。略王用等十五人。而以邊備嚴引去。我師擊其歸路。行至葦子

谷道逢炒蠻。躬率五百騎。轉戰擊破之。斬首三級。傷二百人。獲生口老起。太孛周亥那。狐狸鐵婿。那只戶卜。拜敖把石權兒。把都赤。麥克孛卜。大計札等十五人。奪獲馬橐駝十八匹。夷器一百五十有奇。殺賊皆騰山而走。走如蜚。我師乘勝追逐六十餘里。山林險阻。始罷兵。事聞。於是大司馬方逢時。請論制置使臣梁夢龍。臺御史臣張夢鯉。總戎臣戚繼光。備兵使臣岳汴。副總臣李如標。臣谷承功。臣杜桐以下功。上幸賜金幣有差。而炒蠻大嬖。只貢賞。則復謝絕弗入矣。老起太等。加以鐙鎗。桎梏交手足。繫獄。竢獻所鹵。得除罪。久之。老起太。段通事。那只戶卜。拜麥克孛卜。大把都赤。夜半乘獄吏中酒鼾睡。越獄如脫兔。邏騎追者四面。捕獲麥克索卜。大把都赤。段通事。僅遺二酋。大索塞上十餘日。不可得。於是兩臺皆一切請論如

法。其六月。炒蠻大嬖只。挨台必。遣通事人那兔。獻曹家寨所鹵漢人王海等十三人。已復遣瘦恩累腮猪戶伯哈喇不婚鐵伯克。手持骷髏及犬血。請爲誓。以曩時喫土鑽刀。不足以爲信故也。是日炒蠻請復賞。及索老起太等甚悲哀。唯是督臣梁夢龍請於上。得解老起太等繫生還。而逃夷亦毋搜捕。復炒蠻撫賞。上幸詔邊吏曰。毋容奸徒。剋減措勒。致啓釁端。虜酋若再掠人挾賞。梟斬以徇。然則諸虜酋聞。而變心易慮。凜凜奉漢天子威命。可知矣。其八月。炒蠻貢馬如故。後乃復佐大嬖只。趕兔。以亂何哉。乍叛乍降。反覆如禽獸。曩者長昂毆之。傷肢體。君子恨其不蚤自斃也。

讚曰

余聞之曰。薊門以險爲邊。墉臺聯峙。而虜騎時復小入塞。何哉。而說者曰。

邊長二千里。有險易。易者通大舉。險者通步賊。唯是大舉易禦。鼠竊難防。信哉是言也。大嬖只炒蠻之屬。夫非我市夷與。乘隙盜邊。歲歲有之。余又聞撫賞費。我已增至二千五百餘金。而諸虜曾無厭心乎。朝德而莫仇。東賞而西寇。甚乎哉。諸酋幾自倦。不然。夫豈不知漢法之嚴峻也。

趕兔倒布列傳

趕兔。黃台吉子也。母所居在滿套兒。爲薊門屬夷。以故得部長男。公男其男等。隨母逐水草。稟食於石塘路。白馬關。甲申夏。挾我曹家路。增賞當路。將表承芳。潘一元。乃齎諜者韓平。偕夷婦小阿卜亥及夷人大阿都赤。女袍一襲。色布八純。馳告趕兔曰。業已爲若地。得增賞矣。趕兔曰。增幾何許。元曰。至二十分。而趕兔以爲此必二百。漢使者特以少欺嫚我耳。於是問使者。幸以實告。不然。十步之內。吾得以頸血濺若矣。使者對曰。曩所言有之。實非敢欺也。趕兔不諾。其明年四月。趕兔復使使者至。當路將遣諜者任貴往。言亦如之。趕兔以爲曩時已許我。我以爲么麼不足信。今歲餘矣。而賞猶不我予。爲之柰何。女爲我多謝。告那顏。亟治大賞來。不則請以數

萬騎。躁踐而塞上矣。六月。果引眾馳曹家路。平頂山。殺六人。傷二人。其七月。馳黑谷關。殺五人。而趕兔弟禿喇兔亦顏行。欲挾我石塘路。制置使張學顏。大會御史蘇鄴。罷曹家路撫賞。因劾奏承芳一元。驕虜罪。上幸從兵。尙書覆奏。言諸略每每私增夷賞。引惹邊釁。積弊多端。詔嚴治之。而一元竟繩以軍法。榜掠之數十。免官。其八月。備兵使郭四維。乃與大將軍張臣議。欲報趕兔。而會趕兔遣所親愛辛通事。大恰刀布各良郎度。哭出六人。至橫索如初。於是當路將李如柏。羅四聰。執之繫獄。令趕酋叩關伏罪。許獻所鹵及贖死者虜。然後得解縛。居亡何。趕兔獻夷人火泥赤等二口。曰。請以此贖死者。可乎。已遣銀乍桃花李通事。獻夷人六口。而當路將以爲視所鹵。尙乏三人。不諾。已趕兔妻各羅箇嬖只。引所部塞汗住嬖只及

其子婦伯顏塞等百二十餘騎。至關。獻夷人三口。於是許以六十四人入關。飲血鑽刀。誓不復寇邊。遂引去。其又九月。趕兔見繫夷未釋。且不得故賞。恐邊吏給我。殊猶豫。乃躬帥百五十騎款塞。獻眞夷狗子。他喇赤。老凹兒。阿不恰四人。以次月坐門。語言悲哀。於是釋辛通事等六人於獄。遣還。而趕酋所獻十一人皆漢人。亦得歸故里。是日始復趕酋石塘路撫賞。如初約。事聞。上有詔。賜張臣。郭四維。李如柏。羅四聰。金十兩。它皆有差。自是之後。趕兔益用以爲深忿。殊欲報之。特以勢孤。顧未敢逞耳。乙未冬。趕兔乃馳上谷塞。而使夷使詣白馬關舊口受賞。以示塞吏不疑。因索接風與過夜酒米。及我予大賞。輒不受。以爲必遲趕兔至也。是時王保爲大將軍。度虜酋必有它腸。令當路嚴爲武備。旦日趕兔乃擁千餘騎。分爲三軍。一

軍寇正關。一軍寇東臺。一軍寇西臺。於是備守徐光啟。張旆及千總盛世。孝。鼓行而前。則虜已乘鉤杆上矣。而會我城上兵。矢發如雨。虜至。亡所逃。多至中流矢。中道墜杆死。亡何。總戎李芳春提裨將王子玉。王國。王瑾。劉謙光兵。副總戴延春提裨將鍾一乾。楊四六。龔汝學兵。雲翔而至。斬首虜五級。奪獲夷器諸什物有數。我兵亦亡六人。男女被鹵三人。傷馬二十四。虜知我有備。弗可下。遂鞅鞅去。與倒布約。

倒布。趕兔部夷也。始白馬關之役。趕兔欲用以爲報怨地。弗克。倒布曰。吾可襲而破之也。於是帥三十餘騎盜邊。邊將李芳春。馬魁武。先期爲營陳家谷。西駝骨。倒布無所施。引去。當復至。時丙申七月也。居月餘。趕兔復遣二百餘騎。盜大水谷邊。是時或告西駝骨。或告小黑谷。或告倒溝谷。

敵。備西駝骨者曰。吾獲達箭百四枝。備小黑谷者曰。吾已合南北兵止之。猶未解散。備倒溝谷者曰。境外化木林去塞可五十里。迤西寇井連神堂。迤東寇白道牛盆。我軍居中。虜黨不能入乎。頃之。趕兔乃與倒布約。復分道走小黑谷及廟兒嶺。我師亦移大小峪橫河兒。於是伏虜與伏兵。掩旂鼓。溝中相望。而以餘虜攻我黑谷頂。我兵東西夾攻。擊破之。奪獲夷箭百十七枝。我師亦傷三人。虜度弗能敵。復引去。我師度虜師不久且復至。於是遣一軍。軍井連口。一軍軍橫河兒。頃之。趕兔果帥倒布。馳橫河兒。聲欲寇黃崖口。我兵乘夜半。出虜所不意。倉卒出石嶺關。襲虜營。虜大驚。亡。不人人懾魄。手足莫措。我師多所擊傷。亡何。漢兵援者四面至。大破之。斬首捕虜凡九級。奪獲馬六匹。牛三頭。皮被計什物亡算。諸虜皆相率遁走。於

是臺御史李頤。御史馬文卿。後先以其來請。倒布始欲以襲我。今徒爲我所襲。君子於是乎謂兵貴用閒矣。

讚曰

環薊門而居者。皆我屬夷乎。唯是去邊近。朝夕得以要挾我。稍不可人意。輒攘臂而起。然何可使聞它塞乎。趕兔。親順義王子。專倚母黨之強盛。擾我白馬。歲歲已甚。要之。虜愈狡。而我兵愈精。計愈工。而我勇愈倍。烏在其爲報怨之師也。

萬曆武功錄卷之十四

翰林院添註待詔 瞿九思著

西三邊

吉能。把都兒。黃台吉。隱布台吉。銀錠台吉。打兒漢台吉。土昧阿不害。威正恰把不能。卜失兔阿不害。俺墜兔阿不害。虎來罕同。阿只兔。滿

金台吉列傳

吉能者。吉囊之子也。隆慶中。阻黃河西套。以爲險。蝟結蟻聚。收我馬天祿爲腹心。大寇張掖。酒泉之間。久之。俺答請入貢。制置使王崇古先下令。令大會老把都。吉能。永邵卜。若等必結離。而並稱臣妾。然後可。於是能迺使夷使土忽赤等款塞請和。已。又使擺言恰等請貢。撫臣楊錦見番詞甚馴。

謹。迺使使者齎彩幣及鍼黹諸物。往諭能。是時塞上征虜將軍。類皆搗巢。趕馬以爲功。致能有雙山堡之寇。崇古復恐諸虜藉以啓釁。迺戒諸將卒。違戒者斬。能等備聞斯言。感戴制置使。皆延頸舉踵。叩告邊吏曰。雙山之役。實土戶只家爲之。自是不敢以一矢相加遺。以背漢明恩。能又旋與諸夷約。有如漢人出邊樵蘇。我虜中執而奪去衣物者。罰馬牛羊倍是。盟誓既定。迺出善馬奉獻。制置使崇古迺以狀聞。詔賜金絮彩繒酬勞。先是能犬父吉囊。逢黃河冰解。入套則患在張掖。酒泉。出則患在雲中。上谷。頃虜黨益盛。套不能容。分據東西莊寧山後。並擅其地。塞上頗心畏之。況能親俺答長姪。在顏行春。中秋獨高。今俺答許封貢。而能不與。制置使恐虜性急而恥卑弱。有如一日發憤。聚黨橫行。如近歲黃甫川。筆架城。鎮靜堡之

攻陷。瓦楂梁之殺。倭。然則西塞將柰何。迺請授能都督同知。詔報可。賜大紅織金膝襪。獅子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裏。是歲隆慶庚午也。明年。能迺遣切盡黃台吉。威進恰他不浪。莽會台吉。請貢。切盡等迎謝。悉如禮。漢法。臨市建黃幃。諸夷南嚮叩頭者四。切盡等迺竟執夷禮。卸冠叩謁。志氣揚揚。甚自得也。第偏索鐵鍋。弗得。退有後言。夷俗故用銅鍋。晝以炊食。夜以伺警。遼市幸用廣鍋。蓋防籍兵資糧之微意也。於是撫臣郅光先。喜能恭順。請賜能及切盡等綺幣有差。明年貢市不及期。順義王奏。非敢違約。臣姪吉能。以三月初三日新物故。方請刺麻僧誦經。作佛事。幸加哀憐。於是能妻中愛哈屯。及小板阿不害。子隱布台吉。女太松阿不害。壻素郎儻。不浪。使夷使打兒漢。小則等二十八人。進上馬二十騎。餘馬四騎。赴張家口。

互市。它夷使五十人。進馬一百六十六騎。悉分給延寧諸戲下。撫臣戴才請隱布台吉等賞如能。已而議以長子把都兒黃台吉襲能。我國家令甲。女直夷人都督等官病故者。賜綵段二表裏。降香一炷。於是屬太史爲文。齎使者香帛致祭。而會天雷。擊死夷馬。中愛哈屯狡悍。迺妄擬我塞上有覓蠱之事。鞅鞅不得志。稱死且不敢受。獨貢市。毋敢背初盟。制置使崇古迺請指揮僉事切盡黃台吉。威正恰把不能。稍轉指揮同知。并授打兒漢等秩百戶。詔報可。諸夷喁喁然益感德慕義。稱藩保塞。萬曆辛卯。扯力克與火落赤。數侵盜西邊。而吉能諸部落尤助逆。共成紛梗。我師斬首捕虜動亡算。始能與順義王青把都三昆弟。聯翩而稱富強。及後兵數困。部益貧。此順與不順之明效也。

把都兒黃台吉。吉能之長子也。授我指揮僉事秩。隆慶初。逐紅山寺水草。已又遷徙大紅柳。青石巖。丹亂井諸所。是年秋八月。與白馬台吉等。刑馬祭天。欲闌入安定。清澗之間。明年春。依大小松山。與賓兔謀。復劫略我蘭靖莊。紅西寧巴煖三川。已又與其弟海牛害等三人。謀寇甘州。而會吉能新物故。打兒漢諸酋互相雄長。致沮貢議。於是撫臣郅光先。令威正恰把不能。赴西海。徵把都兒還。襲都督同知秩。是歲隆慶壬申也。先是。總戎時鑾。鑿虜定邊營。大敗被逮。吉能感貢市德至厚。將死。以鑾屬其子。於是把都兒使指揮僉事隱布台吉等。執時鑾以獻。而威正恰把不能。及銀錠他不能。親吉能壻把兒戶拓不能。及固原拓不能。親吉能妹夫。皆相率隨隱布至。禮尙書議。賜把都兒等彩幣三表裏。生絹一純。木棉四匹。上有詔。嘉

把都兒首倡忠義。加織金紵絲衣一襲。彩段二表裏。是時套虜多走河西境外相屯。結以寇鈔瓦刺爲務。而把都兒爲套酋長。在河西之日久。刺啞諸族往往陰附之。制置使石茂華恐爲西陲害。數使使者出嘉峪關以偵之。下令令大將軍備兵河上至悉。然今上已卽位矣。聖神威武彰于塞外。於是把都兒股栗。迺躬率打兒漢等。牽馬告邊吏曰。息壤具在。臣等謹執鞭以從。把都兒妻竹來生下失兔。是歲把都兒死。

隱布台吉。吉能之四子也。或名安克阿不害。萬曆初。授指揮僉事。甲戌西陲進上馬二十四。畱邊馬一百七十六匹。而以一百一十五匹給延綏。六十五匹給寧夏。旋赴紅山。清水互市。皆隱布佐之。督臣石茂華請比切盡威正例。頒賞及勅書獎諭。明年乙亥。隱布台吉六月至。法當三月。而以馬

齒羸弱。去秋逐水草。飼養至今始肥。迺望闕伏幃前。免冠叩頭。牽馬以進。已迺開市。請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延寧馬價金凡一千九百兩。今延綏市馬牛羊可八千一百九十有七頭。敬犒勞如禮。其後歲以爲率。隱布台吉爲人馴謹而有體。丙戌。卜失兔攜隱布。西鈔瓦刺。隱布竟不忍背榆林市。延頸舉踵而奔還也。明年丁亥。卜失兔以督臣命。罰治西流諸虜。動稱俺兄。隱布台吉勸之。先是。吉能感朝廷恩厚。以所逮漢將軍時蠻來獻。而會能病且死。屬其子把都兒。西行未皇。卒之。隱布送奉蠻至塞上。謝罪。其識大體。類如此。久之。中路酋長隱布。與其弟北把什。爭分畜產。內亂。攻殺隱布。布親北把什兄也。漢法。殺人者死。卜失兔等方議公罰。胡俗第罰馬而已。馬其可以贖此良虜乎。

銀錠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隆慶末。銀錠從切盡黃台吉西行。常以七百騎。隨水草。至永昌。昌寧湖。已又從眞景站。往南山。聲爲略番。而實欲窺我西鄙。我西鄙征蠻將軍。度銀錠困于饑寒。志在西番。西番畜之所多也。彼烏敢與西鄙抗衡。爲敵國乎。亡何。銀錠果從天池管。略黑溝番。裨將謝朝恩引兵轉戰。銀錠叩首前曰。我實無犯塞意。願假道西行。撫臣廖逢節許從嘉峪關走三條溝。著爲令。時戊辰五月也。居月餘。銀錠諸部落。皆私縣官齎物。請多市以私其利。裨將不許。請賞又不許。諸部落益怏怏不得志。卽遣夷使白吉能。意欲大舉。而銀錠意堅執以爲不可。迺請于太師。吾不敢蹂踐漢禾稼。第請假道還套。於是制置使楊錦傳檄。命總戎鄭印。裨將李崑。楊繼芳。伏山澗。俟虜騎過道上。我兵出不意。忽從中起。四面

如雨。令虜接應不暇。是時塞上紛紛藉藉。犇合警備。或言虜走周家灣。或言虜走姚家塞。或言虜走西古城。或言虜走寒鴉溝。或言虜從石板溝。奔孤頭嘴而去。軍書輻輳。虜竟搶小都麻口窮市刺市爾加細諸族。總戎汪廷佐躬帥裨將張勛。劉世忠。陳達道等。鑿銀錠。銀錠煦煦爲謾辭如初。於是引眾驅橐駝驢馬。往馬蹄寺觀音洞止壁。給諫章甫端上疏。謂宜薄責順義王俺答及都督吉能。今日之事。在未受封市之先。置勿論。旣盟之後。敢議令。及不如令者。請論如法。於是銀錠以俺答命。奉約束唯謹。甲戌。赴紅山市。丙子。同俺答。罰治打刺明安諸部夷如法。乙亥。旋物故。始銀錠西行時。逮窮市諸番族。漢將軍索之甚急。銀錠迺曰。此順義王之子。賓兔所略。今具在。余微聞其事。此語殆不然。逮諸番者。迺切盡黃台吉之部落也。

打兒漢台吉。吉能之弟也。授指揮同知秩。萬曆癸酉至丁丑。皆主貢市如約。故事。夷使給彩段二表裏。木綿布二疋。丙子秋。撫臣石茂華。以打兒漢恭謹。增上馬值匹五金。畱邊馬十金。歲以爲率。居十餘年。丙戌十二月。打兒漢貢馬。約明年二月。赴榆林市。先期。諸虜大患痘瘡。而酋長打兒漢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禿退台吉。阿拜戶拓不能。與畢把什。寨桑拓不能等。各相繼物故。於是打兒漢死。而以土味阿不害嗣。禿退死。而以阿計大嗣。哈漢死。而以圪塔嗣。阿拜戶拓不能死。而以阿不戶拓不能嗣。諸酋皆衣履而授皇恩。獨圪塔。阿計大。疑中我市上藥酒。謀欲圖報復。語在卜失兔傳。虜故不病痘。嘉靖庚戌。北虜深入我石州。遂傳染此症。虜酋死者亡算。白骨橫。自是之後。虜無敢騎馬蹂踐我內地。未必非天以此限南北也。

土昧阿不害者。打兒漢台吉之長子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丙戌冬。打兒漢赴紅山市。染漢地痘症死。制置使鄭洛憐土昧阿不害在市久勞苦。而請以土昧阿不害襲父指揮同知。而以所遺僉事秩屬其子本拜台吉嗣。頃之。本拜台吉亦以賢能著。洛謂請遷其秩。久不報。當是時。圪塔台吉親哈漢子。阿計大台吉。親禿退子。皆謾言。言我關市鳩死其父。而土昧阿不害獨謂阿父皆以此痘死。何迺疑漢將軍哉。戊子秋。炒忽兒圪塔台吉使夷使約卜失兔反。我聞虜中有喇胡馬只箇。頗責炒忽兒。我輩業已請和。不宜數反覆。漢法不再宥。若等不自悛。惴惴然手足異處矣。羯胡安得此良言。訊之。喇胡馬只箇。迺土昧阿不害部夷也。

威正恰把不能者。吉能之壻也。或云威靜哈唐不浪。住牧嘉峪關外。隆慶

辛未。以市功。轉指揮同知。明年。從銀錠台吉西行。當時所與遊者。筆寫契。綽庫兒。捲力哥之屬。皆效順。無它腸。撫臣廖逢節。恐威正恰等不奉約束。迺上書請諭宣大督臣。移文俺答。若等果逐牧海上。我假鎮羌。永昌。三條溝道。嚮外邊川底而行。無得擾我黑松。涼永。甘山之間。自甘斧鉞。著爲令。明年吉能物故。威正恰還巢。把都兒乃與威正恰陳說。吉能感明天子仁恩。無可報塞。將死。屬我等以所繫漢將軍時鑾來獻。語在吉能傳。是年虜貢市益恭。皆威正恰與切盡黃台吉功。上有詔。賜彩段二表裏。生絹一疋。紵絲衣一套。木綿布四疋。復賜勅書以勉勵之。威正恰爲人無定守。顯依人爲命。語之恭則恭。語之反則反。厥後。卜失兔。西報瓦刺。約舉套行。而威正恰與莊禿賴。輒窺左足先應矣。是歲萬曆丙戌也。市畢。卜失兔請西去。

關吏阻之。曰：威正恰業已爲先鋒。於是閉關。告于撫臣梅友松。友松卽下令。令革絕西行諸酋市賞。復傳檄諭在套諸酋。若不悔禍。我以漢兵搗若巢也。卜失兔懼。而使夷使畫匠款關。吾已使使者往西海。召威正恰等旋歸矣。是時威正恰等。方從九眼泉。過高阜灣。東北走。走黑山窯。而與火落赤會。是時按察使邢玠。賈仁元。以爲由南山迤東。不數日。可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可直衝肅境。張掖。酒泉之外。無地非番。今不蚤自備守。恐諸番不得安枕臥也。亡何。火落赤等果寇鈔白和尚等諸番族。已而又犯我洮州。殺我裨將李聯芳。語在火落赤傳。而威正恰亦乘暮夜擁寧遠塞。裨將李魁引兵拒堵。威正恰逗遛。幾被擒。願鑽刀誓罰曰：所不如約者。有如此刀。於是以馬四匹爲質。而與板及台吉。狐同台吉等。從鎮番外邊。走菜茨。

山已復從寧遠堡。直奔水泉營。闔門以爲吾等爲搶黃毛而來。此何與于內關。而漢將軍迺絕我過深乎。先是莊禿賴等遣夷酋板龍哈往訊活佛。活佛謂使者。幸告莊禿賴等。按今歲不利爾等。爾等慎勿妄出。爾且旋滅亡矣。威正恰聞而大怒。拔刀起舞曰。吾不報瓦刺。死不休。竟引眾大鈔生番。生番望見威正恰來。睚眦盡裂。乃灣弓射。射死威正恰。虜酋焚其骸骨而還。已迺膜拜頌活佛。活佛殆如神哉。於是威正恰死。而子阿害拓不能嗣。阿害拓不能死。而子猛克拓不能嗣。

卜失兔阿不害。把都兒之長子也。隆慶末。授我正千戶秩。後襲父都督同知。萬曆初。至甲申。皆如約。先是市畢。宣大授合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授苦的大等七人職。套長卜失兔心忿之。迺同松山那木大阿不害等。西

海丙兔等。告于督臣。請頒誥勅。且言吾等保塞稱藩。十有四年于今。從夷四十四人。曾不得爵賞。視宣大寧夏。觀望之謂何。庚辰。崇古等已請。而部議。議本鎮給賜。爲之柰何。於是鄭洛復以奏聞。幸授卜酋部夷滿金台吉。歪利台吉。禿閼台吉。試百戶秩。已又使刀兒匠等領皇賞。請比宣大。增賣馬宴勞。故事。賞畢。卽進貢馬。是年以請從夷授官爵。未及與賞。至季冬始赴邊。延綏撫臣梅友松。乃使使者曉譬。若等始款塞時。烏鈔求飽。視漢一尺布如繡。一斗粟如珠。今饜足而反。層如此。若等有如不得。益大言吾且反。不知我漢將軍視滅若等。若九牛亡一毛。若等自蚤裁決。如必欲得益。則請如世父俺答獻丘富。趙全。大父吉能獻馬天祿。父把都兒獻時鑾。然後可。諸夷聞之。皆悚然變色。易容。盡躡足耳語。反踵走。旋望闕叩頭。進馬。

如約。於是友松咨寧夏撫臣張九一。制置使郃光先。而以馬給營中。明年。莊禿賴阿不害。索宴賞弗得。迺聚兵二千。聲欲犯神木堡。友松使使者薄責卜失兔。令其罰治回套。語在莊禿賴傳。是年切盡黃台吉馬先進。卜失兔阿不害久不至。撫臣使使者問狀。卜失兔言吾祖吉能與順義王。青把都。鼎足爲三。今宣大甚厚。而延綏獨薄。我以是未服。撫臣梅友松以爲延綏馬價賞資。歲不滿二萬金。不足以當雲中。上谷二大酋之費。第不得不嚴拒之。況卜酋爲一套之長。而切盡終受節制。比年切盡馬先入。諸部夷皆譙讓之。今卜失兔雖不至。而又無不貢不市之言。輒令切盡馬獨先入。必至扼腕難堪。恐切盡自是弗敢先矣。於是下令。令以十一月赴紅山市。卜失兔迺使其弟俺墜兔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都兒。果以期至。進上馬。

一十八匹。畱邊馬一百六十四匹。是時哈漢、禿退等以染痘疹相繼死。而哈漢子圪塔台吉、禿退子阿計大台吉。妄疑紅山市上中藥酒。中道倉卒死。切齒奮心。而以孀婦走卜失兔。切盡黃台吉。約秋高馬肥。大會塞上。徇兵。而報紅山之役。圪塔及阿計大。趨走紅山市。索伊父生日宴賞弗得。迺欲託名行獵。因以窺伺。以襲我不備。卜失兔爲人狡悍。陽順而陰實。佐圪塔。阿計大。二酋。以爲發難之由。於是移帳大畛哇。已又遷牛營灘。迺使夷使三尖榜什及五狼寨等六十餘人來請。以爲哈漢等。雖中藥死。獨非以死勤事乎。願襲圪阿。二酋秩。庶遏釁端。撫臣以爲其詞良是。第恐諸酋請以爲比。旦日。卜失兔復使夷使願以身承之。撫臣幸許可。於是卜失兔徵圪阿。二酋。同賽漢住次子寨桑拓不能赴市。及至輒申前說。請增黃花成

等五人小賞。娘子六人及喇麻僧七人大賞。而三路台吉皆與焉。已又請五臺山進香。皆不可。卜失兔益鞅鞅不得志。遲令諸酋掉臂西還。而以其弟阿只兔聚眾。皆繕甲兵。執楯杆。從柏林號召。聲欲入榆林塞。明年夏。卜失兔殺牛一羊一。祭旂纛。而與莊禿賴會。復從邊外川底走南山。而與火落赤大會。會鈔瓦刺。瓦刺故在嘉峪關西。卜隆吉河之北。諸夷不直走西底。而由南入海。此其志不在小。乃革絕市賞。制置使郅光先。見爲南山迤東。不數日而可飛渡洮河。迤西不數日而可直衝肅州。皆番族之藪。心甚慮之。而會明年丙戌。扯力克當嗣封。此馭虜大機也。乃下令。令扯酋不調還西虜。毋予封貢。扯酋旣奉令。即使夷使西召。而其札文未免藉我僧大以爲辭。語在扯力克傳。居有頃。卜失兔使畫匠。調部落回套。遂開市賞如

初。明年火落赤。莊禿賴等。盤牙莽捏二川。是時卜失兔復欲假道西行。在莊浪則鎮羌堡。在黑松則鐵櫃兒。在涼州則泗水堡。在永昌則水泉及寧遠。在甘州則石硤口。此西走番族道也。先是俺答假之。厥後扯力克西行。遂率爲胡虜通道。明年丁亥。鄭洛爲制置使。迺使使者風曉卜失兔。戒勿西來。朝廷方遣將問火酋。來則不汝貫矣。已又嚴其禁令。走嘉峪邊外。毋擾。卜酋竟以九月朔渡河。助火落赤寇邊。酋母太虎罕同。遣夷使追之。不從。迺先闖蔡旗堡。越黑山而西趨水泉。我兵追逐三十餘里。斬首九十餘級。奪獲馬牛羊一萬八百有奇。捷奏。上有詔。詔經略用心調度。功有可嘉。鄭洛明而習于計。度卜酋黠虜。必不自忍。譬猶失旦之雞。必思復鳴。亡何果擁眾永昌。宋家莊。闌入塞。總戎張臣。惡卜酋反覆。迺躬冒矢石。疾力戰。

中鳴鏑幾死。古囊卜失兔及丟力管抄胡兒。亦中流失。潰圍走。我師生獲卜酋愛女。斬首八十餘級。奪輜重亡算。卜酋乃捧頭鼠竄。不顧雪山之險。同宰僧匿跡西海。已迺託宰僧乞恩請罪。而酋母太虎罕同亦如之。願相率東還。明年春。虜王上書請攜卜酋等返巢。始虜王自鐵櫃山逐水草。至黃草灘。戀牧半載。而後過扁都。今假扁都邊外走。不煩擊牛酒塞上相犒勞也。當是時。卜酋亦已待罪狼灣。第與宰僧等私相疑畏。必欲得番僧馬刺麻。導引過邊。鄭洛幸憐其窘困久。量罰馬九匹。亡何。卜酋進馬。且索輜重。於是使裨將楊桂給所奪駱駝三十。以示優恤之雅。卜酋不悛。迺執楊桂爲質。行次鎮番。復乘虛入邊。我師擊破之。又復宵遁。從鎮羌驛出口。望套走。見塞上旌旗布列。乍隱乍見。凜凜自以爲天兵不可犯也。於是率諸

酋赴紅山。清水。中衛。平虜。扁都諸市。明年戊子。撫臣賈仁元。同督臣梅友松。部使者連格。追問卜失兔。不能約束。莊禿賴。罰馬牛羊八十一頭。仍送奉莊禿賴。明愛台吉所略人畜。及它無要挾。然後准開市。不則閉關謝絕。卜酋謹如。疏奏。上有詔。幸許開市。久之。劉東陽。崛起寧夏。而以金銀及蟒緞白綾。徵卜失兔兵。而切盡比妓。乃止。卜酋勿往。尙亦有覆車之戒乎。始雙山之攻劫。迺炒忽兒。俺墜兔。卜酋。罰其三九。柏林。迺阿計大。阿沙計阿不害。罰其四九。常樂。榆林。迺圪塔台吉。罰其四九。已復下令曰。射死一人者。罰九九。加駱駝一頭。大率罰諸酋。駱駝及馬牛羊三百二十有六。撫臣謂卜酋雖爲套長。稚弱不能約束。諸部。今迺令嚴法行。斷斷如也。俺墜兔阿不害。把都兒次子也。少從父逐水草。牧西海。久之。把都兒物故。

復從兄卜失兔。居河套。比年貢市。毋敢後。萬曆己卯秋。督臣吳兌憐俺酋久勞苦。疏奏。卜失兔既襲都督同知。而所遺正千戶秩。請以授俺墜兔。幸報可。俺酋爲人善辭命。而陰行險。乙酉冬。卜失兔使俺墜兔及台吉拓不能。哈漢把都兒。赴紅山市。故事。酋至。先關客歲。皇賞金幣諸物。已邊吏燕饗如禮。旋請貢馬。是年。卜失兔講賞。未及如約。俺酋迺使夷使畫匠。堅請于市。語在卜失兔傳。先是。雙山哨虜逮我邏使五人。旋釋其三。餘悉鐙鑿戲下。頃之。制置使郅光先薄責卜失兔。令其罰治。卜失兔具言雙山之役。我實嫚侮非它。寔俺墜兔爲政。於是罰馬三九。繇此觀之。非獨迺兄慄悍。而阿弟亦黠虜也。

虎來罕同。卜失兔之母也。斤斤奉漢法。惟謹。萬曆辛卯秋。卜失兔出套往。

西海。攜其妻子而去。母哭泣諫曰。慎毋往。我聞西塞漢將軍兵法嚴。兒子何不自喜。而直爲此不軌事乎。汝去。恐不能保首領矣。卜失兔不聽。竟去。而以愛女居帳中。母使夷使趨追之。卜失兔揚揚騎馬。誠使者。母妄言。爲我謝母。我出。豈可空反乎。居有頃。卜失兔盜我水泉營邊。我師追逐三十里。斬首捕虜亡算。奪獲馬牛羊以萬數。卜失兔乃謂部酋曰。此恥何日可雪乎。乃鼓行而前。復從永昌。宋家莊。闌入塞。總戎張臣。冒矢石疾力戰。卜失兔中流矢。潰圍向西北走。我師多所斬獲。而以所獲。卜失兔愛女。檻車膠致軍門。卜失兔乃仰天大哭曰。傷哉吾女。吾恨不用阿母之言。以及此也。

阿只兔。卜失兔之弟也。與其兄。相濟爲姦。萬曆乙酉秋。卜酋新從海上來。

使夷使三尖榜等六十餘人。請增賞。弗許。先是哈漢禿退。自紅市歸。行至中道物故。卜酋陰主謀。乃使所產子圪塔台吉及阿計大。謂我父中塞上藥酒死。來請命。又弗許。語在卜失兔傳。是時阿只兔欲從中。因以爲利。見漢關謝絕甚嚴。益勸卜酋反。初卜酋赴市。將受宴。聞阿只兔害。輒大悔。齧舌欲自殺。卽還走帳中。而以兵馬屬阿只兔。阿只兔見卜酋不與宴。而又領兵馬。大喜過望。於是同炒忽兒。圪塔台吉。並聚擡瓮山。頓足起舞。歎曰。朱家莊之役。阿兄中流矢。幾不可救藥。阿妹生被逮。存亡今不可知。吾與爾殺羊爲盟。以報此仇。可乎。阿只兔自恃鳴鏑強。易視我漢兵。乃引眾直走榆林。神木之間。望見我塞上旌旂。又聞撫臣梅友松下令。令將軍擊刁斗。權火直通東西塞。愈大驚落魄。亟麾部落返曰。吾馬怒身輕。幾死。

于漢將軍之手。今且還。不當爲阿兄所姍笑也。於是歸而告滿金台吉。滿金台吉亦卜失兔之弟也。居恆私謂兩兄不奉漢法。幾敗。愈自馴謹。先是卜失兔主紅山市。而以西行。數盜邊。革賞。獨滿金台吉歲款塞如約。萬曆甲申秋。督臣郅光先及撫臣梅友松。錄貢市功。請以滿金台吉授試百戶秩。以爲西夷勸。君子謂滿金兔於是乎賢勞矣。

讚曰

以余而觀。吉能居套久。所親子若姪弟。習知我地形。而我亡命。又陰導之。故不難于深入。而說者曰。肅皇帝弗許封貢。政防其漸。余以爲明王在上。四夷咸賓。而開市亦未爲非策。顧市虜賢不肖何如耳。假令皆如土昧阿不害及把都兒。隱布台吉之恭順。雖世世勿絕可也。何可以卜失兔同論。

哉。

滿金台吉列傳

一五〇

卑不利阿不害把都兒拓不能阿拜戶拓不能秃退台吉阿計大台吉哈漢把都兒台吉圪塔台吉把秃台吉歪利台吉寨桑拓不能沙計阿不害沙吉台吉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耽戴捨吉列傳

卑不利阿不害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隆慶中總戎時鑾備定邊營一日飲酒忽大醉吉能窺隙大入邊執鑾繫胡中卑不利阿不害以爲吾等受漢德久不宜爲之居恆數以此言告吉能吉能唯唯否否亡何吉能病且死執卑不利阿不害之手泣曰吾悔不用爾言蚤送奉漢將軍還塞今何及乎吾兒把都兒黃台吉在西海不得受我遺命兒還幸以吾言速之居有頃把都兒黃台吉來請襲卑不利阿不害先執時鑾獻塞下曰此定邊營故將軍也然吉能亦可瞑目矣

把都兒拓不能者。吉能之部酋也。萬曆癸酉。以百戶秩。同打兒漢等來貢馬。是年上心嘉套虜恭順。大悅。皆受上賞而去。明年。把都兒拓不能。同千戶折塔阿不害。百戶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要什罵拓不能。那木的利拓不能。不天。後先物故。於是督臣石茂華。撫臣張守忠。念諸酋久勞苦。議討太把都兒拓不能。則以躄戴台吉襲。要什罵拓不能。則以虎退捨吉襲。把都兒拓不能。則以掌各太捨吉襲。皆所生親子男。詔報可。當是時。三子男皆年幼。未臨市。乃令其到邊。倉卒見漢官威儀。媿快良可知矣。居亡何。卜失兔爲掌各太捨吉請爲增撫賞。久不報。掌各太捨吉乃曰。吾新從胡中來。望見漢關。車如流水。馬如龍。幾喪魄。不意復得衣履以歸。吾始願不及此。及此。足吾事矣。安敢復以爲利乎。

阿拜戶拓不能者。亦吉能之部酋也。授我百戶。萬曆丁亥春。赴紅山市。道染天花。客死。是時指揮同知打兒漢台吉。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禿退台吉。及部酋卑把什。塞桑拓不能。佈種亦如之。皆相繼物故。而禿退子阿計大。哈漢子圪塔台吉。獨疑漢以藥酒待其父。父暴死。而卜失兔。又從中主之。聲欲興報怨之舉。乃謀之諸部。而土味阿不害奮髯前曰。所言殆不然。阿父打兒漢。亦以天花死。此與漢將軍無與。爾等喋喋而咕咕繁。固何當乎。請勿復言。督臣邨光先方議追襲。於是以阿拜子阿不戶拓不能嗣禿退台吉者。歹成之子也。授指揮僉事。隆慶末。切盡黃台吉復欲西行。禿退乃與其母滿都虎先驅。至紅山寺休舍。以遲切盡。寧夏撫臣張蕙。使使者敖巴。布告朝廷恩威。及順義王俺答。都督吉能。夷令。令從邊外川底。還

走嘉峪關。是時切盡黃台吉。亦遣夷使誠滿都虎。毋擾內邊。滿都虎切盡之。嬾也。大略言曩時我以二月走南山道。漢地農事未興。水草未長。而會有大疫。人畜衰耗者甚多。厥後悔之無及。爾等慎循北而走。滿都虎卽乘馬迎禿退台吉議。是時往來者言。言能已棄世。禿退等欲還套治喪。故猶豫久不決。于是關尹得其狀以告。督臣廖逢節令郵傳具舖資餼牽犒勞之。悉如遇切盡黃台吉禮。旦日禿退台吉亦至中沙窩。與滿都虎會。我等乃從打松山。過莊浪而至西海。度漠無不可者。已乃嚮西南石嘴兒。走紅柳湖。見塞上擺空擊刁斗自衛。逗遛弗前。以爲漢不假我道。我其盜邊而去乎。關吏聞之。不覺髮上直指冠。何物滿都虎一婦人。尙不能約束。恣其桀驁。有如諸酋請者。蝟集。何以禦之。弗聽。蚤自決去。於是禿退台吉從鎮

番團池。透鴛鴦池。昌寧湖走。亡何。筆寫契黃台吉。綽庫兒台吉。扯力哥銀
錠台吉。威正恰把不能。亦至。五合六聚。殷殷不絕。於是平羌將軍佟登。以
爲往者切盡。西來。既有寧夏移文。而重之以使者。冠蓋相望。結轍于道。于
是本夷辭曰。假道過海。以故不閉關。弗內。而又會天雨雪。幸許其經行。今
歹成妻試有一于此乎。乃阻我昌寧湖爲險。卽切盡黃台吉。麾之。亦不去。
欲何爲者。於是督臣廖逢節著爲令。令禿退等。由邊外川底行。如果去海
上。許從鎮羌。永昌。走三條溝。敢不如令。擾我黑松涼永甘山者。斬。旦日。乃
從黃毛溝。透高寺兒西灣。循河而行。告我關吏。我實往西海寒鴉等口。關
吏陽應曰。諾。爾其鑽刀說誓可乎。禿退果約至高古城。鑽刀誓以盟。明日
從白墩溝。透金川寺。過毛卜刺川。至月牙湖。又明日從三條溝。過馬鞍。至

永昌大河口止舍。督臣廖逢節以爲虜果往西海。令總戎王孟夏遊擊朱勛以商稅金治段二疋。布十疋。米麪各一石。茶五十包。酒四罈。餅四百。飯二席。爲之犒勞。已又恐秃退台吉狙詐。復命裨將周芝令其鑽刀再誓。虜酋不從。必欲從切盡舊路。由水塘湖出境。關吏堅壁如初。秃退台吉乃以馬二匹爲假道禮。關吏謝絕甚嚴。令其由寒鴉口出海。滿都虎叩首復請。以爲漢所以不假我道者。恐蹂踐乃田禾也。我且棲遲境外。待爾秋穀甫登。然後行。何不可者。關吏曰。明旨具在。誰敢違之。於是陳設香案。令滿都虎引夷婦百口。秃退台吉引夷酋百人。拱聽宣諭。北嚮叩頭。以爲此道終不可假矣。乃西走扁都口。是日大風雷雨晝晦。休舍。復使夷使告關吏。山路崎嶇。馬不成列。兼以河水泛濫。一日常至三四十渡。車煩馬怒。幸爲我

白太師哀憐。低徊不肯出口。我兵見虜不行。恐夜襲黑城。備守益嚴。虜酋然後引眾盡出口。嚮三角城。野馬川而去。久之。還套。切盡黃台吉引而歸之于正。厥後莊禿賴犯永興堡。奪獲我人畜。大將軍興兵奮擊。乃因禿退台吉肉袒謝罪。請以馬牛論贖。語在莊禿賴傳。是後萬曆十年至十三年。水旱相仍。年穀不登。卽胡中亦復大禮。貢市多所疏闊。十四年春二月。禿退台吉乃會諸酋長赴榆林市。而會染天花。禿退台吉道逢霧露死。語在阿拜戶拓不能傳。始高古城鑽刀說誓。以神明實臨之。旋輒背棄之。識者爲禿退台吉危之。今竟客死。毋亦神其有靈乎。

阿計大台吉者。禿退之子也。萬曆丁亥春。襲指揮僉事。先是禿退在紅山貢市。旋道染天花客死。阿計大疑中漢藥酒。因而增賞不可。聚酋大畛畦。

假以行獵。實爲盜邊。而以邊備嚴。又不可。乃干卜失兔。上書謝罪。語在卜失兔傳。是時盜邊者。方屬吉能罰治。至是始得大柏油堡之役。實阿計大爲之。乃罰橐駝一頭。漢法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君子謂阿計大毋乃太輕乎。

哈漢把都兒台吉者。禿退之弟也。授指揮僉事。萬曆乙酉六月。莊禿賴犯永興堡。夷酋插罕。生獲我裨將高武。執而僇之。法當死。酋長卜失兔請論如夷法。是時哈漢弟兄在神木石壑子。實不與焉。延引至閏九月。哈漢把都兒偕禿退台吉。詣神木河。議罰贖。語在莊禿賴傳。十月。撫臣梅友松新到官。行至定邊營。哈漢與卜失兔。敬使使者郊迎。且賀。悉如漢官儀。十一月。齎刀兒匠書。約諸酋至紅山互市。哈漢把都兒爲人善辭令。卜酋與漢

關。每有期會。必遣哈漢把都兒。自十一月。至十二月。哈漢把都兒凡再往。大都言增賞之事。請之一年。竟成畫餅。今且已矣。顧套中比遭荒旱。所得撫賞。爲利幾何。惟太師哀憐。少加畱意。毋遺羞辱。已又索爵賞十六人。於是撫臣使使者以語次諭哈漢把都兒。爾始居約時。視漢一疋布。有如錦繡。一斗粟如珍珠。今衣食旣足。輒自反覆如此。遲爾以一二年。衣穿食盡。吾以大兵擣巢。趕馬。何以待之。儻爾亦復乞哀。則有順義王俺答。獻丘富。趙全之事在。必明示以主謀者某某。令爾檻車膠致闕下。然後爲爾疏請。爾其柰何。諸夷無不洒然變色。退而躡足耳語。亟以切盡黃台吉進。到上馬一十八匹。畱邊馬一百六十四匹。送邊。明年正月。督臣郅光先奏。指揮僉事哈漢把都兒死。語在阿拜戶拓不能傳。是時卜失兔雖倔強乎。

然而陰佐之者。寔哈漢把都兒。今且物故。卜失兔如失左右手。而後而乃而始就切盡黃台吉之範圍。然恨不蚤自死。亡煩我塞上法言如流也。

圪塔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長子也。萬曆丁亥秋。撫臣梅友松錄紅山諸酋功。僉稱圪塔台吉約束諸部。始終無擾。請如令甲敘賞。以示優勞。亡何。圪塔台吉益念其父哈漢把都兒爲市而來。染天花客死。痛心疾首。索宴賞。撫賞如阿父。邊吏弗許。乃抱忿往常樂雙山堡。與寨漢住。沙計台吉等大會。吾與爾。託爲行獵。以報紅山之怨。可乎。是時把禿台吉。阿計台吉。政枕戈以待。乃相與盜邊。而卜失兔又從中爲主謀。即使夷使三尖榜什等來請。如不培增厚賞。圪塔等志念不終休也。而圪塔果使夷使畫匠要素如初。邊吏拒之甚嚴。卜失兔稍變其說。以爲圪塔勤國事而死。所遺妻妾。

及其子男。犛犛無依。今獨不可以懸賞乎。先是俺答與吉能。明著爲令。令胡中降者。眞夷給予故主。漢夷給予恩養段布。今哈漢旣病故。而其子圪塔台吉。法當襲父指揮僉事。詔報可。已又令卜失兔。調圪塔台吉及阿計大互市。自十一月初六。至二十八日告竣。設遣筵。卜失兔不受。鞅鞅懷怨望而去。乃以所部兵馬。屬圪塔台吉等曰。吾其歸休乎。爾自圖之。旦日卜失兔益悔過。願自新。曩所主謀。殆非是。乃與吉能。召諸酋長。罰治諸盜邊者。以謝漢過。於是圪塔台吉罰四九。人命九九。橐駝一頭。爾其牽馬。告曰。雙山。常樂之役。我不能無罪。敢肉胆以請。

把禿台吉者。哈漢把都兒之次子也。萬曆丙戌。襲兄圪塔指揮僉事。明年夏六月。遂與把都兒台吉等。聚兵西行。逐水草。去嘉峪關六百里而遙。謀

欲犯瓦剌。捷遲日久。督臣鄭洛以其狀來請。八月。與阿計大等。復移大畛哇。行事。與圪塔台吉同。

歪利台吉者。亦哈漢把都兒之子也。萬曆乙酉。督臣鄭洛錄監市功。授百戶。已又議轉遷。久不報。

寨桑拓不能者。寨漢住之次子也。哈漢把都兒。心喜其膂力。而以女室之。萬曆丙戌年正月。在紅山市。染天花客死。

沙計阿不害者。紅山市夷也。萬曆丁亥冬。與寨漢住。圪塔台吉。把禿台吉。阿計大台吉。會于大畛哇。謀欲興報怨之兵。明年戊子。遂引眾盜大柏油。柏油邊。酋長卜失兔。罰沙計四九。沙計大言曰。吾無罪。實炒忽兒。俺墜兔。爲之。

沙吉台吉者。亦紅山市夷也。長事卜失兔。而與切盡。歹成鴈行。萬曆戊子。由古城東闔門出邊。厥後從卜失兔。聚兵大畛畦。莫知所終。

討太把都兒拓不能者。不知誰之子也。萬曆癸酉。授百戶。越一年而物故。子耽戴捨吉襲。

耽戴捨吉者。亦紅山市夷也。萬曆丙子。與把都兒黃台吉。打兒漢。炒忽兒。卜失兔。來貢馬。賞綵段二表裏。木綿布二疋。厥後梅友松。又奏耽戴捨吉。約束部落。始終無擾。儻亦聞切盡之風。而興起者乎。

讚曰

以余而觀。卑不利而下。皆吉能之部酋也。能死。而猶屬其子。以漢將軍時。蠻來獻。阿計大。禿退。夫豈不聞之乎。父以天花死。而疑我魘蠱。同條共貫。

疑信殊施。何哉。順逆之勢異也。哈漢等假道索賞。動以切盡請比。不知切盡西行爲佛也。夫人而誠爲佛。何不可者。嗟爾。西行之人。死亡接踵。母乃天厭之哉。天厭之哉。

切盡黃台吉。切盡妣吉。本的大。那木歹台吉。滿克素阿不害。碑馬兔。阿不害。阿著兔阿不害。折答答阿不害。滾吉阿不害。打正台吉。丑氣。把都兒台吉。白馬台吉。成把都兒。苦素阿不害。脫計阿不害。打喇克。漢阿不害列傳。

切盡黃台吉者。吉能之姪也。初授指揮簽事。是時貢市始成。諸部酋旣得漢官。皆相傳以爲榮。切盡獨心懷鞅鞅。以爲漢將軍不當以眾人遇我乎。切盡爲人明敏。而嫻於文辭。尤博通內典。隆慶辛未。吉能遣切盡等。至俺答所曰。幸爲我告制置使王崇古。請得貢市。比宣大。俺答隨令切盡。糾合都督同知昆都力哈。黃台吉。指揮使把漢那吉。指揮同知永邵卜。大成台吉。哆羅土蠻。把都兒。黃台吉。哈刺慎。著力兔。把都兒台吉。禿兀兒。慎著力。

兔台吉等。指揮僉事擺腰把都兒台吉等。正千戶兀慎打兒漢台吉等。副千戶阿封台吉等。百戶恰台吉等六十五人。貢馬五百有九匹。內進上馬三十四匹。鍍銀鞦轡馬鞍一副。而切盡親爲表文。使夷使扯布疇羅不散台布柏兒等七十四人。齎奉到關。制置使王崇古閱其表文。大都感上許俺答封王通貢恩。顧辭多參以佛語。乃卽封還。而令其表。視俺答式以進。切盡謹如約。然後下令。令擇五色銀合棗驪馬四十匹。咨送禮部。復選擇以進。餘悉得畜邊營。先是和寧王阿魯台款塞。凡寫表夷使。文皇帝皆賜銀花臺盞段綉絹布牛酒有差。於是王崇古念切盡迎勅撰表。多積功勞。乃請賞綵段三表裏。闊生絹一疋。織金紵絲衣一襲。木棉布四疋。詔報可。已迺議馬值。上馬三十四匹。請比三衛及北虜。每疋賞綵段二表裏。闊生絹

一疋。是歲初貢。上馬加綵段一表裏。故事。馬值。上馬三十匹。馬匹半予五金。約一百有五十金。畱邊馬四百七十九匹。皆屬中馬。馬匹予十金。大約四千七百有九十金。崇古議。貸太僕椿欄銀如數。於是召切盡。赴清水營。頒給。乃望闕叩頭謝恩。是歲。吉能死。切盡日夜傷世父。亟還套治喪。所過道上。皆以搶番爲戒。當此時。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雄視一套。投足左右。便有輕重。崇古恐有不測。乃欲以好爵縻之。於是請稍遷切盡與威正恰把不能。爲指揮同知。已迺授大都榜實及安克啞都赤百戶。先是漢人計龍與王繼祿。小土谷氣台實。亡命在胡中矣。日與大都榜實等。值得虜情。卽以來告。於是授計龍等秩。如大都榜實。以爲諜者勸。說者謂計龍等。以漢降虜。不宜遇之過厚。而不知切盡奸雄人也。好佛不已。必啓它日西遊。

之釁。故爵一謀者。庶幾可動得胡中虛實耳。明年壬申春二月。切盡迺蹈水臨邊。關吏亟問爾來何爲。切盡對曰。邊外朶顏三衛。爲達子。烏思藏。爲回子。爲西番。並我等入貢。必不敢往寇。吾來爲瓦刺也。先是。火落赤由涼永。山丹。還繞甘州。以畜產羸弱告。與之交易。撫臣廖逢節。恐切盡復率由故道。先期使裨將引兵。守寧遠諸堡。而又恐切盡或無它腸。而我實先示以弱。不若以禮遇之可乎。於是屬偏將軍懷周芝。往鎮番。而以羊八角。酒一筵。米麪各五斗。犒勞之。切盡既至。乃迎芝。入伊母帳中。揖讓登上座。儼如漢賓母。迺椎羊煮酒。相得甚驩。母饜已迺援筆爲書。幸爲我多謝撫臣。且妄請。請加封侯伯。而又爲其弟那木歹台吉。超胡兒台吉。妹滾吉阿不害。索官爵。皆番文漢字。書多不載。芝還。具以實告。撫臣廖逢節。復使芝往。

言爾那木歹。超胡兒。在西塞。多行不義。弗可予。今與爾約。爾始言往瓦刺。則邊外川底至嘉峪關外。乃走瓦刺道也。及臨席。則又言往西海。西海則從永昌。三條溝。入寒鴉口。直走南山。著爲令。敢不如令。而以匹馬半筴蹂踐我漢地。漢以大兵擣爾巢。不爾容也。切盡言我實往西海。於是起營至雙井墩。徘徊者久之。則又從團湖兒。走昌寧。安遠墩。已又至瀟沙坡止舍。撫臣怒曰。何物么麼。迺聚黨爲姦如此。我諜者偵之。迺曩所稱超胡兒。那木歹。滾吉阿不害。及火落赤妻比妓。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會往西海也。於是撫臣復使使者。宣諭朝廷。及順義王俺答。都督吉能。禁令。且曰。切盡迺從毛卜刺。廟兒溝。透三條溝。分爲二枝。切盡走紅羊圈。超胡兒從土佛寺。過永昌。還走塔兒灣。並至高古城。大河口。而會天大雪。晝晦。牛馬

大傷。聚酋寒鴉口三日。復從黑土洪水寨。透水湖塘出境。而入南山。切盡
迺以書告撫臣。大略稱不敢違太師明禁。而走黑山。雨雪連旬。艱苦萬狀。
以致馬牛消耗。惟太師哀憐。爲我許開市。敢以火落赤爲比也。且有後言。
言欲索茶篋貢佛。撫臣即使周芝曉譬。各虜皆受朝廷官爵。而撫賞互市。
具在延寧。今誰敢私市。且河西不產茶。此切盡所知。爾宜亟去。無貽後悔。
切盡內深次骨。乃益謬爲馴謹。誠諸部所過。毋搶番。毋犯漢。令下卽起營。
於是從烏鴉口。往黑城。行未至草古城。遺達馬二匹。遊擊朱勛使使者追
而予之。而虜部亦焚燬我吳家莊土房椽四間。切盡罰羊四十匹。套旂一
竿。罰羊四匹。自是漢虜所損遺。罰治。率以爲常。明日爲閏二月朔。切盡往
馬蹄寺。禮佛畢。卽使夷使。嚮撫臣。索車渠數珠。蓮花子數珠。及西番十王

經。先是延寧撫臣郅光先。爲切盡請勅賞。幸報可。於是齎使者段四匹。羊四隻。果四盤。酒二罈。米麪各一石五斗。番茶三十包。至是建高臺。陳設香筵儀仗。鼓吹。傳檄切盡。同伊母并部夷二百餘人。叩頭受勅賞而去。卽使夷使同延寧使者。誠後來諸部。毋搶略如初。已迺爲書謝撫臣曰。如今活身都是謊。死在陰司是實佛。日夜跼而望車渠數珠及十王經拜誦。以修再生。唯太師蚤賜。撫臣廖逢節以爲切盡好佛。政當順其性。以遏彼好殺之慘。不知切盡非忠心誠好佛者也。於是遣畫匠。余和尚。齎護法壇場經。密濟壇場經。普覺壇場經三部。數珠十盤。與切盡。切盡率諸部。並東嚮叩頭。將經頂禮曰。此持入西方公案矣。於是從水塘。至鹽池湖。三尖海。一宿而後。至上雙井。黑骨堆。是時切盡諸部馬牛羊實凍餒。未易動履。一日而

至草灘邊。又一日而至中渠河灣。又一日而至潭家莊。又一日而至太泉湖。時已三月初吉矣。切盡迺以書告太師。曩與太師約。約閏二月二十五六出邊。今過期已多。實以馬牛。與所部諸男婦。皆布瘡。母亦諸部不義。天降禍于我躬。我今發心願懺悔。惟太師寬假之。於是烹茶禮佛。而請番僧祈禳。撫臣廖逢節。憐切盡好善。迺給番茶七十包。麥麪黃米各三石。燒餅四千。切盡叩謝如禮。迺以初六日黎明。從新城起營。由嘉峪關北長城出境。透大草灘。而往回回墓。是月也。切盡孀母滿都虎亦至鎮番。滿都虎親歹成妻也。切盡傳檄酋婦。令其邊外行。我塞上犒勞米麪羊酒。如切盡。滿都虎乃以其子禿退台吉爲辭。禿退台吉曰。吾所走道。視切盡。亦由水塘湖出境。語在禿退台吉傳。切盡諸酋雖不下數千人。而所統領。動稱數萬。

頗聞出寇瓦剌。各番夷殺死酋長數人。兵馬物故者。亡慮數千人。頃者潛伏嘉峪關外邊。而與哈密酋長母恨等給歡。而復鳩順義王及河套諸部酋會集。以大搶瓦剌爲務。庶幾勝則陰獲其利。敗則陽負諸虜以不義之名。而又不難自己出。乃與蓮花會上口稱彌陀迴異。其爲狡猾不測。類如此。是年萬曆癸酉。宣大制置使王崇古錄監市功。上有詔。賜切盡黃台吉等綵段二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然而切盡尙在海上。何以敍之。從延寧督臣戴才。撫臣郅光先議也。於是撫臣張守己以所頒彩幣。召切盡叩領。明年甲戌。督臣石茂華又奏。切盡比年力主貢市功。請於所進上馬價。每匹加五金。畱邊馬匹加十金。故事。勅書屬太史。幣帛出內帑。仍會戎部。遣通事武職署丞凡三人。齎赴塞上。而以大官治筵宴。遇之不謂不優渥矣。

而撫臣張守己又奏切盡侵及延安出沒之路。何哉。明年乙亥春三月。清水營。法當開市。撫臣朱笈。使使者召切盡。切盡令部夷我著太等并指揮僉事或收氣黃台吉赴市。而又以馬弱。延引至六月。自二十九至次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次月初三。市畢。秋毫無犯。撫臣羅鳳翔因制置使以聞。丙子春。切盡見西海丙兔。同克臭。銀錠。著力兔。大成及松山賓兔。歲在莊浪岔山口。鑠尖墩小市。亦請以爲比。撫臣侯東萊拒之甚嚴。得解免。及大市則又不至。但諸部皆凜凜奉約束。唯謹。則切盡指示之功也。制置使石茂華請給勅道一道。正賞一分。加賞一分。是年秋八月還套。躬率百餘騎。赴清水營互市。塞上諸將卒以爲曠觀。爭覩厥爲何如面貌。卽識者亦謂功盡倦于遊。而或有橐弓臥鼓之意乎。切盡益念諸小部及畜產。俱

在肅州邊外計來川。復欲西行。而以我蘭河。靖虜。擊刁斗。堅壁。未可倉卒出。乃以丁丑春赴西寧。請曰。吾欲往西海。迎活佛。飲長生水。庶幾得保殘軀可乎。關吏戒嚴。又弗許。先是切盡約俺答。攜眾西援。以求得志于番夷。俺答雖口許。而實以春秋踰七十。手足不巽鑠。殊不欲往。而督臣方逢時。又遣一箇之使。奉咫尺之書。遮畱王。幸毋往。俺答退而唯唯。當是時。俺答方日夜擁美好妾三娘子。坐帳中爲快樂。而所畏懼者。獨惟有死亡耳。切盡善用奇兵。西搶置勿論。忽從中須臾起。而以迎佛飲長生聳動之。於是俺答攜三娘子。傾部而往西海。迎佛。兼請開市鬻茶。語在俺答傳。是年按臣邢玠。新得俺答書。欲爲切盡請給都督金印。則其心喜切盡。可知矣。切盡見俺答迎佛。政墮其術。仰視天而俯視地。自以爲可雪宿恥。戊寅。復聚

打兒漢及賓兔丙兔並赴紅山清水中衛扁都口鑿尖墩大小市而使漢關謂我實恭順。頃之督臣石茂華果奏北虜互市已竣而不知聯翩往牧。聲勢相倚。意欲何爲乎。己卯庚辰入貢。俱稱龍虎將軍。辛巳春使夷使撒字戶把都以其書微告我漢關言東虜決策犯遼陽有狀不可不蚤自備之。是年禿退哈漢二酋婦借兵于切盡。切盡不許。壬午癸未同卜失兔那木歹丙兔等赴市。是年三娘子與恰台吉爭板升。切盡左袒恰台吉。語在三娘子傳。甲申互市亦如之。市畢諸部酋爲切盡請遷秩。乙酉五月切盡先進上馬一十五匹。卜失兔以請增賞不至。語在卜失兔傳。市畢羣河套松山西海諸虜紛紛藉藉。或欲修築瓦刺。或欲寇鈔西番。督臣郅光先使使者風諭切盡及卜失兔。昔年瓦刺之禍爾忘之乎。慎勿復往。二酋對使

者曰。敢不如約。迺遣虜騎。誠西行諸部。毋輕稱兵。當是時。俺答久鬱鬱回巢。旋物故。而諸虜又自鎮番。龍首堡。載敗。既不得志于內地。又不得志于瓦刺。且嘉峪關諸虜。道逢回夷。又被鹵略。自是切盡雄心亦稍稍消耗矣。丙戌。切盡先進上馬二匹。它悉以次貢市。是時歸華寺比丘宛冲。習學韃韃。畏兀。西番番字。嚮隨切盡。傳經譯字。積功勞。宣大督臣鄭洛請授宛冲都綱。比萬曆初喇叭沙乞例也。丁亥冬。切盡逢霧露死。上從督臣郃光先議。憫切盡勤勞。賜以卹典。是時切盡雖物故乎。然胡中事無大小。無不願以切盡爲法。切盡子姪火落赤等最桀驁。特爲切盡所節制。不得悉其虎狼耳。臨死屬其酋婦妣吉。善自保部夷。尤惓惓無忘天恩爲戒。惜哉。其不講于長生之術也。

切盡妣吉者。切盡黃台吉妻也。在涼州邊外住牧。萬曆庚寅冬。帥虜騎五百。往紅山寺。參佛誦經。已迺索大賞。不可。竟鈔略回夷馬牛羊及糧糈而去。妣吉歲時奉其夫龍虎將軍約束唯謹。豈其旋背之。而有它腸乎。唯是裨將馬應時妻姪刺麻失加。在胡中爲主謀。日夜佐老寡婦發難。無從也。於是以應時通虜。請論如法。是時副觀察使朱正色。新到官視事。得解免。部使者崔景榮劾奏當路塞裨將楊濬。上有詔降俸二級。頃之火落赤阻莽刺捏工以爲亂。而妣吉乃與卜失兔。莊兔賴等偕往。督臣鄭洛嘗曉譬以顯禍。令其自愛。余以爲妣吉必居套中。方思念其夫不置。豈期復從海上與三娘子爲刎頸交乎。乃趨勸俺答。旋而又恐俺答不聽。密以俺答與火落事。告漢關。俺答聞而喜曰。妣吉言良是。曩者龍將軍導我迎佛飲長

生水。今所請佛具在。吾且還矣。請嘗試之。尙庶幾以此不訾之軀。直上兜率天宮。可乎。自是之後。妣吉歲與琴賽台吉等。赴我清水營。互市如初。本的大者。切盡黃台吉之子也。歲時從父入市。積功勞。督臣郅光先數以疏敘錄。萬曆十五年。請襲父秩。詔報可。

那木歹台吉者。切盡黃台吉之弟也。隆慶壬申。與其兄超胡兒。妹滾吉阿不害。寇鈔涼州。是時切盡黃台吉在行間。約束甚嚴。迺移書撫臣寥逢節。爲那木歹等請官爵。撫臣謂那木歹等不奉漢法。不可以請。居有頃。那木歹等從安遠墩。過邊臨城。曰吾欲往西海。漢官何拒之深也。已迺從土佛寺。黃家泉。還走塔兒灣。透水塘湖出境。於是那木歹逐牧紅山寺。超胡兒逐牧昌寧湖。明年辛未。又逐水草往肅州。甲戌。遣部酋哮吉素。赴清水營。

貢市。乙亥亦如之。明年遂從切盡西旋。春秋入市毋乏。

滿克素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之姪也。授我千戶。萬曆四年以來。靡歲不入貢。撫臣梁問孟嘉其忠勤。請賜勅書一道。綵段表裏。織金紵絲衣一襲。自是著爲令。令歲爲類奏。庶虜酋知恭順者。受上賞。

碑馬兔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部酋也。授我千戶。萬曆甲戌。同部酋苦得素來互市。自是歲以爲常。久之。與著力兔。打正等。欲西搶。而會切盡黃台吉物故。相與議曰。吾等且治喪事。運河凍而後行。未晚。是歲丙戌八月也。明年冬。偕切盡黃台吉妻妣吉。來清水市。督臣郅光先奏其條。遵漢法。安靜無擾。請皇賞獎諭之。庚寅。偕母安哈屯來入市。當是時。或收氣黃台吉女撒木袋。丑氣把都兒妻把素捨吉。賓兔妹忙速寡婦。切盡黃台吉女阿

不害。皆以恭順。鴈行清水營。亦一時之盛也。

阿著兔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并而清水營。得我賞賚。極其愉快而去。自是藉以爲利。母厭。庚寅。率其妻姐姐比姑來。請曰。願率酋長之攸行。

折答答阿不害者。亦切盡黃台吉部夷也。萬曆甲戌。切盡黃台吉與其女阿不害來市。折答答亦與矣。當是時。督臣石茂華深嘉切盡部恭順。爲諸虜倡。賞賚獨崇。折答答等嚮闕叩頭。呼萬歲。歡聲若雷。於是阿不害告于父曰。吾等當世恪職業。無忘此蕩蕩鴻恩也。

滾吉阿不害者。切盡黃台吉妹也。隆慶末。切盡黃台吉西行。而滾吉與火落赤妻比妓。白馬台吉妻成把都兒。協眾欲過邊臨城。而與大酋長會。是

時切酋妻妣吉在帳中。而切酋語不及之。鎮番之役。切盡獨慮阿妹牛馬橐駝乏水草。請開市。則其雅重滾吉可知矣。然而胡中實不服滾吉。清水營市。切盡黃台吉雖死。而其子本的大具在。乃以妣吉爲政。顛顛一老寡婦。左那木歹。而右炒忽兒。雖號爲倔强。亦奉約束。獨著力兔專好大言。言曰。我得寧夏。爾以橫魔劍數萬。掃蕩花馬池。可乎。妣吉掩其口。無妄言。妄言族矣。先是著力兔母。或收氣黃台吉母。克太阿不害妻。皆以夫若子在。西海。隆萬之間。爲之監市。主計者給大賞。至今稱之。督臣邨光先以爲可。以請比矣。於是賢而錄之曰。此龍虎將軍切盡黃台吉之妻。

打正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同市。自是歲春秋率以爲常。延引至丙戌。打正與著力兔等。謀欲西搶。而會切盡

黃台吉物故。打正方治竈窰之事。迺大會諸虜。議曰。埃河凍而後起。未晚乎。是年同切盡黃台吉妻妣吉并琴賽台吉等市清水營。自十二月初十至十九日畢。賞賚金幣有差。丁亥亦如之。督臣卞光先謂打正條遵漢法。安靜無擾。疏請皇賞。以寵遇之。庚寅。請增賞。不許。壬辰。唃拜。唃承恩等反。誘打正。著力兔佐兵。于是打正。著力兔。將二千騎。與漢軍合戰。裨將蕭如薰殺唃雲。賊氣益衰耗。語在唃拜傳。是時切盡妣吉傳檄招打正。著力兔束旋。曰。叱嗟。爾毋爲孛酋所魚肉也。督臣魏學會下令。有能斬打正者。予五千金。賜以將軍。世襲俾勿絕。於是打正台吉懼而還套。

丑氣把都兒台吉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甲戌。攜其妻把素捨吉。市于清水營。明年復至平虜所。索市弗許。丑氣鬱鬱抱憤。居胡中。

仰視天而俯畫地。幸天下有變。而欲因以起釁。壬辰夏五月。劉東暘等據寧夏反。迺齎使者金錢并蟒段。白綾各八純。調丑氣把都兒。炒庫兒。捨刺乞漢等兵。切盡妣吉誠勿往。著力兔大言曰。吾得寧夏。俾爾歲食花馬池。可乎。不知劉東暘等兵已在其頸矣。吾爲丑氣把都兒計。勿往可也。

白馬台吉亦清水市夷也。隆慶丁卯。與黃台吉刑馬祭天。盜威武邊。深入我安定。清澗之間。我師多所斬獲。至萬曆甲戌。始與切盡黃台吉。市清水。自是歲入貢無乏。白馬台吉爲人數反覆。與之言順。卽順。言叛。輒自寒盟棄去。辛卯夏五月。白馬台吉引眾寇我九壩堡。是時上命給事李汝華巡邊。因以其狀奏聞。詔大將軍搗巢。白馬台吉懼而東旋。於是卜失兔。宰僧從古城出。大成比妓。沙赤兔。從永昌出。宰本台吉。從寧遠出。三娘子。明愛

台吉從水泉出。卜失兔。宰僧從鎮羌驛出。皆鼓掌大笑曰。漢兵甚神。歸休乎白馬。歸休乎白馬。吾亦從此逝矣。

成把都兒者。白馬台吉之妻也。隆慶末。與切盡黃台吉妹滾吉阿不害。火落赤妻比妓。西搶瓦刺。塞上恐虜眾犯邊。兵衛甚嚴。切盡黃台吉西行。誠爲佛。迺約束諸部曰。無敗乃公事。於是成把都唯唯否否。

苦素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萬曆甲戌來市。自六月二十七。至七月十七。歲以此爲期。延至庚寅。復至平虜所請市。久不報。得隴望蜀。識者譏焉。脫計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萬曆甲戌。與切盡黃台吉等互市。自六月二十九。至七月初三。又自七月二十五。至八月初三。督臣石茂華使偏裨。宣諭朝廷恩威。宴賞悉如禮。是時大將軍下令。令不得以兵器入市。毋飲。

酒。母喧嘩。母爭競。敢不如令者。罰馬笞掠之以徇。戊子。與炒忽兒等。棲遲于水塘。環兵聯帳。庚寅冬。引眾至平虜所。索開市。於是大將軍以軍法從事。計畫將安之乎。

打喇克漢阿不害者。亦清水市夷也。授我千戶。行事與脫計同。丁亥。乞增賞。庚寅。請增市。曩者切盡黃台吉薄責之。彼迺以切盡爲非夫也。

讚曰

以余而觀九塞。控弦之虜。亡慮數十萬。而切盡黃台吉獨以賢能鳴。豈非鐵中之錚錚哉。而說者謂其導俺答西行。此不能無罪。余以爲切盡好佛。所上表章。皆參以佛語。非可以操羯虜比也。假令俺答非道之好佛。率其好殺之性。受禍當如何哉。善哉史臣之言。曰母爲禍首。往者繇涼永山丹。

而西遊者。非切盡。迺火落赤也。顧說者弗察耳。臨終而猶率其妻無背國恩。宜其稱之勿絕也。

明愛台吉切盡罕同列傳

明愛台吉者。朶兒計之子也。計授我指揮僉事。萬曆癸未。計死。而請以明愛台吉嗣。明愛爲人慄悍而內深。居恆顛與卜失兔。莊兔賴爲黨。雖受延綏撫賞。而張掖酒泉之間。亂無寧日。居歲餘。乙酉。明愛乃與莊秃賴約曰。吾與爾詣漢關。大索宴賞。行之醉飽而去。不則爾起自神木堡。我起自黃甫川。彼烏敢當我乎。於是分道而馳。我關吏備守甚嚴。弗可入。戰敗而遁。語在莊秃賴傳。自是之後。明愛又與卜失兔等。橫索燕賞。漢關堅閉如初。已又與威盡。從水泉閘門。闖入我內邊。我師生獲急爛。殺大二人。奪馬五十騎。於是撫臣梅友松及按臣連格。傳檄虜王。大略言明莊二酋。聚黨以仇瓦刺。乘機而掠河西。託貢市之虛名。恣桀驁之故態。此漢法所不貫者。

爾令其悔禍。蚤自東旋。不則我以大兵搗巢。吾不爾容也。虜王隨布告期語。明愛乃佯對使者曰。敬聞命矣。先是阿計大敗于鎮羌堡。被圍。諸部夷多中鳴鏑死。我師奪獲橐駝驢馬六十有奇。阿計大求援于明愛。明愛曰。我趨告漢將軍。請還爾馬牛。可乎。於是使夷使敖八等來告。關吏好謂夷使曰。誰奪爾馬牛。最是我所殺獲。今已死矣。所不死者。殺騎具在。阿酋能改轍。當以退還。明愛聞而媮快可知矣。迺率眾還巢。如約。然而語言實不遜。是時流虜火落赤。方蟻集捏工川。號召明愛曰。爾來。吾爲爾報水泉門之恥。於是與莊禿賴等。因畜隨水草。至河西甘州馬臺休舍。是歲庚寅八月也。其九月。從擄力克。攻我和政驛。語在擄力克傳。其十月。革明愛市賞。必獻所鹵略人畜。然後予開。明愛具言。曩時甘州之役。夫豈無故。彼迺殺

我酋長。略我馬牛。我不過輕重報之。且塞上業已罰治我九九。今又革我市賞。何爲者。於是退而欲寇鈔我神孤二堡。謀者以其狀來告。督臣迺下令。戒兵搗巢。明愛懼而獻所鹵男婦二十二人。橐駝馬牛羊四十四隻。并罰治馬牛羊八十有一。曰。諜者言非是。於是督臣給曩所略部夷五人。令開市賞。曰。所不如令者。吾以頸血湔爾王矣。是年。明愛有弟。曰禿闕台吉。亦以監市授我百戶秩。後求轉遷。久不報。頃之。督臣梅友松又以景古城之敵。告稱明愛聚兵在東堡。異哉。條往條來。恐不能保首領以歸。厥後撫臣賈仁元使使者偵之。迺信明愛方在套。儻亦名所同乎。不然明愛且兵在其頸矣。

切盡罕同者。明愛台吉母也。住牧神木堡。萬曆乙酉夏四月。母子受我宴

賞。居二月。復至瓜園。黃甫川請乞。大言漢不與我。我惟鳴鏑。嚮漢關彎弓而射耳。是時莊禿賴闖入永興堡盜邊。我發兵奮擊。大破之。撫臣梅友松下令。先革其市賞。然後請語如法。繇此塞上跡莊禿賴亟。莊酋懼而亡匿。切盡罕同。親莊酋本枝。恐禍且及己。頗鞅鞅怨悔。將莊酋牛羊。殺食幾盡。而莊酋亦心忿之。無敢出諸口。於是索切盡罕同。幸爲我款塞請罪。語在莊禿賴傳。初莊酋鑽刀說誓時。切盡罕同俱在。未幾而莊酋約搶瓦刺。切盡罕同唯唯。左右問曰。盟誓在耳。而旋棄之。縱不自愛。柰漢法何。柰神明何。罕同曰。吾所往在海上。今而後。不敢以一矢蹂躪彼漢塞也。

讚曰

以余而觀海上諸流虜。動稱圖瓦刺。余始爲瓦刺危之。及威正恰爲生番

射死。然後知瓦刺未易圖也。明愛母子。得罪于漢關。幾就繫者數矣。而以款塞伏罪。幸得以解免。然而瓦刺之行。復何爲者。母亦藉口以爲辭。慎乎哉。幾再忘其身。悲夫。

莊禿賴。孟格台吉。蟒素兒拓不能列傳。

莊禿賴者。紅山市夷也。授我指揮僉事。居神木。孤山閒。廣饒水草。月赴清水營一小市。然而莊禿賴不自慊也。萬曆乙酉秋七月既望。越堡而來。大言非增宴賞不貢。非比宣大不市。竟帥虜騎千餘。大入邊。還走永興。丘家梁。耕夫賀汝仁。辛汝東。中鳴鏑死之。鹵張朝佐等二十二。奪牛六十五隻。驢四十八頭。羊一百五十隻。馬二匹。裨將文登雲。麻濟邦。陳光祖。引兵遮鉤雲之道。而參將陳愚聞。徐仁威。遊擊張岡。周鎮兵。四面雲翔而至。分左右奮擊。皆彎弓發流矢。中部酋掙宰。墜馬執之。射死賽汗恰等二人。奪馬牛弓矢亡算。於是副觀察使洪忻。請于撫臣梅友松言狀。乃下令。令先革市賞。然後以大兵搗巢。居五日。莊禿賴聞而惶懼。卽同母弟。使夷使打

郎太等四人款關。席藁而請罪。總戎賈國忠謝絕。嚴不內。莊禿賴叩頭乞
 哀。始延引入見。具言襖兒都司小種。依阻神孤之中。既不我容。已而索賞。
 而又奪我馬牛。繫我部夷。我計窮。無所復之。我是以有永興堡之變。幸太
 師哀憐。而以所奪獲。俱乞擲下。今誠願罪贖。惟太師輕重布之。先是萬曆
 十二年。莊禿賴新從海上來請賞。撫臣憐其久勞苦。許于孤山。木瓜園。清
 水。黃甫川四堡。予賞各十一分。大約歲費一百九十金。今復走神木。索增
 四十分。當費金一千有奇。撫臣梅友松以爲許一莊酋。而賞金如許。有如
 諸酋圍視而起。後將柰何。乃決策繩之以法。莊禿賴懼而匍匐走高山。匿
 罽帳中自如。令諸酋邏視四維。望見漢兵僕僕來。輒鳥徙若蜚。是時明愛
 台吉母切盡罕同。守漢約甚堅。以爲我爲新裔。漢兵誠至。汝去。跡且索我

營。我其何辭以對。不若復款塞以請罰便。於是切盡罕同亦到邊。總戎臧大歡以爲切盡皆相濟爲惡。法所當並治。切盡大驚。迺因禿退台吉請罰如初。督臣郅光先幸許其悔過自新。於是聽莊禿賴以所鹵掠人畜獻見塞下。已而定緩書。罰橐駝二隻。馬二十一匹。牛五十四隻。羊一百六十七隻。莊酋乃鑽刀誓曰。所不如約者。有如此刀。是日卽與開市。而所繫插罕先時殺我使者高武。法當死。今亦解免。莊酋叩頭謝恩而去。明年丙戌春。莊禿賴約部酋往西海。聲欲搶瓦刺。其秋與切盡黃台吉貢馬。視他部獨先。說者以爲莊酋前倨後恭。馴謹可知矣。而不知蚤畢乃公事。政欲往西寧急也。頃之。果刑白馬祭旗。與著力兔偕行。督臣郅光先使使者傳檄止之。弗可。而會扯力克請封。令其能約束套虜。勿西犯。然後予。是年。莊禿賴

使夷使板龍恰。問訊活佛。活佛言爾爲我告莊禿賴。慎勿西來。歲月日時。皆不利于攸往。於是按兵暫休舍。明年丁亥秋。莊禿賴翻然與諸虜約曰。賴佛之力。毋蹈迷途。今其可矣。乃從沙樹碛。直奔插地碛。然後東南行。意在略生番。于時紅帽兒番。且令爾加及其弟刺卜兒。陰爲之羽翼。以故諳識險隘。咎咄族懼。而奔入漢地李家莊。得免。莊禿賴以爲漢關不宜匿番。引虜騎圍堡。望見我塞上。權火通于酒泉。懾魂。分爲二枝。一枝從紅觜兒哨。直走燕支川。一枝從沙塘川出塞。走哈喇只溝及紅崖子溝。已而復攻李家莊。李家莊故無居民。而惟一二生番竄入其中。我師鼓番奮戰。咎咄族速哈隆。斬虜首一級。馬其冲灼族奔薛爾加。生獲一人。斬首一級。紅帽兒朴及。斬首一級。巴咱族奔爾加。斬首一級。奔薛爾加。斬首一級。莊禿賴

益抱忿。以爲吾不得志於諸番。漢則使然。顧吾豈肯休哉。於是引虜騎。從沙塘川。過白朶腦。搶至小溝堡。略我馬驢六百二十頭。生獲我男婦二十四人。於是征虜將軍魯光祖及孟孝臣等。重甲循兵。卽邀其歸路。莊禿賴率精騎數百搏戰。自未至戍。且敵且行。行至廟溝口。千弩俱發。諸虜應弦而倒。我軍膽氣益壯。斬虜首百餘級。奪獲馬一十六匹。及所鹵略馬牛羊五百三十六頭。弓矢亡算。且日日出。當路兵五合六聚如雨。莊禿賴與牙乞火落赤弗敵。卽日請降。先是刺卜兒糾火落赤犯南川。爲我兵梟斬。於是莊禿賴等遂歸罪于刺卜兒。乃捧頭鼠竄而去。去水塘湖曰。此我分地乎。居有頃。而以所鹵陸得倉四人。送奉至塞。然後約卜失兔炒忽兒等。赴紅山市。約束諸部唯謹。塞上見莊禿賴狙詐。所言輒背叛。弗內。莊酋實

凜凜負媿。迺以戊子正月待罪詣板橋。已而依抄胡兒逐紅寺薦居。是時通化亦郎二儻不郎。以肅州之敗抱憤。陰謂莊酋不宜歸命。爾其興兵。請奉弓矢以從。觀察使邢玠乃以事告于撫臣曹子登。即使使者曉譬炒忽兒。數禿賴諸罪。明示以生活丹青之信。不則大兵臨巢。如反覆手耳。炒忽兒懼而移昌寧湖。去莊酋二百里而遙。而通化亦郎二儻不郎。且徙帳去矣。皆非復前日倔強狀。先是莊禿賴以炒酋爲腹心。通酋爲爪牙。今見二酋引眾遠去塞。始懷集服。而副總戎許登瀛兵則已趨仁壽。遊擊陳揚兵趨東樂。參將陳達道趨新河。莊酋愈自疑畏。乃使切盡民安兔等。獻馬四匹。至鎮城。督臣郅光先幸許諾。莊酋令夷使牽馬。魚鱗而入。莊酋而後曰。今而知漢法弗可再赦矣。督臣實知莊酋荒服無常。時降時叛。特以獸畜

之。己丑秋。莊禿賴果犯肅州。我兵生獲忽爛。敖巴二人。庚寅。順天丞李植上疏。請薙虜。書多不載。是年秋八月。莊酋偕抄胡兒等。至甘州高臺。黑城之失。我塞下被鹵者凡六十九人。羊六十頭。久不報。故事。大儻特奏。小則類報。兵給諫張希皋案劾之。已而部使者崔景榮議互市。請罷遣使傳調及事。竢敍功之法。先是莊禿賴市賞久革。督臣鄭洛遣使。譙讓之曰。汝糾黨以仇瓦刺。乘機而掠河西。罪當誅。今許汝自招還巢。我其開賞如初。是時卜失兔母太虎罕同。亦爲其子請罪。莊禿賴復懼而徙昌寧湖。昌寧湖者。曩炒忽兒所住牧也。其冬。督臣梅友松。奏畱薊州入衛兵二枝。以備虜。然而莊酋開賞。已有萌芽矣。而洮河之儻。則又言威正。明愛。陰佐之。邊吏索之。威正卽莊禿賴也。莊禿賴實在昌寧。儻亦名所同乎。事聞。上有詔。許

開莊禿賴市賞。亡何。兵尙書張佳胤。則又察督臣郅光先疏曰。莊禿賴與卜失兔。復欲西行。迺誓之于神曰。吾等爲瓦刺而去。神其祐我乎。儻其計果行。市賞又復請罷矣。曩者督臣謂莊酋荒服無常。時降時叛。君子謂彼爲格言也。

孟格台吉者。莊禿賴子也。萬曆丁亥冬。套酋卜失兔。以孟格台吉及卜打什台吉來請。故事。虜酋監市積功勞者。授以官爵。宣大則答慶台吉等九十餘人。寧夏則苦的大等七人。卜酋引以爲比。先是甲申秋。孟格業已疏請候錄。於是督臣郅光先請給冠帶。視百戶秩。以爲部酋奉法者勸。

蟒素兒拓不能者。莊禿賴壻也。萬曆丁亥冬。督臣郅光先錄紅山市酋首三十四人。當是時。卜失兔以都督同知至。炒忽兒。莊禿賴。土昧阿不害。

圪塔台吉。以指揮僉事至。阿拜格拓不能。耽戴捨吉。以百戶至。衣冠雄偉。揚揚甚自得也。獨蟒素兒拓不能。未授秩。督臣憐其久苦勞。請予勅賞。曰。格共爾位。我國家不惜百戶爵。以報爾忠順。爾其欽承之。毋怠毋忽。

讚曰

莊禿賴。故我市虜。乞哀于延綏。而稱兵于甘肅。豈不狙詐哉。顧革之未幾。而復者踵至。莊酋乎。莊酋乎。不無易我漢法。余嘗窺其始。徼靈于佛。繼申盟于神。行事所設施。亦非輕率者。搶番盜塞。實明愛。卜失兔爲禍首。假令如子壻孟格。蟒素。寧不有餘榮哉。曩者制置使不甚督過。而以獸畜之。有以也夫。

炒忽兒卜打什台吉列傳。

炒忽兒吉能之部酋也。授我指揮僉事秩。與切盡黃台吉同市清水營。萬曆丙戌督臣邵光先疏奏。炒忽兒戒諸部毋擾。明年丁亥督臣石茂華又請勅書獎諭。炒忽兒爲人慄悍。陽順而陰叛。歲時所與遊者。左卜失兔。而右明愛。絕不聞忠禎之訓。是年卜失兔臨市橫索。不遂。棄我筵宴而去。而以部兵屬其弟阿只兔。偕炒忽兒聚牧擡瓮山。當是時。小酋黃花成。三路台吉拓不能。與喇麻僧及阿計大反。言赤。皆以增賞請。炒忽兒遂烹羊煮酒。大會五部兵馬。而申之以後言曰。漢不我增。我與汝其起榆林。神木乎。語在卜失兔傳。明年戊子秋。卜失兔款塞待罪。而炒忽兒亦以吉能法令。令至榆林叩關曰。阿計大之役。吾罪誠當誅。幸爲我告太師。我以牛羊贖。

可乎。寬假我三月。牽馬而至。居有頃。諸酋聚于紅山。請罰。罰炒忽兒三九。從夷法也。於是炒忽兒歸。怨于圪塔台吉。今吾食盡。馬羸人傷。而漢不加哀。我等安能鬱鬱久居此乎。圪塔台吉曰。爾無我怨。我與汝不妨再舉。是時師婆喇麻爲諸酋所敬信。謂今歲不利於出兵。爾等當自愛。慎勿復蹈故轍。炒忽兒始迺悔禍。以爲不若具以實往告太師。祇索重賞而去。先是切盡黃台吉忠實而能文。宣大甘寧諸虜。每一發難。輒請論如法。胡中至今思之不衰。撫臣梅友松引以曉譬。爾能動法切盡。漢亦以切盡遇之。炒忽兒叩首謝曰。敬聞命矣。繕甲聚兵。要求無已。此迺嚮者切盡所羞也。卜打什台吉者。炒忽兒之子也。與孟格台吉鴈行。萬曆丁亥冬。督臣邠光先爲卜打什與孟格。請官秩。而謂兩酋監市久。春秋積功勞。先臣曾爲之。

紀錄。於是議授百戶。詔報可。當是時。格父莊禿賴以黠鳴。炒忽兒以猥鳴。兩子出入兵閒。皆不聞爲之羽翼。識者心竊嘉之。切盡久物故。君子惜其不聞忠順之說也。

讚曰

語曰。利誠亂之始。信哉是言也。炒忽兒殆與切盡同市。媿媿無所發明。厥後身爲酋長。左卜失兔。而右明愛。盜邊要賞。何日忘之乎。其子卜打什監市著功。督臣爲之請爵。賢於阿翁。人言習俗移人。賢者不免。卜酋幸免之。異哉。

或收氣黃台吉。捨刺乞擦。通化列傳。

或收氣黃台吉。清水市夷也。授指揮僉事。每一臨市。或以母。或以女。或以母舅速把捨。或以男莽孩捨吉。俺得箇捨吉。或以部酋撒木袋反土明。提攜老小。縵負而至。萬曆甲戌。督臣石茂華疏奏。官民易虜馬駝騾牛羊。凡四萬二百八十有三頭。矜矜競競。駭牝如雲。極一時之盛也。賞賚有差。故事。酋長以事出。而代爲監市者。法得與賞。以故妻黨忻忻。皆因而爲利。關吏問或收氣黃台吉安在。諸酋對曰。阿長西搶瓦刺。久未旋。

捨刺乞擦者。或收氣黃台吉之長子也。萬曆辛巳秋七月。督臣鄭洛請襲其父指揮僉事。久之。與威正恰。麥力哥。青把都。西行。直走延寧。寇鈔番族。虔劉漢人。皆襖兒都司部酋俄大。毛大。爲之。於是革其市賞。先是俺答往

西。一時在事諸臣聽由內地。卒至遺畱孽子丙兔并著力兔等八枝。盤據呼引。督臣郅光先慨然追論之。上有詔。追董世彥。侯東萊誥命。降王國勳三級。是時捨刺乞搽與麥力哥有隙。督臣使謀者離其與黨。促之還套。所遺邊外諸小虜。畏大兵搗巢。款塞待罪。而捨刺乞搽亦使夷使帖兒湃。請于撫臣梁問孟曰。往時寇鈔肅州者。實麥力哥爲之。何迺歸罪于我哉。然亦不敢推諉。悉聽罰治。先是麥力哥服罪。罰橐駝一頭。馬八蹄。羊十角。來獻。索擒虜小刺。執虜俄大。俄大者。遊擊范子忠等建虜也。我塞上榜掠之。四十。罰馬十六蹄。橐駝八頭。牛四蹄。羊四角。遣歸。撫臣下令曰。吾亦以麥力哥遇爾。亟以毛大來獻。吾其釋爾。請復爾市賞。捨刺乞搽曰。毛大與抄胡兒西逝矣。於是罰捨刺乞搽而恕毛大。

通化者。捨刺乞搽之姊夫也。萬曆丁亥。與其岳父寇西海。假道由內地出。先是撫臣梁問孟創置令箭。夷酋往來。必漢使送迎。執之以爲符驗。然後可。通化竟不遵此法。強走甘寧。語在捨刺乞搽傳。戊子春。通化益憤肅州之恥。欲圖報怨。而力又不逮。迺主使莊禿賴反。已而漢欲征莊禿賴。通化輒先自徙去。語在莊禿賴傳。是時亦郎二儻不浪。亦捨刺乞搽之姊夫也。兩人相與爲刎頸交。出入必俱。厥後亦郎二儻不浪獨脫身去。儻亦有蚤見之哲乎。

讚曰

余觀或收氣所與出入者。非其族類。則亦戚屬。母乃硜硜自保者乎。肅州之役。說者謂捨刺乞搽與兩姊夫爲之。而不知乞搽等。不過因人成事者。

流。余以爲肅州之役。有著力兔在也。厥後又從莊禿賴反。然旋反。亦旋降矣。語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或收氣等父子姊夫。相聚自保。率有味哉。率有味哉。